

吴江雪

第一回 清閨约法 训子奇方

海棠凝媚愁春雨，最销魂，蜂蝶死，少女轻妆目如水，步步生春，盈盈十五，天限深情处。少年□□□无几，一刻千金争似此。流水落花和泪数，宋[玉]□，东墙愁绪，千古还如许。

右调《青玉案》

这一首词乃伤春之作，到了春光艳丽、东风醉人[时节]，且销魂欲死，况于怀春女子、风流子弟，能不伤怀？

大凡男女到了十五六岁，自然别有一种幽情难向人说。男子交游酬酢，犹有放下念头时节；女子却深处香闺，一有他念，随你拈针刺绣、女伴嬉游，时时形之寤叹，不能释之于怀。所以，为父母的要揣知男女心事，预择年貌相称的对头缔结丝萝，一至当婚及笄时候，即为牵绾红丝，过门配合，使少年夫妇琴瑟静好，男无宋玉东墙之事，女绝司马琴心之托，便是家门之幸、父母之乐。

说话的，你却差[了]。□有室有家之愿，为父母者人人有之，难道除此婚配之外，别无防范子女之法？况婚配亦在及时，难道未婚配以前，任他优游过日，并无约束之方了？吾且慢慢说来，为天下训子女者详哉言之。

大凡生子，甫离襁褓，出就外傅，便是知识初开时候，就要把孝、悌、忠、信四字委曲讲明；晓得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有当敬的兄长，立心务要诚实，出话不可虚诞。自此循循做去，自然心体和顺、志气清明，日后犯上作乱之事自然永绝了。所以，不烦恼楚，自然畏服；不待告诫，自尔奉令承教。此训子之法，也算极简易的了。

若防闲女子，比训子更费周折，幼时教他日事针指、娴习女仪，自不必说，一至六七岁时，就要加防闲。其防闲之法大约有十难：第一，须内外清肃，不许外人入内；第二，要闺范严厉，不许女子出外；第三，俊仆变童，不许令他常见；第四，远房兄弟和那表亲，不可令他亲热。哪些中表兄弟，自从三四岁时一同嬉戏，过了数年，各有十二三岁了，父母也不觉得碍目，他也不避嫌疑。其或男爱女的姿容，女慕男的风[流]，在人面前倒装做一个木瓜的模样，心里两相情愿，往往做出事来，若娇红之与申生，不一而足；第五，三姑六婆，不许容他入内。哪些三姑六婆，极易哄动这些女子，骗他财物，坏他声名；第六，伤春词曲，不可令他观看；第七，不正之妇，不可同他作伴；第八，不可容他拈弄笔墨；第九，不可纵他看戏；第十，不可放他出外烧香。此十件事，在下如何今日细述？只因后面有一个绝色女子，为了出去烧香，惹出事来，亏了后来立志刚决，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；也亏所订男子，金石不渝，直

至流离颠沛，不变初心。日后泥金报捷，奉旨赐婚，却将一床锦被遮过了，不致为人评论笑骂，反起人之羡慕赞叹。容在下铺叙始末，以成全传。正是：

闲将往事漫评论，多少风流事罕闻。

先把庄言垂训诫，愿君莫负此殷勤。

第二回 丘宜公鱼龙莫辨 江信生猫鼠同眠

南国莺花今更美，东风吹彻垂杨缕。惊眸万卉纵争妍，终古不磨情字耳。吴儿吴女多迁次，一样风流真绝世。天公难道竟无情，不使玉人成一处？

右调《玉楼春》

话说前朝，苏州府府城内柏梁桥有一大姓，姓江，名渊，字启源，是个府学秀才。当初原是徽州户籍，迁在苏城已有十数代了。到了江启源这一代，家事虽有二三千金，只是艰于子嗣，自从娶了陆氏夫人，年俱四旬，尚无一男半女。他夫妻两人各处去烧香求子，直至四十一岁上始得一子。因在支硎山烧香回来怀娠，取名观郎。生得眉清目秀，资性聪明，夫妻两口爱如掌上明珠。六岁上边，出不多几个痘子。就独延一位先生教他读书，取名江潮，那江潮一教就会，讲去就明，恰象读过的一般。父母与先生欢喜不胜。到了十二岁，辞了这位先生，另请一个秀才与他开笔。江潮颖悟非常，破承开讲，一挥而就，都是先生想不到的意思。先生大加称赏，江启源也暗暗喜欢，只不在儿子面前过誉，只恐小孩子家，长了他的志竟要自满，学问反不能大进。到十四岁，就成锦绣文章。

先生对江启源道：“令郎这样笔力，异日定成大器。只是小弟所学有限，他如今已是青出于蓝了，若是学生再叨承乏，反误了令郎学问。如今东翁须拣一位饱学的名士教他，方为有益。”江启源道：“先生说哪里话？小儿甫得成篇，皆赖先生教导之力，正要时聆训教，点铁成金，如何就说辞别起来？”先生再三不肯。江老口里虽如此说，心下也要易怀，只作顺水推船。

此时冬节已近，江老吩咐家中备了盛酌款待先生，殷殷勤勤，递了先生的酒，当做谢师辞别筵席。停了一日，先生要归，启源封了束脩，兼备六盒盛礼，父子送先生直至舟次。先生下了船，江老就别去了。那江潮又立了半晌，直到那船望不见方才回去，这是他师弟十分相得，聚首数载，时刻不离。在先生，久馆思归，临别之时未必有依依顾恋之态；在江潮，平日仰赖先生训诲，犹如至亲骨肉一般，一旦分离，何等凄惨？又不敢向先生说，只觉得眼泪汪汪。

看官，你道世间弟子待师之谊都是一般的么？恐怕只有一个江潮情厚了，还有学生子怨着先生，做首诗道：

本是离笼鸟，翻成入槛猿。

几时方离别，坐破此青毡。

又有一个伶俐的道：“不好！不好！待我做一首好的。”说道：

世间恶物死即没，惟有先生死又出。

若要我们快活时，直等死了“掐不入”。

众人齐声问道：“什么叫做‘掐不入’？”那学生道：“掐不入者，老也。”原来吴中的乡谈，父亲叫做老官，匏瓜瓠子老了掐不入，就把来做称呼父亲的雅号。那学生子的意思，道先生死了一个又换一个，再死不尽的，不如老子死了，不请先生，我们方才快活。这句话是我耳朵里亲听得。这样学生子也是师徒。如江潮这样，世间绝少。

闲话休题，且说江潮，自从先生去后，终觉散淡了些。只是那江老的相识甚多，那荐先生的荐书雪片也似的送来，江老一概不允。只有自己素所信服的一个府学中廪生秀才，姓丘，名隐，表字宜公，住在白蝠子巷，也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名士，江启源自己去拜了他，然后央个友人去说。那丘宜公见江家请他，学生一人，束脩不薄，满心欢喜。外面假说道：“今年先是李阁老先生央人来聘，不期张阁老先生也来求聘，都说脩仪六十两，节仪在外，学生因先应承了李府，未曾应允张府，为此两家争聘。我学生思忖起来：允了李老先生，恐张老先生见怪；允了张老先生，李老先生面上又觉欠情。因此两家都辞了他，宁可自己少了几两束脩，也是小事。今既承江启老盛情，学生情愿比张、李二府少了二十两，就了他罢！”

那人回去，与江老说知，江老大喜。随即写帖：“谨具聘金二两、薄脯三十六金，按节奉上。”择了正月十六吉日到馆，就央这位朋友同了家人送去。丘先生受了聘金，留这位朋友与江使吃了一盏空茶，送了出门。到了十六日，江老吩咐，唤了一乘暖轿、两个家人，到白蝠子巷，去请了丘相公来。那丘先生比了前边的先生阔了一分，那江老也比旧先生加意一分了，少不得备酒接风。

过了几日，先生见江潮文字有了六七分学力，倒有十二分的才情，也不消把经书讲究了，只把几篇新时文讲讲。江潮先已透知脉理，先生大加赞赏，把江潮不当学生子看承，意似相资朋友看待，起他一个表字，叫做江信生。谁知江信生还是十五岁的孩子，笔路虽好，那孩子气未脱。前番先生是从幼儿管下他的，自然服服帖帖；那丘先生不但不加声色，反与他嬉笑，朝夕信生长信生短，与他猫鼠同眠，才学虽比起先的略高了一分，功课一些也没有了。江老十分恭敬，比那前番先生的待法，大不相同。这叫做：

俗人念佛不信，和尚放屁有缘。

始觉认真无益，不如随方逐圆。

第三回 江信生髫年入泮 陆氏母吩咐进香

莺花呈媚，春光欲滴，童稚风流秀色。嚶嚶出谷舌口簧。香翰洒，泮芹轻摘。支硎名景，慈悲法力，欲报金珠不惜。叮咛至再与娇儿，多拜观音恩德。

右调《鹊桥仙》

光阴易过，到了冬间，县考童生，江潮去考，县中取了第一名案首；府考取了第一名；到江阴去，提学准准也取了第十一名。并无一些线索，是真正真才入学了。江老夫妇欢喜不胜，就送十两纹银，一席喜酒，谢了丘先生，只道全是他的功德，前番的先生再不提起了。

江潮自从进了学，先生也或来或去，江潮又结交了一班同进学的少年朋友，名为会文，日日出去顽耍。先生再不嗔责，父母又道他进了学，已是挣气了，也不十分管他。过了残冬，来年加了束脩十四两，共五十两，原请丘宜公。比了去年，江老愈加恭敬，先生越把学徒放松了。

一日，江潮的母亲陆氏对江潮道：“我与你父亲，半世为人，庸庸碌碌，四十岁上边还没有儿子；直到四十一岁上，感观音大士有灵，烧着了一炷香，回来就怀了孕，生下你来。故此，我与你父亲自周岁时就抱着你，夫妻三口，年年往支硎山还愿。你六岁时，那年[桥]边出痘的甚多，我许了大士白绫长幡一对，保佑你痘花无恙。果然你出不多几个痘子，你面上身上，疤痕儿也没有半个。上年冬间，你将去考的时节，我请了观音纸马供养在家，虔诚祈祷，许了个愿心：若得微幸入学，情愿弃舍真珠缨络一副，照前绫绸宝幡一对。果然，又感大士有灵，竟得入学。每年间，我同你父亲三口儿去拜谢佛天，今年，我们两个都是望六的人了，头眩眼花，不堪跋涉，你独自去还了愿心罢！”江潮听说，道：“母亲年年同去，为何今年要儿独往？老人家正该出去看看春景，寻些快活，怎么倒要住在家里？”陆氏道：“虽是你的好心，我们两个近日身子都疲倦得紧，实是去不得了。你去替我多拜几拜，待我们两个到得六十岁上边，再同你去拜谢便了。”江潮见母亲执意不去，只得唤下船只，陆氏备了香烛等物，并真珠缨络一副、彩绫宝幡一对，择了三月十六日到山。有诗为证：

为感支硎应所求，岂知年少爱风流。

至今南国多花柳，恍作离人一段愁。

第四回 吴小姐精通翰墨 雪婆子轻拨春心

谁说当年咏絮才，于今弱婉洵名魁。
春蚕叶尽抽丝巧，晚燕泥轻刷羽回。
南国美人今孰是？西川才子肯重来？
蜀禽血染江枫冷，纵系春心忍作灰。

不说江潮往支硎进香至期，且说苏州府府城内洛神桥有个旧族，姓吴，名洲，字涵碧，贡生出身，做了一任蓝田知县，辞职归家。年逾六十并无子嗣，只生得一位小姐，名唤逸姝，单讳一个媛字。生得宝润如白玉碾成，明媚如鲜花妆就，不但女工精熟，又且诗赋入神。年方一纪多三载，恰吴望望十五时。有词为证：

轻盈绰约，从容态度何曾学？多情秋水涵寥廓，一[缕]凝香，恍似天边落。牡丹层雨烟为幕，亭亭仙子初临洛。愁人一顾魂销却，无限幽情，莫使成耽搁。

右调《醉落魄》

这吴知县与夫人李氏过于珍重，视女如明月之珠、连城之璧，不是过也。从幼儿请女先生教他识字。吴小姐资质聪明，五岁上边，女《孝经》，女“小学”都通本背过；七岁即会吟诗，虽未精工，却也清雅不俗。吴涵碧原是个老学，最喜吟诗作赋，见女儿有此才情，道女先生识字有限，便自己朝夕与女儿把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讲究。他也还指望娶妾生子，谁知连娶二妾，绝无影响，吴涵碧叹口气，只索性休了念头，单把那如花似玉、最聪明的小姐朝夕训诲。到了十三四岁，诗词歌赋件件精通，字儿又学就了卫夫人的笔法，春笺红叶，题咏来都是不经人道的。涵碧见了，十分赞叹，只是不好向外人表白。

一日，吴老因朝中有个献蛟都督立了军功，朝廷封他为定远侯，闻得吴涵碧大名，聘他到京，要作一篇祝功颂。吴老坚辞不去，被他奏闻圣上。来召着为幕府记室。没奈何，只得别了妻女，往京中去了。止留夫人、小姐与侍婢晓烟、轻绡、非雾在家过日。

一日，正值春天，晓烟这丫头对着小姐喜孜孜细看，小姐笑道：“痴丫头，怎么目不转睛的只管看我，是何缘故？”晓烟含笑道：“我爱小姐的娇容，真正天姿国色，眉目之间，一段秀色可餐。令晓烟也销魂欲死，不知后日何郎侥幸，得配仙姿？”小姐嗔责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！怎就这样没规矩？我与夫人说了，打你这贱人下口来！”晓烟跪着道：“小姐平日仁慈，故晓烟如此说；若晓烟得罪，小姐自加责罚，不要禀着夫人罢！”小姐道：“你这言语憨直，我因此要认真。如今且饶你一次，日后再不可如此！”晓烟见小姐气平，立起身来，道：“西园有一株西府海棠，目今盛开，待晓烟折取一枝，供在妆台

，小姐作诗一首，以纪春闺幽思如何？”小姐道：“你去折来。”晓烟道：“今方三月初旬，芳菲满园，香气凝烟，不但千红万紫，又兼燕语莺啼。我和小姐日日闲守兰房，只恐虚度光阴，有辜春景，意欲请小姐到园中赏玩片时，未知小姐意下如何？”小姐道，“女孩儿家未可轻易闲游，须要禀过夫人，方好走动。”

晓烟随去禀明夫人。夫人命小姐的乳娘柳婆伴小姐园中去，又吩咐管园的老儿，一概童仆、男人不许混入园内，让小姐进去游玩。小姐和晓烟欢欢喜喜，同乳娘进了花园。轻移玉趾，转过几带竹屏风，都是蔷薇、木香牵满，香气袭人。到了藕池边，步到石桥上，看见金鱼无数，在绿藻中戏波吹沫，小姐凝眸注视良久。

赏玩移时，小姐道：“回去了罢。”晓烟道：“小姐忘记了，还要到南亭上折西府海棠来。”小姐闻言，又要同去，隐隐见花丛中一个老妪、两个丫环在那里夺花喧笑。小姐行到相近，认得是穿珠点翠的雪婆，两个丫环就是夫人身边的轻绡、非雾。三人见了小姐，拥向前来，雪婆道了万福，小姐略略答礼。雪婆道：“小姐多时不见，一发长成得天仙一般样了！为何老身常常造府，不得见小姐芳容？失于恭敬。”小姐道：“我每常只在闺房刺绣，并不轻离寸步，就是老爷夫人那里，吩咐也不消问安视膳，所以准月日不出房门，婆婆何由得见？”雪婆道：“老身今早到府，承夫人留吃中饭，同两位姐姐到此折花，不想得见小姐，是老身有幸了。”口里说话，已随小姐行至海棠花下。小姐看那花正在含蕊之时，枝枝鲜灼，嫣然凝媚。小姐正在注目间，那两个婆子与三个丫环互相争折，大家扳折一枝。小姐接晓烟这一枝在手，细玩不已。雪婆道：“海棠虽娇媚，那里及得小姐的玉容？比花还胜百倍。花也造化，得小姐的春纤亲执，玉容把玩。花若有知，也应含笑相对。”晓烟道：“雪娘休得胡言！只恐恼了小姐哩。”

雪婆道：“我是实话，小姐难道倒恼起来？”晓烟道：“方才在绣房中说了小姐标致，她嗔怒得了不得。”雪婆道：“小姐是慈善的，决是你自己不是，触怒小姐。”说话间，小姐道：“进去罢。”众人都跟了小姐进了后门。

众人往夫人那边去了，雪婆竟随了小姐进了香房。小姐叫他坐了，雪婆道：“小姐，你生在做官人家，珠围翠绕，文墨精通，第一花容，世间绝少，西子再生，杨妃复出，也当拜在下风。但是几年之后，必得状元官人非常福分。通天才学，方才配得小姐。此等大事本不可轻易的。只是小姐这般工容德性，日日兀坐闺中，当此春光易过，可不埋没了人？”小姐道：“雪婆婆说哪里话！我自长了十五岁，并不晓得外边光景，想来也没有什么好处，与家中总是一般，有什么埋没？”雪婆道：“你这样老成，老身也从不曾见，李阁老的小姐

、张状元的夫人，前日都兀坐不过，唤了画船，在支硎山随喜，抵暮方回。那两家老爷都不嗔责他，倒说道：‘人生一世惟年少，一岁春光有几时？’反叫他到灵岩、邓尉诸山，胜境都游到哩！那李阁老的二小姐年纪比小姐倒长一岁，才貌也是绝世，前日也是老身陪伴了他到支硎山游玩。他带着笔砚去，见了支硎胜景、士女喧游，题诗三首，老身都记得在此。可要念与小姐听？”小姐听说吟诗，正投其意，便对雪婆道：“婆婆，你快念来，待我写在花笺，方好仔细玩味。”雪婆念道：

深锁清闺十六年，不禁愁绝暮春天。
今朝也逐寻香蝶，绿水垂杨映画船。
第二首道：

接道香舆画丽人，绮罗珠翠不胜春。
幽情欲向春光诉，退步逡巡翠黛颦。
第三首道：

收拾春心别梵王，一钩新月载归航。
红颜自是甘零落，莫学啼鹃哭海棠。

雪婆念声未绝，小姐早已写就，大加赞叹，说道：“世间也有如此高才女子，恨不能覩面请教。”雪婆道：“小姐不要过誉，且实说，李小姐才学果是何如？”小姐赞道：“他的才学不但高出时人，直拟唐人手笔，可惜埋没深闺，无人识得。”雪婆道：“小姐，我老身也识得几个字，虽不知诗，那些山歌曲子也曾记得。往常见文人墨客，就是名士场中吟诗作赋，也要吟哦半晌，并没有李小姐这样捷才，提起笔来，不假思索，一挥而就。小姐，你的才学虽好，老身也不曾面试，如小姐不弃，也求和三首。若又是捷才，也见得天下佳人原有一对。”小姐道：“我看他诗中无限伤春，格调虽高，恐非女子所宜有也。”雪婆道：“你才见这诗，就知李小姐的心事，他因误配匪人，虽未出阁，心中怏怏，恐渐成不起之疾了。”吴小姐不觉失惊道：“他已许了什人？”雪婆道：“她因父亲掌朝，有个猷蛟都督立了军功，封了平远侯，圣旨命李阁老与他联姻，他父亲只得许了平远侯的公子猷赫腾了。那猷赫腾生得身躯长大，面目怕人，李小姐闻知不是对头，所以忧伤成疾，朝夕泪流。昨日敬拜梵王，悲咽不胜，已打点作辞世之人了。可怜！可怜！”雪婆说罢，吴小姐也掉下泪来，道：“天生美才，如此薄命，不知他平静日诗章多少，可曾传留人世否？”雪婆道：“他极是面重，就是父亲也不肯与他看，诗词歌赋积成满箱

，对老身哭诉，说道尽要付之祖龙了。不知祖龙是哪一个？”吴小姐道：“付之祖龙是烧毁的意思。可惜！可惜！我道所天不偶，也是命该如此，若得诗文垂于不朽，后人读遗篇而凭吊，也觉虽死犹生，怎就忍焚化？”雪婆道：“小姐，你既有意怜他，何不和他的韵？待老身拿去，也见知音。”

小姐正在技痒之际，叫晓烟磨浓了墨，提起笔来，轻拂花笺，一挥三绝：

万种愁思误少年，日长难禁绿杨天。
春光一度曾游览，风月应知载满船。
其二：

可怜今日镜中人，寂寂空闺过一春。
为向月娥寻丽景，如何回首即长颦？
其三：

莫把春心诉梵王，怨情无限系归航。
汉家青冢今犹在，终古芳魂泣海棠。

后写着“吴氏逸姝步韵”。即念与雪婆听，雪婆道：“小姐，你做的诗更觉好听。”小姐道：“我是效颦，哪里及得李小姐来？”晓烟道：“适才说的西府海棠诗还不曾作，小姐乘此诗兴，对此娇花，一发题咏。”小姐听说，果然再拂花笺，不假思索，又题《咏海棠》二绝。其一：

泣露凝香最可怜，不胜春色媚朝烟。
清霄借得姮娥泪，含怨东风误少年。
其二：

的的嫣红无限姿，露华清绝一枝枝。
枉教容色能倾国，憔悴长门暮雨时。

小姐吟就，后写着“吴氏逸姝题”，又念与雪婆听了。雪婆假做知诗，极口称赞，竟将两幅春笺折好，藏在身边锦囊之内，说道：“待我后日拿去与李小姐看。”吴小姐道：“做得不好，恐李小姐见笑，莫拿去罢。”正要将手去抢，只见轻绡捧着几品肴馔，非雾捧着一小银壶陈酒，与小姐吃点心。见了雪婆道：“雪娘娘，你还在这里！夫人叫我们没一处不寻到，如今快出去同柳妈妈吃点心。”雪婆道：“我老人家今日有福，与小姐贵人亲近，不觉话浓。我也不出去罢。”竟掇着杌子旁席坐了。小姐只得说道：“就在此吃些罢。”三

个丫环乱嚷道：“雪娘娘怎么与小姐同吃？快往处边去！”雪婆笑道，“老身人虽不象样，李阁老家的小姐，还有张都堂、牛总督的夫人，老身都曾陪过。”三个丫环执意拖他出去，小姐喝住了。小姐就讨一副杯箸与他。小姐止饮得两小犀杯，那婆子一小壶都酌完了。轻绡又添酒来，道：“雪娘娘好酒量！夫人说，再暖壶新辣酒来，与你吃个醉哩！”婆子道：“多谢！”一直吃了两壶，却也有些酣了。

吃罢点心，丫环撤去。雪婆带着酒兴，说来都是风月之谈；又着实劝小姐支硎山去烧香，说得十分动兴。小姐一来春心已动，二来因谈诗投其机窍，甚是喜欢，亦微微有些酒意，但见他：

目凝秋水，脸晕朝霞。微笑时，似含露娇花；独立处，若芙蓉出水。冰神月彩化温香，雾縠轻绡笼暖玉。旁人洵是多情种，飞去应惊天上仙。

小姐当时说道：“我一向原有愿心，要往支硎山观音大士前进香，因老爷不许。今老爷京中去了，禀了夫人，自然肯放我去的。”雪婆大喜，即同小姐出了兰房。

见了夫人，道：“老身今日天大福分，得与小姐天仙亲近。多谢夫人厚情，着实相扰。”夫人道：“家常茶饭，何扰之有？”雪婆就启口道：“小姐青春十五，并不曾出门游览。方今暮春天气，烧香的甚多，任你李阁老、张状元的夫人、小姐，也都出去烧香祈福，小姐也该出去看看春光，礼拜佛天。”夫人说：“小姐两年要到支硎山观世音大士殿进香，老爷不肯，未曾去得。今老爷上京去了，他如今也日日要去，你又去动他的兴！”雪婆道：“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春光明媚能几时？况且进香是增福延寿的正经功德，夫人也该去去！”夫人道：“我是老年人了，少时已曾去过两次，今又有些小恙，老爷又不在家，不能够去了。小姐要去，趁老爷不在家，去亦无妨。但早些去了早些回来。”小姐见夫人允了，心中甚喜。雪婆道：“明日好日，就是明日，待老身陪下去罢。”夫人道：“还是另择一日，唤了游船，雪婆婆陪去，我方才放心得下！”雪婆道：“小姐文墨皆通，自家择了一个吉日罢。”小姐命晓烟取过历日一看，说道：“今日是三月十四日，后日十六日正是黄道吉日，就是后日罢！”夫人已允，雪婆道：“老身今日且去，到后日早来陪小姐去便是。”这正是：

芳心不被游蜂引，怎得幽香过粉墙？

第五回 江湖还愿结良缘 吴姝进香遇佳偶

巫山云送，玉人心动。绣幕清幽，珠帘静垂金带钩，玉容谁惯愁？只为雪

婆撩拨起，支硎美，也去闲随喜，姻缘奇，遇玉儿，相思只愁无尽期。

右调《巫山雪》

且说江潮，到三月十六日五更起来，梳洗了，即打点船资礼物，母亲又着两个家人跟了，往支硎山进发。一路鸟啼花舞、蝶闹蜂狂，应接不暇。到了山前，只见人烟杂沓，仕女并臻，说不尽山间胜概，有词为证：

日舒和，花绮媚，蜂蝶迷离欲醉，佳人含笑坐肩舆，簇簇连珠横翠。语雷轰，人蚁聚，欲拜金容无地。□□似玉美无瑕，却被诸奴擦去。

右调《满宫花》

江潮上了岸，唤肩山轿抬着。因欲见景题诗，袖了彩笔花笺。两个家人捧了疏文香烛，并宝幡缨络，共做两段盒，绣袱衬了。又命家人执香送上山，宝幡在前，自家轿子在后，挨挨挤挤，进了山门。

那本山和尚认得江宅家人，那江潮自幼时年年去的，看他一发生得如美女一般，那些师徒们分外着眼，急忙报知本寺当家和尚。和尚惊喜不尽，俱出来迎接，江潮从容和缓，言语端详，众僧个个看得痴呆。江潮道：“家父母所许愿心，今日特备真珠缨络一副、宝幡一对，须长老宣疏拜酬。”然后，与长老辈作揖。主持道：“是！”即挨开众人，簇拥着江潮进了正殿，献上真珠缨络于大士顶上，挂上宝幡，点了香烛，和尚朗诵疏文，无非是保佑早偕伉俪、早登科甲、父母康宁、家门清吉等语。江潮拜毕，又挨挤到各殿拈香。和尚拥定江潮，到下房献点心。

江潮命家人将香仪一两送与主持，主持假意推逊了一回，即便恭敬不如从命，一笑而纳了。大凡和尚，名为出家脱俗，反在“财”、“色”二字上尤加着紧。只因江潮少年秀丽，众僧个个痴痴迷迷，前遮后拥，亲近着他。看官，你道此时支硎山烧香的美女千千万万，为何这些和尚只拥着江潮？看官有所不知：天下的女子不过巧梳荻髻、乔施脂粉、假作妖娆；若要真正天姿国色，其实千中选一；若天姿目美，不假乔妆、不施脂粉，眉目之间天然秀丽，不论男人女子，自能恼人情思，引人魂魄，当日这些妇人千千万万，都是佛子们时常亲近惯的，哪里稀罕？见了江潮的美貌，分明是潘安再世，卫玠复生，怎不叫人羡慕看杀！那主持留他到曲曲弯弯的密室，摆上极盛点心，烹了虎丘茶，殷勤奉敬。江生是个最伶俐的，见众僧十分亲近，心中有些怕恐，面色红了又白，白了又红，连唤家人，又不见到，只得立起身作别。

主持知他的意思，喝退众僧，只留三四众陪奉。遂取出一本缘簿来，重起作揖，说道：“敝山因要改造藏经阁，工料约费一千五百两，蒙众檀越喜助，止缺数金，正拟到宅叩募，今承光顾，求相公做个圆满功德。”江生提起笔

来，如数写了十两，即拱手面别，众僧也不强留。七弯八曲，依了旧路出来，别了主持，到大士前拜了四拜。看那真珠缨络，已不在大士头顶上了，正要问哪些憎人，只见两个家人吃了酒饭，方才出来，江潮问道：“真珠缨络为何不在菩萨头上了？”家人道：“方才主持叫管库的收藏过了。”江潮半信半疑，速教打轿回舟，此时，日色方才晌午，甫离寺门，来往的越多了。只见两岸肩舆胜似出会的一般，红红绿绿，大半是青春淑女、年少书生，狭路相逢，私相羡慕。

话分两头，再说吴小姐，因雪婆鼓动游思，要到支硎山大士前进香，见母亲许了，十分欢喜。夫人即教管家买了香烛，叫了画船。也是三月十六日早晨，夫人命雪婆、柳婆、晓烟、非雾随了小姐，用自己衙中暖轿，抬到洛神桥堍下船。即吩咐：“将暖轿叫船上带去，抬小姐上山。参了观音，拈香过了，即上轿回船。”雪婆笑道：“夫人这样小心得紧！出去烧香因为要看看景致，坐了暖轿又去怎的？”夫人道：“不出闺门的女儿，被人看见，岂不怕羞？”雪婆道：“老身见了许多大官府的夫人、小姐，出去烧香俱用山轿，从没有坐暖轿的。”夫人见他话不委曲，心中不悦，但既已许诺，不好悔言，又要他一路服侍，就不开口了。两个婆子都道：“夫人不须挂念，我四人服侍着小姐，山轿料也不妨。小姐带了把川扇遮遮掩掩，也不怕人瞧去。”

小姐辞了夫人，上了暖轿。二人扶了轿，不数步，就在洛神桥堍下了。两个婆子扶着小姐下了船，回了暖轿转去。正是：

一路春风吹淑气，两行垂柳曳晴烟。

吴小姐是从不曾出门的，几曾见这般风景？观之不尽，玩之有余，坐在画船中只是含着笑，喜孜孜的看着。正是：

两岸柳桃红间绿，一堤游客女兼男。

不一时到了山口，只见人烟凑集、箫鼓喧阗，恍如身在蓬岛，其乐不可言喻。遂有山轿走到船边招揽生意，雪婆唤乘坐了小姐。婆子左右绰了轿，晓烟、非雾随在后边。小姐终是害羞，把扇儿遮定了，自己一双俏眼，却在扇底下瞧人。

行过了几家店面，到了沿河大堤上，只见前面的人十分喧嚷，中间一个吃得烂醉的人，乜乜斜斜、一步一跌的乱骂将来，真是古怪！怎见得？但见：

头戴破方巾，将前作后；身穿白布襖，齷齪离披。足上鞋止穿一只，膝下袜失落半双。两眼睁得泪淋漓，双手挥来声叱咤。喉咙何苦倒黄汤，身体翻为

泥里佛。

那醉人当路舞将上来，适值江潮的轿子飞奔将来，吴小姐的轿子飞奔将去，两肩轿子交肩过去，把这醉人挤在河里去了，众人一齐喊将起来。说明迟，那时快，江潮这乘轿子在沿河这一边，只恐挤在河里，向里边一侧；吴小姐这乘轿子在沿田这一边，亦恐跌在田里，也向外边一侧。也是天教凑合，只就这一侧上，恰恰的把江潮与吴小姐嘴对嘴、肩对肩的着实一撞。那江潮急忙中，双手捧住吴小姐的香肩，口中道：“姐姐仔细！”面孔着了面孔，但不曾做个吕字。吴小姐虽见江潮美貌，终是害羞，只因轿侧转来，仓卒失惊，见江潮扶他，也把江潮的玉肩捻了一捻。四个轿夫吃了这一惊，大家都退了两步，把江生与吴小姐这两乘轿儿，都对面切近的歇了。那跌下水的醉人早已滚入河心。江潮一眼看定了小姐，急生一计，道：“对面扶轿的女管家不知是谁府？这醉人是我轿子与府上的轿子挤下水的，我们两个也该大家出些东西，雇人捞救了方好！”一头说，即将手在头上拔一只紫金挖耳，走出轿来，付与雪婆。谁知，雪婆是个歪货，正注看沉吟，见他走出轿来付金挖耳与他，连忙双手接了，授与吴小姐道：“这位小相公也说得是，小姐也出钞的。”小姐低低说道：“我不曾带得，怎好？”雪婆道：“这位小相公这样好心，他这只金挖耳是从头上拔下来的，小姐也拔下一只簪儿就是。”小姐脸上通红，只不开口。雪婆自己伸手，在小姐香云上拔一只紫金朱松簪，恰恰与江潮的挖耳一般精细，一般长短。雪婆递与江潮，江潮接了，见此簪光彩倍常，只觉小姐的发香，把来嗅了又嗅，不忍释手。

正踌躇间，不期落水的醉人，已有进香的船捞救起来，脱去湿衣，各人送件衣服与他穿过，扶上岸来了。江生见用不着金簪，假意送还雪婆，随口问道：“小姐贵府何处？”雪婆道：“这位小姐是吴涵碧老爷的小姐，住在苏州城内洛神桥西首；老身是穿珠点翠、惯走大家的雪婆，住在氤氲殿前，贴垫东首第一家便是。但不知小相公尊姓尊府，想也在城中么？”江潮把吴涵碧与雪婆的居址牢记在心，回言道：“我姓江名潮，字信生，住在柏梁桥。我们老相公号叫江启源。”雪婆道：“失敬了。老娘娘前年也作成我好些生意，是极认得的。老身替你送还小姐罢。”小姐连忙接来一看，已不是自己的了。金色一般，只觉略细了些，心里要换，只因面重，不好出声。

四个轿夫齐喝一声，各自抬去。江潮连叫：“且住着！”哪个肯听？两乘轿儿各自一头，飞也似的奔开了。江潮心中如失落了一件至宝一般。到了船边，叫家人打发了轿钱，自己且不下船，如飞又奔到寺中去了。家人只得远远跟随。只见寺中的人比先前多了一半，挨挤不上。江生挤到正殿，只见吴小姐刚下得轿，正在转身不得，没法头里。江潮向前排开一条路，道：“众人闪开

些，待我家小姐拈香。”雪婆对小姐道：“又多承这江家小相公转来照顾。”吴小姐惶迫间，怕羞，不敢开口。雪、柳二婆铺下红毯，请小姐下拜。小姐方才拜佛，只见江潮挤在小姐身边同拜。小姐拜，江潮也拜；小姐起，江潮亦起。拜毕起来，私对小姐道：“这般挨挤，小姐哪里挨得？我因牵挂，故此又来看看，不如请到静处，略息一息即回尊舟罢。”雪婆道：“多承小相公这样好心，真正难得！”

江潮开了一条路走向东边，那柳婆、晓烟、非雾已不见了。江潮是认得路的。只见角门外修一小殿，土木满堂，人烟略少，江潮引雪婆并小姐进去，走到后边。江潮记得有一间精舍，便去扣门。有一老僧开门，却认得江潮的，说道：“江小相公，适才当家的留你吃点心，如何去了？待我去说。”江潮道：“此位小姐是我表妹，要静坐一坐，不必点心。你自回避。”老僧去了。谁知柳婆与这两个丫环，小姐拜佛起身之时，人丛里不知挤向何处去了，连江潮与雪婆说话也不觉着。原来雪婆是个趣人，见了江潮生得标致，甚是爱他得紧；那个柳婆是个蠢货，见了这人山人海，先是眼花了，以此两相失散。

江潮向小姐深深的两个大揖，小姐只得还礼。雪婆也向江潮万福。谢道：“若非小相公多情护卫，我家小姐不要挤坏了？但不知小相公青春几岁？曾聘过娘娘否？”江潮道：“我今年一十六岁、并不曾聘娶。但未知小姐芳年十几岁了？”雪婆向小姐道：“小相公问你。”小姐没奈何，只得低低应道：“十五岁。”雪婆道：“小姐不但描鸾刺凤，又且善赋能诗。老爷过于珍重，必要择个才貌相称的官人方允他，故此至今尚未受茶。”江潮听说，喜出望外。雪婆道：“小相公如今正在书房用功么？”江潮道：“正是。上年幸采泮芹，如今正日日在家温习书史。今奉家慈之命，表此酬愿，张挂宝幡并真珠缨络，不意有缘幸遇小姐仙驾。小姐真是天姿国色，绝世名姝，又闻善赋能诗，教小生愈加敬慕。今日偶带得彩笔花笺在此，就咏今日之事，求小姐不惜属和。待小生把珠玉之章珍藏在怀，永为宝玩。不知小姐尊意如何？”当时吴小姐心中也甚有怜爱江潮之意，但是害羞，见江潮稍近身来，他但逡巡退缩。雪婆道：“小相公，吟诗正投着我家小姐所好了。”江潮大喜，即于袖中取出毫笔一枝、花笺二幅，见佛座上有现成砚子，将笔与花笺，双手递与小姐。小姐不接，低低的道：“我不会作诗。”雪婆道：“相公，你要我家小姐和韵，须先吟起来才是。”江潮在净瓶中取了些水，雪婆接去磨墨。江潮把兔毫蘸饱，一挥成三绝：

为承慈命到支硎，绕陌啼莺织柳阴。

不道人烟辘轳处，也教今夕赋三星。

其二：

不上瑶京借玉浆，楚襄何幸遇巫阳！
亭亭洛浦真仙子，秋水为神蕙作裳。

其三：

一朵轻盈态有香，春晖凝媚映朝阳。
匆匆别去知无奈，自此相思枉断肠。

江潮写完，朗吟一遍，递与小姐。小姐手虽不接，心中十分爱他，你道为何从不出闺门的女子，乍见了从不识面的儿郎，怎么就见爱起来？这也有个缘故：江潮年纪虽长小姐一岁，生得身材俊雅，声音低俏，意似孩子家气质，并没些饿眼涎脸惹人厌恶；况且娇娇滴滴，款款温柔。小姐见之，起初有些局促，后来浑如女伴一般；又兼见诗才便捷，益加敬爱。只是见他所作之诗都是戏侮之句，虽十分技痒，不好和得。雪婆见小姐不接，把诗笺塞在小姐袖中，道：“小姐也应和他三首。”小姐再三不肯。雪婆道：“小姐昨日咏西府海棠的诗在老身处，奉与小相公罢！”遂于锦囊中取出，递于江潮。江潮见花笺小楷，如获异珍，展诵诗句，大加赞赏，道：“小姐如此仙才，班姬、谢女不足称也！所以不屑和小生拙作。”见后面写“吴氏逸姝题”，道：“这就是小姐的尊字了？”把花笺念了又念，不觉失声道：“小姐，小姐，教江潮这条性命，送在这花笺上也！”向雪婆道：“我今日怎生割舍得小姐别去？烦雪婆婆与小姐说，求为兄妹相称，未知可否？”雪婆道：“这事极美！官人、小姐就此佛前行个常礼，权称兄妹，日后老身还要赞成好事。”小姐脸晕春潮，凭栏不睬。雪婆扯将过来，江潮先已下拜，小姐只得轻轻的回个常礼。江潮叫了十数声“姐姐”，小姐也只得叫了一声“哥哥”，两人相顾微笑。

小姐对雪婆道：“坐了半日，该出去了。”江潮见说，不觉泪下。雪婆道：“今日有缘幸遇，须要欢欢喜喜，日后在老妇人身上，管叫你两人相会，不必悲伤。”江潮又对小姐道：“姐姐，方才金簪已与小生换过，切莫相忘了也！”又揖雪婆道：“凡事全赖婆婆。明日到氤氲大帝庙前来访，婆婆切莫回我，我自有重谢！”雪婆欢喜道：“但凭小相公，要我怎生，老身自当竭力！”正说话间，只见内外两头门一齐扣簷。原来江家家人各处寻遍，并无踪影，寺里问着了当家老和尚，在里边抄出来。吴家的柳婆并两个丫环问着了修殿的匠人，说道：“适才一个妈妈同一位小姐因挤得乱了，走向东边去的。”故此一同来叩外边的门。小姐与雪婆同听出自家丫环的声音，雪婆忙道：“相公，你先进去了，待我开门。”江潮没法，只得道声：“姐姐，我别了。”小姐

低低说道：“哥哥去罢。”

江潮进去，见了家人，家人道：“各处寻官人不见，亏了老师父说官人在这里半日了。多承他们一片诚心，备下点心，用些去罢。”江潮口中说“不要”，一溜烟出了寺门，东张西望，刚撞着了小姐轿子，以目送情；小姐惟低头不语而返。江家家人道：“官人，仍叫乘轿去罢。”江潮不要，只紧随着小姐的轿子，低低与雪婆道：“你明日千万住在家里，我来寻访。”雪婆点头道：“是了，相公靠远些！”江潮会意，不敢近前。望着小姐下了船，自己也下了船。又遇顺风，大家张帆而返。江潮教舟子随了吴家的船而行，谁想吴小姐的画船偏行得快，江潮的船再赶不上。行了二三里，河面已望不见了。

江潮暗中嗟叹。到了家中，天色傍晚，江潮向父母作了揖，述了和尚写疏之故。江启源与陆氏也是情愿的。只有江潮这一腔心事不好向父母说知，且愁且幸。谁想夜间又大雨起来，一夜不曾合眼。这正是：

梦到巫峰尚渺茫，不禁愁绝楚襄王。

静闻檐溜声声滴，引得离人欲断肠。

第六回 佳人有意怜才子 才子多情求配

桃靛染游丝，春思难持，东风莺燕语花枝。大块多情人不识，总是堪悲。红叶写新诗，无限相思，宝容清减镜台知。总有江郎传彩笔，欲会无期。

右调《浪淘沙》

江潮自进香归，明日起来，将吴小姐花笺展玩，越觉可爱，心上徬徨无措。要到雪婆家去，天又大雨不止，一连落了十余日。江潮日日在书斋中纳闷，先生也不在馆，他也无心绪读书。江老与陆氏见孩儿饮食减少，神思昏迷，只道有病，老夫妻两个甚是担忧，要请医人诊视。江潮在父母面前再三说不肯服药，父母也只得罢了。

明日天色微晴，江潮早起，对父母说道：“孩儿因连日雨天纳闷，所以微疴难愈。今日天晴，待孩儿出去闲步一回。”陆氏道：“可要着人随去？”江潮道：“不必人随。”一径到氤氲庙前去访雪婆了。正是：

情多偏惹恨，何似薄情高。

且说吴小姐，自出殿内小角门，柳婆与两个丫环迎住，道：“各处寻觅不见，小姐为何坐在此间？”雪婆反埋怨道：“你们好没正经！只顾自家作乐，全不照顾小姐了。若非老身服侍他在此静坐，小姐娇怯怯的身躯，可不被人挤坏了？倘不见了小姐，你们怎好回去？”众人不敢则声，都谢雪婆照顾，一群妇女开路，出了殿门。小姐上了轿，见江郎紧紧跟随，心里道，“难得这样

有情美貌的少年才子。若与他为配，也不枉了我的才貌双全。”看他与雪婆说话，只恐家人觉着。后来见他渐渐站远，看他下船，十分注意，小姐也十分怅别。下了船，雪婆因耳目众多，不好题起。只见小姐在袖里取出那春笺，孜孜细看，不忍释手。

一路无话。到了洛神桥，上岸，夫人已有使女们随着，在门首悬望了。小姐下了轿，见了夫人的礼。夫人道：“我儿，你从不曾出门，今日出去一日，使我一心悬念。”小姐谢了母亲。

雪婆随进香房，同吃晚膳，要在小姐房中安歇。夫人许了，教雪婆同晓烟睡在小姐床边。晓烟先睡着了，小姐还未要睡，坐在妆台前灯下，又将江潮诗笺详玩。雪婆乘此人静之时，悄悄的说道：“江相公才貌双全，真正是个风流情种。老身看将起来，世间也再没有这样第二个了，正好与小姐作配，是天生的一对夫妻。他又十分注意小姐，不知小姐意下何如？”小姐藏过春笺，低头不语。雪婆揣知小姐的心事，故意长叹道：“咳！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岂不可惜？”小姐低低说道：“雪婆，自古道‘红颜薄命’。我身不由己，纵有怜才之念，亦付之无可奈何耳！”雪婆点首道：“既然小姐亦有此心，江郎也不枉了多情也！只是小姐视作寻常，江郎小小年纪，早已害了相思也。”小姐低头不语，不觉泪下。雪婆道：“佳人才子相怜相爱，自古有之。小姐不必伤怀，都在老身身上，管取成其好事。”准准说了半夜话，无非是些怜才惜貌、挑动春心的言语。忽听得窗外雨声倾注，一连落了数日。雪婆去不得，时时在小姐房中作伴。

一日天好，雪婆要回，小姐道：“再住一日，等地上干了好走。”雪婆道：“我已说向小姐道的，那江小官人别的时节，说明日就来寻我。连日大雨，今日初晴，他必然要到我家的，不可失约。”小姐点头。雪婆谢别了，又叫晓烟唤他转来，低低说道：“你若见了江家哥哥，不要说些什么，你后日千万就来，我在此望你。”雪婆道：“我都晓得了。小姐放心，我自然来的。”雪婆又去谢了夫人，夫人道：“你常来走走。”雪婆道：“自然，自然。”一径出门去了。

不一时，走到氤氲殿前，只见江郎先已在她家门首等候。见了雪婆，满面春风，深深的作了一揖。雪婆道：“难得这般志诚的相公！我因天雨，住在吴衙数日，才别得小姐，不知小相公已先在此了。”江潮道：“我自别小姐之后，抱病数日，今日天晴，特来探望。到了氤氲大帝庙前借问，不想贴壁间就是。又见锁门在此，正在此没情没绪，不想婆婆正好归家。”雪婆道：“舍下并无别人，只有老身一个，日日在大人家走动，出门的日子多，在家的日子少，所以失迎了。”雪婆开门，让江潮里边坐了，说道：“方才吴小姐再三留住

老身，老身因约了相公，道你今日必然来的，所以暂时放我回来一日，明日原要吴衙去的。”江潮欢喜，道：“婆婆，吴小姐可曾说着我的什么？”雪婆道，“小相公，你赏了我，我与你说。”江潮已备白银一锭，双手奉与雪婆，道：“先送些须，日后还要重谢。”雪婆接了，笑道：“老身取笑，难道真个要起来？”江生道：“不嫌微薄，望乞笑留，但求婆婆出力，我定当厚谢。婆婆且说吴小姐说我什么来？”雪婆道：“啊呀，吴小姐并不曾说着相公来。”江生道：“你方才说吴小姐说的话‘谢了我方肯说’。”雪婆道：“嘎，我倒忘了！小姐自别相公之后，把你所题诗笺细细玩味；说着了江家哥哥，他便低头不语，暗垂珠泪。”江潮听说，便泪下沾巾，道：“江潮有何好处，感承小姐如此注意？使我粉骨碎身亦难图报！莫非婆婆哄我？”雪婆道：“罪过！罪过！我就立誓与你听！”江潮道：“婆婆此言决非虚谬？”雪婆道：“你两人后日觑面便知。”江潮道：“只恐无此一日。”雪婆道：“只要相公心坚意笃，管取见面不难。”江潮道：“苟且之事我誓不欲为！承小姐一段真情，我怎敢玷污他的清白？若得成其姻契，百年偕老，吾之愿也；如止取一时之乐，苟且玷污，江潮宁可相思而死，决不为此败俗伤伦之事！”雪婆道：“相公这等好心，自然有好报的。前日老身说与小姐道：‘你与江小相公正是天生一对夫妻。若配得他，也不枉了小姐的才貌。’小姐凝思半晌，长叹一声，道，‘自古红颜薄命。我之此身，岂能自主？’说罢泪垂。后来挑他，再不回言了。这正是幽情千万缕，尽在不言中。”江潮道：“难得小姐如此相怜。我欲央媒去说，只恐他父亲不允。如何是好？”雪婆道：“府上门第不低，小相公又有这般美貌，青年入伴，吴老爷虽则专心择婿，似小相公这样一个女婿，世间绝少，也拣得中的了。况夫人是极听老身说话的。老身看来，这亲事十分内倒有八九分可成的。老身是怜你两人才貌相当，故此要竭力赞成好事，不是专为金银。若事成之后，你们厚谢我也应该。”江潮就要雪婆郊腴イ敷改云渥鞣ブ拢ノ诺溃骸罢

第七回 老夫人虚联姻契 小秀才实害相思

何物最钟情？佳人与才子。

千古有情人，尽解相思苦。

且说雪婆自江家别后，明日即到吴衙。见了夫人笑容可掬，口称：“贺喜！贺喜！”夫人道：“老婆子，你且说何喜可贺？”雪婆道：“夫人老爷止生得一位如花似玉的小姐，今适有一位与小姐一般如花似玉的状元小官人来求婚，分明是夫人又生了一位状元小官人了。有些非常之喜，难道婆子敢不贺么？”夫人笑道：“这婆子又来痴了。我家小姐有许多王孙公子来求亲，老爷都未允他。难道许多大媒都不听他，偏听你这婆子的话？就敢如此夸谈。”婆子

道：“夫人，我这婆子虽不像样，说话倒也中听哩。老爷若不拣女婿也罢了，若拣女婿，只恐倒不听那头戴四角的冠冕媒人，只喜欢我这裙布班毛的老婆子哩！”夫人道：“你且说是哪一家。”婆子道：“夫人，你若拣门楼，就是正宫、皇后，小姐也做得过，只恐夫人又嫌嫁得远了。若要近地，只在苏州府七县一州，少什么第一等的阁老人家般你？但是小官人没有十全的相貌才学中得老爷夫人意的。若只拣对头好，就是许多仕宦人家，十全才貌，少年进学，后来稳中魁元，也不口了。”夫人笑道：“这婆子好夸口！我家老爷说，小姐年十五岁，小官人也要十五岁的，大也只好大一岁，或者小一岁的，方才使得。只要相貌与小姐配得来，也不论进学不进学。若是小姐命好，自然做得夫人，如今哪里看得出？雪婆，你既说十全的相貌，可是十几岁了？”雪婆道：“只长小姐一岁，与小姐同拜的时节一样长短。一对好夫妻哩！”夫人道：“方才说起，怎就说同拜起来？”雪婆改口道：“我想，这头姻亲大分有成，自然有同拜之日的。”夫人道：“雪婆，你惯做媒人，今番不像。为何不见你说三代脚色，居住哪里？连姓名也没有，只管说虚空话儿。是什缘故？”雪婆道：“夫人，老身因见夫人喜欢的是大来头；如今这家三代读书，止有小小的纱帽，所以不敢就说。但这小官人确是举世无两的。”夫人道：“你道我家择婿，所以只说小官人才貌十分，还恐终是媒人常谈”。雪婆道：“夫人若不信，当面相一相就是了。”柳婆在旁听了半晌，插嘴道：“雪娘娘，你且说了姓名居址，若是纱帽人家，老爷回来自然认得。”雪婆不慌不忙、从从容容的说将出来道：“姓江，祖籍徽州府，今住苏州已有十数代了。那老相公号叫江启源，老娘娘是陆吏部的小姐。止生得一位小官人，名唤江潮，表字信生。真正是面如冠玉，肤似凝脂，说不尽他眉目清莹，道不出他仪容俊秀。夫人，你家小姐若不是这位小官人也配不来。”夫人喜欢起来，道：“是了，前日，我家老爷曾说，看送秀才，止有一个第十一名进学的，十分美丽，名唤江潮。老爷不胜欣羡。想就是他了。老爷曾觅他卷子看了，将文字也抄了回来。我见他十分有意。如今若果是此子，老爷自然允从。”雪婆闻言，欢喜道：“此乃是老身之幸了。”

正说间，见小姐走出中堂，含着笑容。雪婆向前施礼，小姐微笑，不敢开口，夫人就留雪婆中堂酒饭，比了平日，多了几品嘎饭。夫人自己与他同坐，小姐自进绣房去了。雪婆开怀畅饮，夫人命非雾取大犀杯斟与婆子，婆子连饮三四觥，竟烂醉了，向夫人道：“夫人，你就是我的重生父母了。我如今借花献佛，就夫人的酒，敬夫人一杯。”自去斟了一大觥，福了十数福，敬与夫人。夫人道：“我是不会吃的，不消你劝。”雪婆道：“夫人不喜饮寂寞酒，老身幼时学得几支曲儿，如今还记得在此，待我唱来，与夫人侑酒。”原来

雪婆年少时是一个半开门的窠妇，歌舞都是会的，只是老了，身体佝偻，声音还好，三杯落肚，老兴颇高，走出坐位来，一头舞，一头唱，真是好笑。唱道：

镇日蜂狂蝶闹。恨飞花无主，一任飘摇。薄情偏是恁丰标，负心到此真难料。期他不至，香肌暗消。芳魂随梦，天涯路遥。何时说与伊知道。

强笑人前堪丑。想冤家此际，何处闲游。东风无意送春愁。楚腰应是添消瘦。庸人俗子，推他反留。风流短命，思他不休。楚襄不上巫山岫。

当日殷殷相许，对苍苍设誓，字字无虚。双鸳比翼效于飞，花枝偎傍成连理，谁愿一去，春归不归。伤心历载，愆期负期。镜中枉自倾城美。

雪婆唱时，这些丫环妇人个个笑得嘴歪。那婆子一口气唱了三支《皂罗袍》，一交跌在地上，口里喃喃的要到小姐房中去。众丫环就扶他进去，拖的拖，拽的拽，扛进了小姐外房藤塌上睡了。

小姐命晓烟扇了香茶，与她吃了两瓯。渐渐苏醒，夜膳也不要吃，直睡到明朝红日三竿。起来见了夫人，谢道：“昨日多承夫人厚意。老妇人因说亲合局，洒落快肠，吃得大醉，只恐言语之间搪突夫人，幸夫人恕罪。”夫人道：“这个何妨。”少顷，摆上早膳，雪婆酒也不要，连啜了六七碗茶，淘得一碗饭，向夫人道：“老身特为作伐而来。这江小相公，老爷也是慕他的，今既蒙夫人金诺，老妇人不识进退，今日正是黄道吉日，求夫人就写小姐贵庚，老妇人请了去罢。”夫人道：“这个怎么使得？就是老爷在家，也还要别选一日方好请小姐庚帖去。怎么说得忒容易了？”雪婆道：“惶愧！惶愧！是老身不是了，望夫人海涵。”夫人笑道：“哪个罪你？你今日去回复江宅，说这亲事吴老爷大分允从，只是如今京中去了，停日回来方好出庚帖。女婿既好，财礼是再不计论的。只是这句话复他便是。”雪婆唯唯应命。临起身时又到小姐房中去谢别，又附着小姐的耳朵说了两句知心的话，然后出门去了。有诗为证：

玉人原要仗冰人，若没冰人两不亲。

只为雪婆尘世少，至今春冢怨三春。

且说陆氏吩咐雪婆往吴衙去求亲，心中忧虑，恐儿子成疾。黄昏江启源赴宴回家，将这段情由一一向他说了。江启源道：“前日我们两个同去决然不致如此！如今也既往不咎了。谅我家孩儿小小年纪，身材还像十三四岁的模样，晓得什的风情！只为烧香见吴家的小姐，有人牵引投机，故此有些牵挂。料然不到害相思的地位。如今去求亲，吴涵老不过要拣女婿，若见我家孩儿一表人材，早年入学，自然允从。然常言道‘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’，设或不允

，岂少名门淑女，对得我孩儿过的？速配与他，难道一定要吴小姐的？院君何必忧闷！”陆氏闻言，深以为是。谁知江潮在间壁窃听，听得说“吴家不允，另择名门”这几个字，心中愈增忧虑，一夜睡得不稳。天明便要走到雪婆家，谅他必然未回，只得在书馆中纳闷。谁知一班同进学的小朋友，闻得江潮有病，络绎不绝的来问候，江潮心里厌烦，又不好回他，只得勉强应接。有一个姓姬，名贤，字仲亲，年方十七，容貌妍美，文章流利，只是为人不十分端重。见江潮有恙，苦苦劝他出外闲游，又要拉了众朋友，各出分金二两，请一个有名的妓女，叫一只大游船往虎丘游玩遣病。江潮再三不允，他竟不听，自去拉朋友了。

明早饭后，江潮正要私到雪婆家去，在门首一望，只见雪婆来了。江潮倒吃一惊。你道江潮为何着惊起来？他一来想忆太过，骤见只觉悚惶；二来恐亲事不允，喜惧之心一时交并，故尔吃惊。雪婆近前，叫声“小相公”，道了万福。江潮回转身来，问道：“雪娘娘，此事如何了？”雪婆道：“全是老身说得在行，夫人已允，只是吴老爷往北京去了，一待他回家，便出庚帖行礼。小相公，你早则喜也！”江潮一闻此言，心中甚喜；又恐吴老爷未能既归，却又乐极生忧起来。此乃江生自己心事，说不出口之事。

且说雪婆，走进后堂，正值江启源与陆氏夫妻两个唧唧啾啾的说话。见了雪婆，大家立起身来，雪婆见礼而坐。茶罢，陆氏问道：“烦你到吴衙说的亲事，他们允否？”雪婆道：“起先甚是难开口，后来凭老身的舌锋说去，夫人甚是欢喜，也允从了；只是吴老爷京中去了，待他回来，方好去请庚帖到府上来。吴老夫人又说，送秀才这一日，吴老爷曾见过小相公来，说道只有他人物齐整，又去访问了小相公的名字，晓得县考取第一，提学取十一名进学，文章又好，日后必有大望。吴老爷正羡慕得紧，十分留意的。”江潮当下听说，甚是喜欢，江老夫妻也甚快然。即摆上茶点留婆子吃了。陆氏又送了他帕子两方，银簪一对。婆子一力担当，说道：“这媒人是我要独做的，若江相公又遣出别人来，又觉不妙了。”

陆氏直送雪婆到大门口，叮嘱他道：“雪娘娘，你是常到吴衙去的，可再三撺掇撺掇，吴老爷虽不在家，不要冷落了事头，隔三五日到我家来一次，不怠慢你的。”雪婆道：“娘娘言重。老身时常到吴衙，自然说的，隔数日就来回复。吴老爷一归家，即请小姐庚帖来也。”雪婆走至巷口，谁知江信生已先在巷口等雪婆出来，随在他背后，到人静处扯他说话。雪婆道：“小相公，你随我来的么？我却不看见。”江信生道：“全赖婆婆致意小姐。我为了小姐废寝忘食，今虽有望，只恐吴老爷不能即归，其中又生他变，如何是好？”雪婆道：“小相公不必生疑，凡事有我在，必无他变。吴老爷一归，你洞房有日

了。”江潮欢喜，袖里取出金扇一柄，上有琥珀坠一枚，送与雪婆，雪婆袖了，说道：“多谢！多谢！我自然出力，何必许多厚赐。”江潮道：“后日就来。”再三叮嘱而别。正是：

牛女多情怨亦多，相思无奈隔银河。

虚言七夕能相会，只恐秋风又起波。

第八回 良友强为拉分 奸人遂致成仇

良朋原要相规谏，不为嬉游图饮宴。纵然宴饮亦无伤，褻狎不恭谁责善。少年裘马人争美，逞技微歌真可愿。何须今日强成欢，个中匪类将成怨。

右调《玉楼春》

话说江潮见雪婆已去，奔至家中，恰好昨日的姬仲亲在门首撞见，又拉了少年朋友四五人：一个年十九岁，叫做沈彬，字文全，现任吏部尚书的公子，为人慷慨仗义，极是有风力的；一个年十八岁，叫做李霄，字叔夜；一个年十七岁，叫做路玉贞，字润之；一个年二十岁，叫做丘上，字石公，就是那丘宜公先生的嫡弟。都是同进学的，年纪都长似江潮，江潮都要称他为兄。那丘石公尤其恶赖，倚着乃兄是江潮的有力先生，凡事要压他一分，又要啖他的东西。闻得众位各出分金二两，他却来做个分头，银子一厘也没有，只出两个肩头，扛着一张嘴，又且胡言乱道，一味油花，更贪酒色。

当日江潮留这五位书房中坐，丘石公就开言道：“江兄正在得意之秋，为何有恙？想必见了什么美人，被他引了魂灵去，于今害相思病了。”江潮吃了一惊，就像晓得他的毛病了。众人一齐道：“江兄是个少年老成，必无此理！丘兄不必疑心。”丘石公道：“我也不管闲事，只是如今承诸史盛情，要出分金二十两，叫只游船，请一个绝色的美人，陪了江兄到虎丘去，奉兄的酒。你心下肯也不肯？”江潮心上厌他，声也不做。众人齐道：“使得的！有个王妙娘才止一十五岁，美之下已。请他一日一夜，要纹银十二两。如今止请陪酒，六两也罢。”丘石公道：“就请陪了江兄一宵也罢。”江潮只不做声，听他胡言。众人道：“江兄心里也肯，只恐江老伯与怕母不容。”丘石公道：“先生是看我面上，再不见责的。只是分金已有四位了，这六位我不好去拉，须要姬兄去拉。”那姬生道：“这题目太难，小弟只管自己一分二金得了，其余不干我事。”原来，众朋友都是有父师管下的，别样分金自然肯出，闻得挟妓嬉游，这几个都不敢来了；何况分金太重，都不肯出。只有沈、姬、李、路四家是富贵公子，又且父母不十分管他的，况有丘石公引头高兴，四人共有八两，其余并没有人了。江潮道：“承列位兄长美情。只是小弟日来不耐游玩，家父母见说挟妓饮酒，也觉不美，实是不敢奉命。”众人道：“如此扫兴得紧

！”江潮道：“小弟因有贱恙，只喜静坐。若诸兄盛意已定，留作秋间看月何如？”众人道：“哪里等得到这许久？趁今四月天气，正好游玩。”丘石公道：“明日小弟同沈兄自去拉，有了十分，不怕江兄不肯去！江兄平日是极高兴的趣人，如今为何这般假道学，有这许多作难？”江潮道：“小弟岂不欲领诸兄厚情？实以病体不禁游赏。诸兄请回，另日小弟薄酌相邀，以释诸兄之兴罢了。”众人一齐起身辞出。

丘石公这番走到江宅，稳指望大啖一番，谁知啜得几杯空茶，江信生就赶他们起身；且要做江生名头，拉几十两分子，留些后手，谁知江生执意不肯，分明是打□□□□□□□，心上深以为恨，冷笑而别，对众友道：“江家小畜牲很是无礼！我们好意奉承他，他反不知香臭，赶我们走！他那秀才亏我家兄代笔做的，他竟道自家的本领了！今日这样怠慢我，就是怠慢家兄一般。这等可恶，我必要暗算这小畜牲，方出得这口恶气！”众人一齐劝道：“丘兄息怒！江兄平日间待弟辈极厚，如今有病在身，心情实不耐烦，不是故意怠慢我们。既是好朋友，哪里计较得许多？况且他还是孩子心性，丘兄，你是老成的了，不要作难他才是。望兄恕他一次，切勿记怀。我们四人情愿备一小酌，代江兄陪礼。”丘石公道：“我如今也不发出来，诸兄何必苦劝？”众人里面，除了沈文全都是怕那丘石公的，不敢则声，各自散去。

姬贤心里只恐那丘石公暗算江潮，怏怏不置，要与江潮说知，紧紧防他。先自偷酌，去请四位并江潮来，陪丘石公的礼。沈文全竟不肯来。江潮本不耐烦，是姬贤先与说知备细，勉强他来的。江潮不饮，众人也不苦劝，姬贤如红娘一般，中间委曲调和。丘石公口里虽说不气，胸中不知是怎样的荆棘，席间惟恣意大嚼而已。李宵道：“江兄并无得罪，除非小节不到，求丘兄切勿介心！”与贤姬同斟了大觥，来敬丘石公。丘石公饮了酒，抚抚江潮的背，道：“我平日是极爱你的，哪里怪你起来？”做出无所不至的丑态。江潮不去睬他，对众友道：“小弟先要别了。”众人拖住了他，他洒脱了，一径奔回家中。那丘石公十分不悦，各人都有些没趣而散，有诗为证：

莫说殷勤结友朋，友朋今日欲欺凌。

慎交择友宜详审，勿谓同胞可娘称。

第九回 小姐密传心事 雪婆巧改家书

燕语莺啼总断肠，一春憔悴怯笙簧。

西家宋玉应留意，咫尺翻愁万里长。

再说雪婆在江吴两家来往数次，吴老竟不归来。看看是六月炎天，那江潮日日忆着小姐。丘先生在馆时，只得勉强吟哦几声，遮人眼目。先生原是不严

的，后来被乃弟日加谗赞，一发不干他事了，文章也不讲，倒骗他看新出小说。原来小说有三等：其一，贤人怀着匡君济世之才，其新作都是惊天动地，流传天下，垂训千古；其次，英雄失态，狂歌当泣，嬉笑怒骂，不过借来抒写自己这一腔块磊不平之气，这是中等的了；还有一等的，无非谈牝说牡，动人春兴的。这样小说，世间极多，买者亦复不少，书贾借以觅利，观者借以破愁；还有少年子弟，看了春心荡漾，竟尔饮酒宿娼，偷香窃玉，无所不至。这是坏人心术所为，后来必堕犁舌地狱。如今先生带的小说十数部，都不是中等、上等的文章，偏是那下等的勾当。其中还有两部是那南风日竞的话头。江潮因忆着小姐，日夕流泪，见这几部小说，新奇可玩，略把来解闷消遣，也无心看一全本。只见他没情没绪，庞儿渐渐清减，日日望吴老回来。

已是七月初旬。一时寄回家书，说圣上命他为平远侯献蛟幕府记室，如今又要边上去了，来岁也不能够回来；又说京中不知怎地，闻知他小姐才貌双全，许多皇亲贵戚都来求亲，他尚未曾轻许，雪婆将此信报知江家，江潮的忧闷越加了十倍。吴小姐一向深忆江潮，外貌分毫不露，心上相思无限，见了家书，夜夜枕边流泪。

一日，雪婆适到吴衙，小姐遣开晓烟，对雪婆道：“婆婆，此事已属渺茫，央你复了江家哥哥，吴媛此身已与江郎有约，誓不失节于人。只是今世姻亲常恐不能成就，教他另择名门，万勿以我为念。异日倘有风波，我惟有一死谢江郎而已。”言毕，欷歔不止。雪婆口里把好言劝解，不觉腮边也堕下泪来。小姐头上拔取江潮的紫金挖耳，又在手上探一只紫金双龙钏儿，叫他送与江郎，以为绝念之物。

雪婆不敢迟延，一口气奔到江家，悄悄的到书房里来，见了江潮，将二物递与他，说道：“吴小姐多多拜上相公，送此二物，只恐姻事不成，是绝念的意思了。”江潮呜咽不胜，不能回对，接了簪钏，将簪儿插了，钏儿戴在臂上，对雪婆道：“婆婆，你一向担当，难道如今就是这样罢了？”雪婆道：“老身因见你两个一对玉人，秀才风流倜傥，小姐钟情特甚，故此用尽心机，要成就你们这一天好事，谁料事多反复，教我无如之奈。老身向来只道小相公是个情种，吴小姐略不在意，说着相公相思的模样，他并不开口，似乎忘情者；谁知小姐的相思比相公更深几倍！今因见了父亲的书信，说圣上命他做了献平远的记室，要随到塞上去了，急切不能回来；又说不知京中怎么闻得他家小姐才貌无双，无数皇亲贵戚都来求婚，他因珍重其事，概未见允。小姐心知此事难成，教老身到绣房深处，屏退侍女，关了房门。见他玉貌低徊，花容惨淡，春晖笼蕙风，已知梦断萧郎；秋水滴寒珠，谁知偏成薄命，娇滴滴的说道：‘婆婆，此事已属渺茫，央你回复了江家哥哥，吴逸姝此身已与江郎有约，誓不失

节于人，只恐今世姻亲不能遂愿。倘有意外风波，妾身惟一死谢之而已。’乃将相公所换金挖耳并小姐幼时所戴金镯一只，付与老身送上相公，教相公另择名门，勿以小姐为念。说罢，郗歔不止，连老身也出了许多眼泪。老身若是隐瞒了，不对相公说知，是负了小姐一片至诚苦心。宁可说与相公知道，再与相公算计一个万全之策，周全得你们两个，才是个有始有终的雪婆。”江潮闻了这段言语，泪如涌泉，哭个不住。雪婆着实安慰道：“小姐心坚，夫人意允，老身又是个不爱财的有力媒人，只为吴老爷在京，故有许多周折。若央人到京一说，姻亲指日可谐。相公不要想坏了身子。据我看起来，异日必然就绪。”江潮拭泪道：“京中无数皇亲贵戚求亲，吴老尚然不允，难道偏允我这一个寒儒？婆婆休要痴心！只是小姐深情小生未能寸报，奈何？我久有一言，未曾与婆婆说，意欲写书一封，并诗数首，寄与小姐，不知婆婆以为可否？”雪婆道：“小姐既然寄簪钗与相公，难道相公倒无回敬？老身情愿做个瑶池青鸟与你寄去。”江潮即展花笺写起书来。雪婆道：“相公，你自写书，我到娘娘哪边去回复一声。”江潮道：“你在我母亲面前不要回绝了。”雪婆道：“自然。”

雪婆尚未曾跨出书房，适值陆氏走进来，见了雪婆，道：“啊呀，雪婆婆，为何不进来，倒在这里陪我孩儿说话？”雪婆道：“老身才到宅上，听得小相公读书之声，故此不觉的走了进来。今正要走来见娘娘哩。”陆氏道：“就在这里坐坐也罢。”雪婆道：“只怕妨了小相公的功课。我还是到娘娘房里去说话。”陆氏道：“吴老爷寄书回来，说奉旨做了献平远的记室，不得来家。这头亲事怎能够成就？”雪婆道：“娘娘放心。吴夫人既已口许，吴老爷事毕还家，自然成就的。”陆氏与雪婆一头说，一头走进去了。

江潮写就了书，又写自己的年月日时，并诗数首，封在书里。寄来金钗收藏书篋，仍将这只紫金挖耳并自己幼年所缀白玉双龙结一枚，揣在怀中。候雪婆出门，赶上去，拉到一尼庵中，垂泪说道：“你去对小姐说，江潮有何德能，蒙小姐眷爱至此？今生若不能与小姐为夫妇，有死而已，决不另娶！谨奉字一封，江潮庚帖一事。承小姐见赐幼年所戴紫金钗，谨已珍秘怀中，我亦将昔年所缀白玉螭盘一枚奉答妆前。所换金簪，小姐见还，是明明见绝我了，我何忍心将原物奉璧？央你仍将我的挖耳送去。若小姐立志坚牢，永无他念，明日幸传好音。”雪婆唯唯惟命，对江潮道：“天色已晚，老身今到吴衙，明日午刻即来叩报。”江潮叮咛道：“这事必须机密，不可被人看破。书须藏好，不可遗失。倘被人拾去，则我与小姐的声名俱坏！性命以之，千斤之担全在婆婆身上，日后不忘重报！”雪婆道：“不劳吩咐，其实不敢欺！这样事老身极在行的。”说罢头也不回而去。江潮走到家中，把自己写与小姐的书逐句记忆

，不觉伏几假寐。

却说雪婆走到吴衙，一径进小姐绣房中去。只见小姐穿着白纱衫儿，倚着栏杆，凝眸不语。雪婆近身，小姐惊道：“你来了么？可曾见江家哥哥，说些什么？”雪婆道：“怎的不见？那江相公的相思病索害了他！我述了小姐的言语，他一字也回答不出，泪如泉涌，呜呜咽咽的哭个不住，但不敢放声。老身只得把好言劝解，他方才收泪。恳求我寄书与小姐，是老身不肯，不曾与他带来。”小姐道：“兄妹之你，寄书谅也不妨，可惜不曾带到。”雪婆道：“老身只恐小姐嗔责，书是未曾带来，止有江相公的庚帖叫我送与小姐。他说，江湖有何德能，感蒙小姐眷爱至此！江湖此生，若不得与吴小姐为夫妇，有死而已，决不另娶的了！送去紫金钏儿，江相公已收为秘玩，这白玉螭盘一枚，也是江相公幼年所缀的，叫我奉答小姐，金簪他不肯收，仍叫我带来，以见两念不绝之意。”吴小姐闻之，玉容凄惨，将簪儿插在鬓边，把玉结细玩，藏在怀中。雪婆方才拿出简帖，双手递与小姐。原来把彩笺叠个精巧方胜，颠倒写着鸳鸯两字。小姐拆开道：“呀，原来是封书儿！”雪婆佯怪道：“他说是他的生年月日，嘱我奉上小姐。若是情书，老身焉肯替他送来？小姐，你休看罢！待我原拿去嗔作他。不然拿来首与夫人，但凭夫人处置了他罢！”夺了书儿望外就走。小姐笑道：“雪婆婆，是你带来的，却要去首谁来？你在我跟前，何必恁般做作！”雪婆转身，笑道：“老身唯恐小姐见责，故此假意装憨。今小姐既发慈心，不但江郎之幸，亦老身之幸也。”

小姐接来看时，上写道：

江潮顿首，顿首，奉书于吴小姐逸姝玉人妆次。缅自支硎邂逅，匆匆数语，遂成契阔。潮虽兀坐书斋，无寸刻不神驰左右也。昔者新覩仙姿，迄今惟存寤寐。闻蕙气之袭人，尤存衣裙；恨春光之不再，徒靡予怀。窃讶卑人才非子建，貌愧安仁，何幸多娇，漫垂青盼。当日雁行钗谊，今复伉俪相期，俾潮荷恩难报，顶踵以之。窃欲仰仗冰人，缔为偕老。既承夫人之雅爱，口许无异婚书；奈今尊严之未归，心期尚迟凤小。承惠紫金龙钏，乃小姐幼年所佩之珍；敬奉白玉螭盘，亦卑人儿时所缀之物。金簪敬归妆左，原珍什袭于怀。若夫姻之不谐，夫复奚恨；而疾之永痼，赴愬无从，聊呈俚句，以见鄙情：

愁为青娥梦不成，秋风侵竹夜寒生。

语成无限相思泪，化作西川杜宇声。

其二：

今夕银河有鹊桥，轻云争拥楚宫腰。

牛郎值是偏多幸，何事人间路途遥。

其三：

梦作寒塘戏小鸳，广寒无路□□□。

枕□不是湘江竹，一夜□□□□□。

其四：

吩咐姮娥勿复哀，岂将仙□配庸才。

广寒疑是无消息，终古断肠未肯灭。

其五：

愿为杜宇泣花枝，血冷凝霜也不辞。

□□月娥清风杳，彩去深远不堪期。

小姐凝眸细看，珠泪盈腮，随将衣袖拭去，频拭频流，竟不能止。雪婆看了，也陪了多少眼泪。

小姐将书藏好，对雪婆道：“不知此事如何是好？”雪婆道：“老身看你们两个不但是一对绝世无双的美人，真是一对绝世无双的情种！他如今伫待佳音，你趁无人在此，写一封回书，待老身拿去，安慰他一番也好。”小姐害羞道：“怎么好写字与他？”雪婆道：“你把这小官人害得这般光景，难道要求你一个字迹儿就不值得了？”小姐只得展开春笺，雪婆早已磨浓了墨。小姐写就了书，才做得半首诗，只听得扣门之声，却是夫人声气。小姐连忙收拾，草草封了，雪婆把来藏在身边锦囊之内，开了房门，出接夫人。

夫人进房坐了，对小姐道：“有便人到京中去，我要写一封家书，寄与你爹爹。闻得你爹爹要边塞上去，如今劝他上疏辞归。我已写就了书，你试展看一遍。”上写道：

拙妻李氏谨奉书于老相公尊前：氏从十七结缡，奉侍箕帚。不幸无子，深切伯道之忧；而掌上明珠，幸作闺中之秀。但老相公桑榆暮景，奚堪北走塞上？女孩儿青春渐长，亦宜早偕秦晋，岂可耽误芳年？闻都中求亲者众，此事最宜慎择！若距在异乡，甚多不便；不如即嫁本地，朝呼夕至，暮年方不寂寞也。幸老相公裁之！家中祖业无人可托；委之臧获，必有弊端。劝老相公即上疏辞归，庶使老妾母子有所依倚。近有江姓潮名者，倩媒与女执柯，即老相公日前所赞赏之儿，因老相公远宦燕都，老妾未便擅允，庚帖尚未敢发。此系大事，求老相公速归定夺。万嘱！万嘱！

雪婆闻说江潮亲事，喜不自胜，对夫人说道：“小姐是夫人所生，难道夫人做不得一分主的？庚帖既不欲出，只求夫人在家书上改一个字，便见夫人俯允之意了，此老妇人本为夫人，非敢自为。夫人若说未便擅允江宅，则老爷必允北京，小姐远嫁几千里之外，必得数年方能一见，夫人老年暮景，举眼谁亲？不如说已允了江宅，老相公自无他说，夫人、小姐日后可以相傍，岂不美哉！只求改这‘未’字作‘已’字，妙之不己。”夫人道：“我岂敢说已允女儿大事？道不得个妻夺大权么！”雪婆拿了笔，扯了夫人的手去改，夫人道：“这等大事，老婆子不知就理，只管苦缠。”雪婆情急了，跪了下去，叩头不已，说道：“夫人改了个字，我雪婆方敢起来。”夫人把笔来虚画了两画，骗他道：“改了，改了。”雪婆又叩了两个头，道：“多谢夫人！”方才立起，夺简帖来一看，原不曾改。夫人只道他是不识字的，故让与他看，原来雪婆甚是跷蹊乖觉，见字不曾改，只不说出。小姐也要附字几行与父亲，劝他莫往边庭，强加餐饭，以此未封。夫人偶然如厕，雪婆见夫人不在，自己悄悄把笔来改了书上的‘未’字做了‘已’字，但字样粗大，略觉不称，连忙藏好。小姐的字尚未写完，雪婆劈手夺去封好，比及夫人走来，小姐含着笑儿在那里印图书了。夫人道：“为何恁快？”小姐红了面孔，不说其的。晓烟在小姐背后笑嘻嘻的刚说“雪娘娘”三字，小姐低低道：“禁声！”晓烟不敢说了。夫人正在疑惑间，只见妇人传说“催书的在门首了”。夫人只得写了“平安”两字，交付来人，又赏他三两盘缠去了。雪婆陪小姐夜膳，就在小姐房中与晓烟同睡。小姐花容添喜，雪婆也甚欢欣。有诗为证：

氤氲殿畔有良柯，惜玉怜珠计甚多。

世上有情宜感念，家家应祀雪媒婆。

第十回 江潮看情书 弄儿施巧计

秋容明远，渐染遍枫林，叫残征雁。宋玉伤情，莫诉月娥清怨。凄凉寒影依蟾殿，恐难禁愁容不惯。绣房深处，相思一减，寄与乔才见。甫得见佳人香翰，洵才华可喜，贞心堪羨，身许寒儒，情致令人凄惋。梨花梦怯三更雨，冷芙蓉霜侵风战，雪婆忠尽，柳婆怨结，弄儿偷算。

右调《疏帘淡月》

话说江潮伫候佳音，初八早在门首望起，直至近午，只见雪婆远远的来了。江潮奔到近身，问道：“雪婆婆，小姐有回书否？”雪婆笑嘻嘻地道：“原到尼庵中去说。”江潮扯了雪婆，走到尼庵，将前事细说了一遍。江潮闻知雪婆叩头求改家书的真情，不觉下拜起来。雪婆道：“有人瞧见反为不美。”将小姐的回书递与江潮，江潮就要拆开，雪婆道：“此书不可轻拆。且到相公书

房中去，方可细细观之。”江潮一同奔至家中。

雪婆先进去与陆氏说话，江潮在书房拆开书来，只见墨花清艳，字迹端妍。上写道：

薄命妾吴姝字答江兄：别来魂梦萦愁，泪丝不断。妾以菲质，谬辱垂情；咫尺天涯，丰仪难见，妾惟仰慕君子，矢志相从；所恨不能自主，徒伤寸肠。薄命此心，有死无二；至于离合之故，总属于天。承赐贵庚，铭之心骨；倘姻缘不就，妾身必无永年。当为殉葬之荣，以表来生，不负君子。临笺涕泣，不知所云。菲言三首，聊纪相思之况。诗云：

杨柳空余万缕丝，人前浑似不相知。
梦回无限相思泪，尽日凭栏独锁眉。
其二：

对镜青鸾舞不休，断肠原是为牵牛。
江郎若问容颜好，近日容颜尽带愁。
其三：

秋风侵竹落桐花，青节亭亭不少斜。

江生见后边少了二句，正在沉吟之际，早见雪婆出来。问其缘故，雪婆道：“小姐写未完，见夫人来到，仓皇急遽就封好了。”江潮拭泪道：“可惜！可惜！”雪婆道：“娘娘又眠在床上，老身不敢惊动，且去再来罢。”江潮感雪婆加意出力，又取白银二两送他，雪婆假逊了一回，收了。江潮道：“今日甚是亏你，停几日就来走走。”雪婆应允而去。江潮把小姐的书重新展看，藏在怀中，如至宝一般。

谁知雪婆一去，过了一月杳不见至。江潮常走到氤氲庙前，只是锁门在哪里，访问邻人，都说不知。只得走到洛神桥，又不好进吴衙动问。在右观望，只见有管家出来，江潮面重，一溜烟的走归。自此相思越重，寝食都忘，又不好与人商量，左思右想，再无计策。

看官，你道雪婆为什绝影不来？原来有个缘故，被人暗算，在吴衙跌坏了腰，回来不得，睡在小姐外房。晓烟日奉汤药，小姐也时常看他。暗算的人你道是谁？原来小姐的乳母柳婆，就是那丘先生与那丘石公的嫡亲姑娘。幼年嫁与柳庄人家，其夫是杀猪的，浑名叫做柳千刀。柳婆三十四岁上生了一女，叫做弄儿，就进吴衙做了阿奶，领这小姐大的。因柳婆为人循谨，小姐爱他，且其夫已死，就住牢在小姐家了。其女弄儿幼时过继与人，后来长大，就嫁在丘

石公的堂兄为妻。那堂兄不久病死。有些薄产，且有了一个孩子，倒守了七八年寡。这丘石公年虽二十，并无妻子，与寡嫂贴壁居住，行奸卖俏，遂有陈平之行。石公貌虽不扬，其实倒有本事，与弄儿竟似夫妇一般，哪里管伤着天伦，难逃皇法？真正是衣冠禽兽！这些外人做了一支《油儿》嘲得好：

守节励冰操，数年来，泪暗抛。可怜冷落芙蓉貌，阴中似烧，今番怎熬？暂将叔叔通宵抱。莫相嘲，牌楼休造，就死也风骚。

闲话休提，单道这弄儿，一日到吴衙来看母亲。柳婆患病在床，见女儿来，悲啼不止。弄儿问道：“母亲时常欢欢喜喜，为何今日如此悲酸？”柳婆道：“我因受了郁气，教娘日夜熬煎，你兀自不晓得哩！”说罢，又呜呜咽咽的哭个不住，弄儿再三抚摩，道，“娘有什气，说与做女儿的知道。”柳婆教他关了房门，坐在床上，道：“我儿，我因吴小姐心偏，厚待那穿珠点翠的雪婆，把我放在一边，故此气出这病来。”弄儿道：“娘，吴小姐禀性温淑，做女儿的极心服他，今虽把雪婆待得好，自然不忘你的乳哺之恩。娘不要气恼。”柳婆道：“女儿，你不晓得，说与你知，你也着恼哩！”弄儿道：“娘，你且说来。”柳婆道：“前初八日，我见那卖旧衣的婆子来，我要买一副裙衫。与小姐说，要银一两五钱。他说：‘爹爹不在家，银子哪里有？’我也就不敢开口了。谁想歇不多几日，特特将白银一锭，送与雪婆做衣服。教老娘怎地不气？”弄儿见说，也恨她厚薄不均。柳婆道：“我今日不恨小姐，只恨那老乞丐，若可逐得他去，我就死也甘心。”弄儿道：“小姐爱他，如何摆布？只好暗算他，方是现在功德。”柳婆道：“怎生暗算？”弄儿附耳道：“如此，如此！”柳婆道：“妙甚！明日早为之计。我的卧房与小姐的卧房止隔得一重墙垣。不要说了，明日依计而行。”当夜，母子同睡不言。有诗为证：

雪婆竭智为鸾俦，谁料风波又起头。

今夜弄儿施巧计，教人暗里却生愁。

柳婆怀恨雪婆，与女儿弄儿设计，明日起来，柳婆母女只说来看小姐，扯了雪婆，道，“今日无雨，我母女同你到花园凉亭上吃三杯，如何？”雪婆不知是计，道：“多谢你母女这般好心。”到了亭子上，摆上酒果，将雪婆灌得烂醉，然后回来，中有一条小桥，两旁都是栏杆，柳婆扶了雪婆走去。他母女久知北边栏杆是不牢的，柳婆靠着南边，用力将雪婆向北只一推，弄儿在后面，又乘势将朽栏杆一拉。雪婆要跌将下去，一手挽住柳婆臂膊，两人都滚下水里去了。雪婆跌在石柱上，伤了腰；柳婆跌在雪婆身上。虽然不致大害，两个人都在水中咕嘟嘟的吃水，幸有园丁看见，慌忙救起来。雪婆行走不动，扛了

进去。柳婆女儿扶了，各换衣服。正是：

害人害己，害己害人。

皇天有眼，莫谓无神。

自后雪婆卧病。小姐也有些知觉，甚是怜爱雪婆。过了几日，弄儿接母亲同回家去散心解闷。这是七月十三夜，适值丘石公夜夜恋着弄儿，见他同了老厌物回来，有些碍眼，也免不得走来假殷勤一番。他道：“姑娘一向纳福？”柳婆道，“我的儿，你做姑娘的不死，在此现世，有什纳福！”丘石公惊讶道：“姑娘，你在吴衙有什不好，出此怨言？”柳婆将委曲细细说了一遍。丘石公未及听完，咬牙恨道：“嘎！是了，原来就是江潮这小畜生，躲在阴沟洞里，思想天鹅肉吃。有此缘故！侄儿时常要寻这小畜生的破绽。我在洛神桥、柏梁桥一条路上，穿珠点翠的雪老乞婆哪里，撞着他十余次，原来如此！”柳婆道：“大侄儿在江家处馆，我也晓得，不想就是雪婆所说小姐的对头。我且问你，他有何得罪于你，你这等恨他？”丘石公将前日慢待他的情由细说一遍，道：“这小畜生！待侄儿处置他一番，连雪婆与吴小姐也自出丑。姑娘不要气。”柳婆方才欢喜，那丘石公候柳婆睡熟，仍与嫂子谐其旧好，这正是：

贾氏春魂频化蝶，韩椽行止惯偷香。

第十一回 丘石公巧骗分金 江信生透知奸计

尘世钱为命本，仙家银作真丹，西天活佛坐金莲，冥界也须锭缎。有宝强徒也喜，无财妻子憎嫌。友朋今日仅为欢，莫笑贪心无厌。

右调《西江月》

再说丘石公千思万想，要摆布江潮，心中定计，不如原去与他拉了分金，请一妓女，令他同睡。就把酗酒宿娼先弄落他的秀才，然后处他一个尽情。计议定了，即到姬贤家来，对姬贤说道：“前日拉分金之说，江信生原说秋间方可，如今姬兄怎么反不说起了？后日八月十五中秋之夜，姬兄同小弟去拉齐众友，即日去请了下妙娘，唤只大游船，不怕江信生不去。”姬贤道：“小弟正在此要完这段公案。丘兄且在家下用些现成朝饭，同到各家去走一遭。”丘石公也不推辞。只见酒肴齐至，大酌一番，吃得半醉。

乘了酒兴，先到路玉贞家。拉了玉贞，到李霄家。李霄不在家里，管门的道：“我家大相公出去赴宴，晚间就回来的。”丘石公道：“烦你说一声，白蝠巷丘相公来拉分金，请江信生相公游虎丘的。明早千万送至姬相公府上。

”管门的道：“晓得了。”三人又去拉丁沈彬。一齐又走了数家，都推托不与

。丘石公道，“只是李兄不在家，我们就此四分，大家增出一两，江信生也要他出一分，小弟也出半分，就是十五两五钱了。何优不成胜会！”姬贤道：“丘兄是个分头，决不要你出的。江信生兄他虽肯出，我们也难要他的。”丘石公道：“学生是极肯出钱的，只因近日偶然乏钞；那江信生岂有不出分金之理？学生自有说法，不怕他不从。”说罢，各人作别，散归。

明晨，丘石公又到姬家，坐未定时，只见李叔夜先来。一个美童跟了，手中拿一拜匣。李霄与二人揖罢，道：“昨日失迎，得罪！得罪！”遂即开了拜匣，拿出分金一封，上写二两，又红单帖一张，上写盟弟李霄拜。丘石公道：“兄不晓得，与分者少，各人要加一两。”李霄道：“教小价回去再取一两就是。”丘石公道：“妙！妙！姬兄，你也称了出来。”姬贤道：“我昨夜已称在此。”即在书橱内取出，递将过来。开包一看，见是足色纹银，共十余件。他捏在手中，又叫姬贤取匣等出来，各要面称。姬贤去取匣等，丘石公藏起一块，又拆那李霄的一封来看，却是大小三件，不好偷拽。姬贤拿等子到了，将他的银子，与姬贤面数件数，道：“财上分明，你看一看。”故意手忙脚乱的，把银子都泼在地下。姬贤拾起，只称得二两七钱。丘石公道：“不作折的呢。为何只得二两七钱？”姬贤道：“小弟昨夜原是这等子称的。”丘石公道：“难道学生手热，拿得一拿，就没有了三钱不成？”李霄道：“看地上，只怕还有一块来。”姬贤数一数，果然少了一件，明知丘石公偷了，只得又加了三钱。李家的童子也取了一两头来了。路玉贞，沈彬分银齐到。丘石公借口代劳，意欲尽入私囊，亏那沈文全说道：“丘兄做了分头，也过劳重了。如今竟该安乐吃酒，将分金付与小弟，一应使费，俱是小弟料理。”在他手里竟将银包夺去。丘石公怒道：“这明明是不托小弟了。”沈彬道：“丘兄说哪里话？”口里虽如此说，将银包紧紧捏在手中，不授与他。丘石公心中恨极，敢怒而不敢言。沈文全道：“就此同到江兄家去。”丘石公只得同行。

到了江家，江潮害了相思，雪婆杳无音信，坐卧不安，饮食俱废。是日向午尚卧榻中。见众友来，只得勉强起来。姬仲亲附耳说其详细，江潮对众友道：“小弟近来身体惫甚，承诸兄长殷殷美意，小弟怎敢推托？只是羸弱之躯不堪跋涉，只求略缓数日，待贱恙稍痊，方可奉领诸兄长雅意。”众人道：“小弟辈因兄有恙，故拉分与兄遣病，兄若再辞，小弟辈太觉没趣了。”江潮见推辞不得，只得允从。丘石公假作殷勤谄媚之态，趋奉信生，说道：“今日弟辈回去。唤了游船，请了妙娘。明日是八月十五日中秋盛会，诸兄必须晨刻登舟，往虎丘为竟日之乐。”相别出门。沈彬到了家中，即吩咐家童定船请妓。

明早，众友果然侵早到沈文全家。早已备下早饭，专等江信生到来。李叔夜道：“今日是我们做主人，专为请着信生，也该写一联名帖请他才是。”众

友齐声道：“有理。”沈文全即将红吉柬遣家人去请，说道：“各位相公俱到了，立候江相公登舟。”谁知丘石公又生奸骗之心，即同沈使来到江家，故意打发沈使先回，遂私对信生道：“众位美情，各出分金三两。他们意思，道是用不来，也要江兄出一分，但不好说。学生的愚意，兄不若出一分，日后免得还席。”信生道：“有理。”就在书箱里取出一封银子，上写着“小弟江湖具分金三两”。丘石公双手去接在手里。江信生是个乖觉的人，道：“丘兄，小弟灯下称的，因不凑手，尚缺二钱三分，只恐众友面上不好看，待我补了何如？”丘石公是个贪心最重的，说道：“正是！正是！兄快补凑了。”信生接了信筒，到里边去躲了一会，走出来道：“家父说道，你先同丘先生去，我自着家童送来。”丘石公变色道：“嘎！令尊若是这等说，明明是不要他们受了。学生是兄好友，一片为兄之念，故此算计吾兄出了一分，免得日后还席。待小弟袖了去，不要声张。若今日吃了他们的酒，日后也得十两银子使费。难道学生就顶了你的不成？”信生道：“小弟岂有疑兄之理？适才家父道是小弟病躯，再三不要小弟去，是家母勉强放小弟出来的。若再去说，家父必不放小弟去了。分金自然着小价送来，待小弟进了门，再走到门首候小价送来，悄悄的袖来，会与吾兄，转送诸兄就是了。”丘石公道：“吾兄究意不肯相托，也只得罢了，何必如此支吾！”信生笑道：“丘兄不要说这样话，小弟少顷付兄便了。”

到了沈府，信生与各位奉揖。丘石公拘定了信生，要他门首去，望那分金入手。信生与沈文全略丢眼色，道：“沈兄，小弟病余，不知庞儿消瘦得怎么样了？顷因丘兄立待，不曾照镜，弟要到兄书房中去，借镜儿照照。”文全携了信生的手进去，丘石公着急了，忙扯住信生，道：“你倒忘了？”信生道：“就出来的。”丘石公却要随他进去，沈文全道：“此紧贴内室，江兄可以进去，丘兄不当稳便，请留尊步。”丘石公没趣而出。信生与文全略言其故，叫沈文全从后门抄出，信生急忙出来，与丘石公同在外面去望家人。只见沈文全在前巷走将来，江宅家僮手拿拜匣随着沈生，沈生说道：“今日之约，是弟辈请兄，为何江兄也出分金？本是不该受的，只因今日用不来，只得领了。”丘石公见走了炉，登时气得手抖足麻，反恨江生巧计。原来，江生分金自己袖来的，见丘石公巧骗，若不与他，自己公然大怒，只说照镜，付与文全。文全教家人同在后门出去，家人自到江宅，叫江使捧盒而来的。江信生自己同石公出门而望，只说沈生偶然撞见江使，受了分金，使丘石公不好怪他。丘石公乱嚷道：“这个是再不该受的！沈兄还是回他转去的是。”他指望回转去，自己又好骗他的。沈文全道，“何劳丘兄如此过逊。”竟自拿了封儿进去。石公好生难过。

众人吃过早膳，沈家人禀道：“酒船酒席俱已停当，王妙娘将次到舟中了，请众相公下船。”众人大喜，走到舟中，看那船，是第一号的大船，不特宽转，更加精洁，众人道：“叫了这样大船，只恐用不来了。”沈彬道：“如用不足，都是小弟罢了。”沈文全在袖中取出帐目来看，上写：

舟金，白银二两足；
王妙娘，白银十二两足；
包备酒盒，白银六两足。
酒米在外。

众友道：“这样说，兄又多出了一分了。”沈生道：“些许小事，何足挂齿？”正说话间，只见一乘暖轿抬了王妙娘来了。众人看他下了轿，落了船，从从容容，依次相见，真是无限妩妍，嫣然凝媚。怎见得？但见：

新月为眉，轻云作态，玉容清冷花难赛。懒庞吹落粉痕香，秋波转处人无赖。一朵余春，万种情绪，可怜偿尽烟花债，芳心夜夜度新郎，樱桃下面疑如海。

右调《踏莎行》

众人见了，尽觉销魂，惟有江生淡然不顾。那妙娘细看少年：见丘石公貌丑异常；沈生面如冠玉；路玉贞清雅可人；李霄精神发越；姬贤如妇人处子，秀色可餐；兼众美的恰是江潮一个，却倒不来亲近，若有所思。妙娘各问姓名居址，反来偎傍江潮。谁知江潮心里忆着吴小姐，哪里看得妙娘入眼？江潮暗将吴小姐与妙娘相较：那妙娘虽美，果然万不及一，吴小姐亭亭玉质，端重天成；王妙娘袅袅柳姿，风流口赋。一则真色凝香，深毓闺中之秀；一则春魂流媚，惯呈墙外之娇。捧明月之珠，难为鱼目；亲海棠之艳，固贱桃花。但月殿仙姿，梦托青峰湘瑟怨；章台春色，心嫌舞絮曳枝长。意悬碧汉星辉，厌杀青芜萤火。

沈文全见王妙娘有意，江信生无情，说道：“江兄，人孰无情，亦复谁能遣此？王妙娘这般有心，你却无情无绪，却是为何？”丘石公与众人都说道：“今夕佳期，必不放信生过的。”信生心中忧恨，不好回言。有诗为证：

才子佳人自有俦，相思无限倍添忧。
风流不染闲花草，赢得箏声也带愁。

第十二回 巫女有心荐枕 楚襄无意为云

情苗自古钟才子，况是风流美如此。多情今反似无情，却使多情肠断耳。

春心难系相思字，蜀帝春魂今未死。巫山神女总销魂，楚襄心系深宫里。

右调《玉楼春》

且说妙娘注意信生，问道：“江相公，你青春几岁了？”信生道：“一十六岁。”妙娘道：“正与贱妾同庚。不知相公是几月生的？”信生道：“十二月。”妙娘道：“贱妾也是十二月生的。不知相公是几日？”信生笑而不答，妙娘嗟叹。以次坐席，众友命妙娘与信生同坐。先奉信生的酒，命妙娘歌曲侑觞。妙娘轻转香喉，歌道：

尽是风流年少，见江郎如玉，使妾魂销。巫峰清梦已相招，烟花敢拟称同调？琼浆满从，云英意饶。裴生玉杵，殷勤订交。残红何幸亲兰草。

右调《皂罗袍》

众友俱赞妙娘捷才，有意江郎，就制新曲歌来奉酒，谁知信生略沾一滴就不饮了。妙娘各唱一曲奉劝各位。信生决意不饮；路玉贞天性不吃；李霄是见酒便醉的；姬生量窄，因美人相劝，勉饮几杯；沈文全生平豪举，欢呼畅饮；惟有丘石公饮了几十大觥，发狂起来，挨着妙娘肉麻绰趣，无所不至。妙娘虽是个妓女，只好斯文调笑，见他如此光景，也自怕他。

正饮酒间，不觉已到虎丘了。众人起来，各处游玩了一番，风景自不必说。闲玩多时，日才西转，家人带着水火炉并茶具。明月初升，尽坐在千人石上。四个侍女，吹箫弹瑟，品竹鼓簧，妙娘歌出绕梁之声，真正莫愁复出，其实动人。唱道：

吹遍东风春光好，柳陌莺簧巧。深闺竞细腰，薄倖王孙，芳草天涯道。镜里玉容消，被他误了倾城貌。

青鸾影，妆如寂寥。香罗带，襜衫不牢。梦寻他悠悠路杳。倚珊枕，泪痕交。倚珊枕，泪痕交。

起观双飞燕，泪暗抛，朱颜竟付空闺老。春色飘零情犹恼，痴心还忆郎年少。可爱丰姿玉貌，何事无情，暗把琴弹别调。

绝无音耗，羨弄玉秦楼，跨凤吹箫。教人空想着，昔日始相交，誓同求好，这冤家风流俊俏。今日空余恨，何处笑相邀。短行狂且，负奴不小。

青春过了，这愆期非是一遭，掷钱卜课都虚渺，想着他，别恋多娇。教奴花钿慷贴，恨怎消？云鬓零乱忧心悄。最难禁，孤灯良宵。最堪恋，寒衾夜迢。

。

真堪恼，负心的念已抛。要重谐，说也徒劳。要重谐，说也徒劳。书寄去反贻嘲笑，岂无人只敝貂，这相思没下梢，趁今日莺花事来凋，犹喜得倾城貌

尚娇。步邯郸无不魂销。步邯郸无不魂销。我只得别寻俊俏，且羞他这一遭。且羞他这一遭。

风流何事情偏少，空有这子都容貌。不知你今夜幽琴向何处调。

妙娘歌一曲，奉各位一杯。江生不饮，众人苦苦相劝，他反愁容满面，泪下沾巾。众友失惊道：“今夕之乐可谓畅矣！西子在座，兄反向隅，是何缘故？”丘石公虽醉，心性极奸，挨近江潮，抚了他的背，道：“江兄心中有事，何不直向我说？我有昆仑手段。”江潮拭泪道：“其实并无他故，兄何苦苦猜疑！”妙娘偎着江潮道：“江相公似有所思，故此奚落贱妾。”丘石公不觉道：“江相公自有洛神桥的好好在心，哪里有情于你？你枉有心！”江生心里吃惊道：“他如何得知消息？”心下如芒刺一般，他竟不曾出口。妙娘复唱几支清音，众友极其酣畅。

已是二更天气，凉风袭人，明月皎洁。路玉贞酒又不饮，嗽将起来。众人齐声道：“下了船罢。”童仆收拾酒肴，各位下船就寝。原来沈文全原打点在舟中住夜的，收拾五副铺盖，极其华丽，分作五处。惟有江信生、路玉贞毫无酒意，丘石公狂态可憎，沈文全豪放可羨，李叔夜、姬仲亲俱已半醉。妙娘也是醉的，对众客说道：“贱妾有一句话，未知众相公可听否？今日东道，闻得各位相公特为江相公而设，江相公童年美丽，又是这般端重老成，贱妾羡慕之甚！妾虽烟花贱质，零落残姿，虽不敢自荐枕席，若得亲傍江相公丰肤，道得个蒹葭倚玉，则贱妾死且不朽。”众友齐声道：“妙！妙！”江潮道：“虽承妙娘美意，这事断然不可。”妙娘再四恳求，江生立志不许。沈文全道：“江兄如此正经，也是难得。小弟若再强他，也是得罪多矣。妙娘是小弟旧识，在后舱伴我如何？”妙娘口虽应允，不觉珠泪双流，执着江生的手道：“江相公既是这等，我先去睡了。”妙娘与沈文全先去后舱大干。那丘石公只因惧怕沈生，不敢放肆，见沈生同妙娘去了，心痒难熬，一腔之火，恨那自己的嫂子又不在，寻这妙娘随来的四个女侍们，都在后舱去了，正在没法之际，抚着江潮，做许多丑态。江潮是不醉的，也不睬他，自己去和衣睡了。那姬生年止十七岁，容貌如处子一般，醉在缸中。丘石公去抱他亲嘴，把他打搅了，惊动江潮，喊将起来。众人惊醒，尽知石公作祟。石公见灯未灭，众人都来，也觉没趣，只得去了。左思右算，一夜不曾合眼。

众友睡了一觉，已是红日初升，起来各人梳洗，鼓棹而归。到了河头，那请妙娘的已有四五家大来头，在沈府门首候久了。妙娘只得别去。秋波一转，犹有系恋江郎之意。有诗为证：

灵妃湘瑟怨无穷，一点幽情未可通。

宋玉伤秋原有为，肯怜墙外一枝红？

第十三回 柳婆子归家设计 丘石公伪写情书

神鬼千般奸计，变态浑如魑魅，何处可提防？早是深闺聪慧。聪慧，聪慧，玉碗金瓯几碎。

右调《如梦令》

不说江潮回去日夕相思，且说丘石公思量要害江潮，只是不得其便；要把那饮酒宿娼的事情申向学院，又是众友同知证见，说他不上。当日归家，见了嫂子，妖妖娆娆，先问嫂子道：“姑娘吴衙去了么？”弄儿道：“今早拉了潘娘娘，同到玄妙观北寺里烧香去了。”丘石公道：“如此正好了我们心事。”乃闩上了房门，与弄儿做了一篇文章。刚了大结，柳婆已回来扣门。二人忙整衣裳，开了房门。柳婆久知此事，也是司空见惯，竟不问起。丘石公道：“姑娘出去烧香，曾会那张和尚、李道士么？”柳婆笑道：“儿嘎，我是老人家了，怎比得你们后生家，来说这样风流的话。”丘石公笑道：“却不道女人入土方休哩！”柳婆道：“闻你做分头，拉分子与江家小官人虎丘遣病，可有这事么？”丘石公道：“正是有的呢！”柳婆道：“哪小官人雪婆说他十分标致，果然生得如何？”丘石公道：“美是美的，只是心地不端，他只指望天鹅肉吃，昨夜席间，王妙娘要与他睡，他只是不肯，暗自流泪。像是与吴小姐有帐的一般，不然怎么这等相思得紧？”柳婆骂道：“天杀的，说这样话！我家小姐住在深闺，也是我们这样人家诈眼诈瞎，胡乱[说]得的？”丘石公道：“姑娘，你且细细寻思，有雪婆这个歪货，或者牵引见面也未可知。虽未曾真个云云，风情却是有的。”柳婆一闻“雪婆”二字，不觉的咬牙切齿，连小姐也怪将起来，道：“儿，我做姑娘的活了许多年纪，并不曾受这样殴气。你说与我出气，怎么今日倒不题起了？”丘石公道：“我千般算计，那江小畜生十分乖觉，用尽心机，弄他不得，正在这里要与姑娘算计。”柳婆道：“我只恨那雪婆，与江家小官人又无宿怨。你是有仇，与我何干？”丘石公焦躁道：“姑娘，你也是这样不伶俐的！只因雪老乞婆与他两个通情，吴小姐为着他把雪婆好。姑娘，你不要出气也罢了，若要出气，不要说江小畜生，姑娘，你莫怪我说，连吴小姐也不得干净哩！”柳婆道：“罪过！罪过！我这吴小姐，冰清玉洁，怎么好说坏他！也不怕天理不容的么？”丘石公道：“姑娘，大凡男女大了，自谮风情。必竟吴小姐曾与江小畜生在哪里会过，故此两下有情。姑娘，你再去仔细想一想来。”柳婆道，“小姐自出娘胎，只有三月十六日支硎山去烧香，也是雪婆撩拨他去的。这日我也同在那里，只因人多挤散，晓烟、非雾伴着小姐在东边净室中坐了半晌。难道此时有什缘故？”丘石公拍手道：“是了！是了！江潮也是那日去支硎山还愿的。我在你大侄馆中，要同他

去，他有些却我之意，我不曾去得。你再记一记，可曾见一个标致学生子么？”柳婆凝思了一刻，道：“我记得了！我同雪婆扶小姐的轿，未进山门，在沿江大堤上。前面人烟簇拥着一个醉汉，那醉人舞将上来，刚值小姐的轿子与前面一肩轿子——坐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官人，生得标致得紧——两肩轿子交肩过去，挤了那醉人下水。小姐与那官人劈面这样一撞。”丘石公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柳婆道：“这小官人好心，拔金簪一枝，付与雪婆道：‘我与府上轿儿挤下醉人，各出些钞，雇人捞救起来方好。’雪婆也拔小姐金簪付他。因这醉人是别船上捞起来了，故此各换金簪，说姓名居址。也是雪婆穿珠点翠的主顾。是我不在心上，忘了他的姓名。这小官人虽然生得标致词

上一回 返回目录 下一回

| 古典小说 >> 吴江雪 >> 第十四回 吴小姐聪慧辨奸 老雪婆坐衙鞫贼
第十四回 吴小姐聪慧辨奸 老雪婆坐衙鞫贼

蕙质琼姿娇怯女，总毓秀深闺婀娜。胸谳戎韬，心藏机智，先觉奸人诡。唤醒雪婆知就里，便乔作坐衙吓鬼，险恶风浪，惊虞身世，珠泪如春水。

右调《雨中花》

那丘石公径踱到洛神桥吴衙里来。进了大门，管门的大叔拦住，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我家老爷不在家，一应医卜星相，都不许进门。”丘石公作揖道：“我是丘石公，只要寻那穿珠点翠的雪婆一见。”原来约着柳婆的，先坐在侧房等候，听见声音，走将出来，假做不认得，道：“相公何处，到此寻什么人？”丘石公道：“只要见雪婆一面，烦妈妈通知一声。”柳婆道：“啊呀！雪娘娘近日跌坏了，出来不得，困在小姐房里哩！”丘石公附着柳婆的耳道：“有柏梁桥江小相公，是与我极好的朋友。他如今患病，已十分危笃，死在旦夕，央我来求雪婆婆一见。”柳婆奔到小姐房中，将此言扬声直说。吴小姐与雪婆一吓非小。小姐附了雪婆的耳道：“难道江家哥哥病重，将此言泄向外人？只恐哪个走漏了风声，奸徒欺诈，也未可知。只是我心如刀割，若江家哥哥为了我，遂致如此，我亦不能生矣。你须扶病出去，一看真伪。不可不谨慎也。”小姐说罢，进房流泪。

柳婆扶了雪婆出来，见了丘石公。丘石公深深的作了一揖，雪婆回着腰，细看着丘石公，道：“啊呀，我老身从不曾相认，敢是问差了？”丘石公道：“我是丘相公，当今极有名头的饱学秀才，与柏梁桥江启源相公家的小相公——名潮，字信生，年一十六岁，极标致的这位小官人——与我是极好的好朋友，日则同席，夜则同枕，相怜相爱，浑如一身的。可怜他如今病危了。”雪婆早是乖觉，道：“啊呀，老身不过在江相公家穿珠点翠的老主顾。他自有病，告诉我怎的？”丘石公见色势不像，道：“雪妈妈，你来，我与你说一句言

语。那江相公有白金五两在此。”拿出一个大封筒来。雪婆虽无贪意，见了一封银子，就相信是真的。丘石公扯他，附耳说道：“江潮为思忆吴小姐害了相思，今数日汤水不进了，止有可丝的气，要通一信，无人可托。我丘相公，自幼爱他的亲近朋友，特央我转通一信，将绝笔情书一封要与吴小姐，讨一封回书。可怜他说道：‘有了回书，死也瞑目了。’望妈妈周旋，好把这五两头付你。”那雪婆不是贪他银子，忖道：“信是假的？书是假的？”竟参不透银子也是假的。见说江潮死在旦夕，丘石公假意流泪欲欧，雪婆终是女流之辈，也不觉掉下泪来。丘石公将书与他，送与小姐，雪婆踌躇不言，接书在手，说道：“这是哪里说起？只恐没有此事。倘吴小姐大怒起来，如何是好？”丘石公道：“江潮说道，都是你于中说合，你却骗我起来。”雪婆道：“老身从不晓得，如此，相公少待，待老身去问个端的。”拐将进去，见了小姐，只见惨淡容颜，泪痕犹在。雪婆述其缘故，小姐道：“雪婆婆，江家哥哥虽病，未必伤生。就是要寄书，必不与外人说知此事。若信是真的，簪儿、钏儿、印信也有一件两件为凭。难道一个从不识认的男子汉，我就肯将私情回书付与他？这人必非寄信的，必是江家哥哥的冤家，要陷我们二人于死地。死且不洁，败坏门风，莫大之祸。”雪婆道：“小姐言重，何以致此？”小姐道：“我若写了回书，他就把我亲笔粘在状上，告那江家哥哥，说他奸淫官家处子。亲笔显扬，我不得不死；我死，他又告江家哥哥因奸致死，他又不得不死；雪婆婆，你于中引诱，也不得不死。两家父母所靠何人？”雪婆道：“封筒上无一字迹，纵是假的了。难道五两这一封银子也是假的？”小姐道：“此人要骗我回书，其中必是瓦砾也。”雪婆大悟，通身流汗。小姐道：“如今快还了他的书，原封不动。”小姐又教了雪婆的说话。

雪婆拿了书，到外边去，对丘石公说道：“并没相干！老身略说一句江生，小姐浑如云雾，从不晓得。老身不敢拿书出来。敢是你这奸贼窥吴老爷不在家，设计来害我吴衙么？今有这书在此，可特地差人送到京中去。吴老爷是圣上命他做献平远的记室。他见了假书，奏过天子，来提贼人。不管他江潮不江潮，我们只认得你，不认得什么江潮！你在白蝠巷，与嫂子住在破屋里，我一向认得你的。”丘石公慌了，道：“雪亲娘好人，还了我书去罢！”雪婆见他慌了，越要发起狠来，拿一把椅子坐了，喝道：“我坐了衙，贼人跪下！奸贼，你这封假书是你真贼实证，哪个肯还你？今日若教人把你锁了，将老爷的图书帖子送你到府里去，只怕连你这性命也要送哩！”丘石公道：“我是秀才，谁敢拿我？”雪婆道：“你造了假书，污蔑清闺，职官的小姐，真正衣冠禽兽！还管什么秀才，胜过那黑夜杀人的强盗哩！”柳婆在旁慌了，道：“雪姑娘，这是我嫡嫡亲亲的侄儿，求你看我的薄面，还了他的书，回去罢！”雪婆

道：“既是柳妈妈的侄儿，写了责状，留下衣冠，暂时放这禽兽回去罢。”丘石公没奈何，再三求告道：“你们都是认得我的，难道我还敢放肆么？我就立誓与你听：丘石公若再设谋图害吴衙，即时九窍流血而死。”雪婆道：“罚咒我不听，只要写责状。”柳婆道：“我的儿，我叫你不要如此！你但怪江相公，与吴衙小姐何仇，就写起假书来。日后断不可如此。”雪婆道：“柳妈妈，天教你说出来！今日供状现在，你这花脸禽兽！今日吴衙大叔们偶然都不在此，造化了你。你拾得一顿好打哩！你若再迟一刻不写责状，大叔们回来，登时打你一个半死，还要送官究治哩！”丘石公慌得叩头乞命。雪婆道：“除下衣冠，快写责状！”丘石公只得脱下衣中，交与雪婆收讫。柳婆将纸墨笔砚交与丘石公。石公道：“责状是我常写的，只是今日吓坏了，文思不来，怎么办？”雪婆道：“待我念来与你写。若有半个不依，我也不要。”石公道：“依你，依你。”雪婆念道：

苏州府城内，系长洲县某字几图，兽儒丘石公，在家奸淫寡嫂柳氏弄儿，满城共著。今又无端设谋，要害柏梁桥江信生相公。闻知江宅曾央雪婆为媒，与洛神桥吴衙议亲。石公觐知吴衙上京去了，家中无人，顿起狼心，自己捏名造作江潮情书一纸，于九月初七日投送吴衙。口称江潮将死，希图谋害两家。为祸惊天不小，又拿假银五两哄诱雪婆，好心叵测。本日吴衙见书惊骇，登时获住本人。本欲送官正法，因有柳婆丘氏，系石公嫡亲姑娘，柳婆情愿保去丘石公本身并假书一封，假银五两；脱下四角紫微巾一项，污白破紬海青一件，以为证据。老爷官满回家。即将此二物并责状亲笔口词，奏闻圣上。即着府县拘提正法，如有脱逃，有保人柳婆情愿抵罪。亲供甘责是实。

中间说得太狠，丘石公不肯写。闻得外面人声喧嚷，雪婆道：“十数个大叔在此，你不快写，我声张起来，把这假书与他们看，个个情毒，先打你一顿饱拳，然后送官正法。”丘石公怕得紧，只得快写。雪婆又是识字的，难于作弊，一一谨依尊命，又画了花押。雪婆叫柳婆也押了字，把假书交与柳婆，厉声道：“柳婆，脏物交与你，你做保人，保你侄儿奸贼去的。后来若是又生谋害，都在你身上，你这老性命也活不成！”柳婆吓得顿口无言。石公秃了头，是个凹槽痢痢，外面只有一件布衣，里头却是弄儿的青布衫，下面也是弄儿的桃花裤子。雪婆骂道：“活禽兽，你嫂子的衫裤都穿了他的，你与嫂子奸情那个不晓得？别人不来摆布你，你反要诬陷好人。看你姑娘的面皮，今后改恶从善，再无他言，我们老爷回来，且莫禀他；若是又有三言两语，我们只认得你这禽兽！”说得石公遮了面皮，飞也似的奔去了。柳婆气得死去活来，见雪婆只管牵缠他的女儿，心中恨入骨髓；又思量丘石公来与他出气，谁知反受了

这般亏，奔进自己房中，放声大哭。

雪婆走进小姐房中，说其备细，小姐流泪不止。雪婆道：“幸得小姐明哲，使其恶计不行，反写口供责状。为何小姐反加凄楚？”小姐道：“雪婆婆，此事必非江家哥哥泄漏。我仔细想将起来，定是柳婆的缘故。前日我与你的银子，晓烟说与他知道，他甚是妒忌，怀恨于心。前日暗算，跌坏了你；同女儿归去，与恶侄商量，倾陷于我，故有此番口舌。那贼人丘石公又与江郎有仇；前日轿子相撞，江家哥哥复来引导，柳婆都是目击的；又见你在两家不住的走，与柳婆话出原由，共设此谋。稳道中他毒计，陷害两家，中间还要吓诈千般，不意今日反受了亏。柳婆见计不成，所以放声大哭；那贼人归去，必不甘休，还有变端。婚姻之事自然不成的了。我之生死亦未可知。”雪婆道：“小姐休说此不祥之语！有这纸口供责状在此，怕他怎的？适才饶他，不彰扬送官，也只为小姐声名为重。江相公婚姻未谐，造化了这千刀万剐的贼囚！若再肆凶，拼我雪婆的老性命，撞死在贼人身上，以报小姐并江相公知遇之恩。我辛丑生的，年周花甲，也死得够了。人生总则一死，为了知己而死，也得个名扬后世。老身之意已决，小姐不要忧他。”小姐道：“承你真心说话，但事到如此，你死我又岂能独生？为今之计，乘黄昏时分，你速到江家哥哥处走一遭，说其详细。他母亲已知，也不要瞒他了。”雪婆道：“老身亦有此意。幸今腰间不十分痛，已是立得直的了。待老身向江小相公与老娘娘细述始末根由，与他议一万全之策方好。但老身去了，明日回来，贼子衣巾在我的皮箱里，小姐须要提防，莫被柳婆偷去。”小姐道：“衣个也是没用的，他也不能偷去。”正说间，只见红日西沉。雪婆别了小姐，说向夫人道：“老身托赖夫人小姐洪福，已挣得起。今晚必要回去一次，明日就要来的。”夫人道：“方才说有个痴子与你们两个婆子争闹一番，你且说与我听。今夜晚了，明日去罢。”原来两个婆子只说是个痴子，瞒着夫人，谁想夫人细问，也只得糊涂回答。定要回去，夫人亦不甚强留。小姐送他出门，叮咛而别。诗曰：

好事多磨莫问天，至今杨柳怨朝烟；
佳人自有真韬略，羞杀奸人枉着鞭。
又：

莫谓蹉跎怨雪婆，多情今日复如何？
残生已欲酬知遇，义骨千秋永不磨。

第十五回 雪婆走报江郎 侠友义锄贼子
诗曰：

大义在人心，君臣与朋友。

长啸舞青锋，痕饮樽中酒。

且说雪婆因腰跌伤，尚未痊愈，一步步挨到江家，已是黄昏时分了。江潮在书房里灯下吟诗，江启源在人家吃喜酒，陆氏身子困倦，已是和衣睡了。雪婆同了江家门公的老婆进去，因见陆氏睡着，走到江潮书房里去。

江潮见了雪婆，疑是梦里，忙作揖道：“雪婆婆，为何两月不来？我也访你多次，再没处问踪影。”对管门的老婆道：“你自去罢，雪婆婆自有睡处。”老婆子去了。江潮流泪道：“想杀我也！”雪婆也泪下道：“相公，一言难尽。待老身喘息定了，一一细述别后的始末根由。”江潮挑灯敬听。雪婆道：“自别相公之后，是七月初七牛女相会之期。今日准准是九月初七日了。六十日之中，其间风波险阻，只道是见不成相公的丰仪了。”那雪婆记性极好，谈锋极细，把那柳婆妒忌，同了其女弄儿灌醉了他，推他在池里跌坏了腰，小姐亲看汤药，晓烟伏侍，并丘石公毒计来投假书，小姐先觉，吓他的口供责状，剥他衣巾，并小姐猜出的缘故，逐句的细述出来，且是精详核实，并无一字遗忘。江潮听了，毛骨悚然，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！我也疑这贼子，只道他谗言相谤，怎知他做成天大祸胎！若非小姐天性聪明，知机如见，险些误了大事。小姐说如今有变，亦是理所必然。虽感你义气，以死相殉，然你虽死，我与小姐的声名已坏，岂能苟活？如今怎生样防备着他才好？”雪婆道：“小姐命我扶病夜行，正要与相公议一长策耳。”江潮道：“纵使 he 不敢又有他谋，被他各处将恶言扬播。吴老虽归，略觉风声，婚事决不能成的了。”江潮说了此言，泪下如雨。雪婆道：“相公切莫悲哀，吴小姐也是这等说，以老身看来，却是不然。只怕此言不播耳，设若此言一播，倒是一个好消息。”江潮道：“这却是怎么说？”雪婆道：“吴小姐缙绅门弟，才貌无双，凝秀清闺，及笄年纪，故豪门大族争来求配，常恐把相公落后了。此老身深以为忧者也。若尽闻此言，则谁人复来求配？则吴小姐之身稳稳是相公的了。”江潮道：“我岂忍坏了他的声名？且未必成就，设或成就，被人道得个先奸后娶，亦非士君子所宜。如何是好？”正说了一黄昏。

已是初更天气，陆氏因丈夫未回，不曾睡好。睡觉起来，丫环说道：“做媒的雪娘娘在小相公书房一黄昏了，见娘娘睡熟，还在那里闲话哩。”陆氏走到书房里，道：“雪娘娘为何许久不来？小相公日日在此念你。吴老曾回来否？作伐之事怎么到不说起了？”雪婆道：“娘娘，不是老身冷了场，只因吴老爷至今未归，老身在吴衙被一个婆子暗算，跌折了腰，睡在小姐的卧房约有两个月。亏得这位小姐令晓烟伏侍，又将银子令家人点红花活血散，买珍珠万应

膏，自己朝夕来看我，故尔得愈。若非吴小姐，老身也早早死了。老身知恩报恩。古人说，‘报生以死’，老身学得这句，方是个雪婆本色。”陆氏笑道：“你却痴了，说的什么话儿！”雪婆道：“娘娘，你有所不知。有个恶人要设谋害吴小姐，并你们小相公，老身思量要撞死在他身上。”陆氏惊道：“却是什么缘故？”雪婆将前事略略减省文法，重新说了一遍。陆氏也甚忧煎，母子二人陪他吃罢夜膳，打发雪婆睡好。

江潮一宵不寐，一来恨那丘石公，二来思量防备之策。清早起来，雪婆也起来了。江潮邀至书房，道：“我昨夜思忖，此贼心中毒甚，时刻伺候我们的空隙，你今后且不可到我家来，十五日正午时，我约你在氤氲殿上相会，后边凡是逢五日午时，即会氤氲殿上，再勿失约也。但此贼奸谋万端，我亦无如之奈。我朋友中只有一个仗义的，姓沈名彬字文全，他的父亲现任史部尚书，官府无有不听他的。那丘石公这贼子生平只畏此人。我今日去告诉他，他必肯出力，这贼子就不能有为了。”雪婆欢喜道：“此策甚好。这等，老身就去回复小姐。相公可还有什么言语说与小姐否？”江潮道：“我要说的话甚多，但一时间说不尽，有相忆他的诗数十首，你可与我送与他看，便是我的衷肠了。”雪婆接诗到手，竟到吴衙。江生同出门，往沈文全府中去了。

且说沈文全，正与路玉贞、李叔夜在书房谈及前日此事。沈文全道：“丘石公这奴才，只因要骗信生三两银子，不遂其欲，欲要把饮酒、宿娼题目，坏他前程。我想，江信生与他有什么深仇，遂致如此恶毒。不知他怎么骗了个秀才，如此辱没儒林。他若再去欺侮信生，我们必要主持公道。”正说话间，江信生到了。作了揖，江潮哭诉情由，众友道：“方才沈兄正说此贼，不想又有奸谋。”乃安慰信生道：“不妨事，尽在小弟身上，替兄出气罢了。”正说间，姬仲亲也来了，江生诉其缘故，姬生道：“原来如此。方才小弟见他往诬人巷惯写词状的一寸灰家里去，只恐要起讼端哩！”江潮吃了一惊。沈文全即差家人各衙门打听，即来回报。四个家人分路去了。沈文全道：“前日舟中姬兄醉了，被他取乐。还是江兄有主意。”路玉贞道：“为此他怪江兄。”李叔夜道：“就是姬兄，心里也未必不怪江兄哩！”姬生道：“说正经话，休要取笑！何不即着人到诬人巷去，唤那一寸灰来问他，即知备细了。”沈文全道：“也说得是。”即唤家人去请，只说立等灰官人就来。沈文全留这几位朋友吃酒。

不一时，一寸灰到了，文全道：“请他进来。”一寸灰走到席边，众人一齐总揖。一寸灰道：“不知大爷有何见谕，呼唤小子？”文全道：“请坐了细讲。”即奉杯箸与他。乃问道：“老灰，那丘石公这狗才来访你，做什？”一寸灰道：“大爷动问，在下怎敢隐瞒？在下行业落在其中，大爷自然相谅。他

前日来，要告一张奸斩状词，央我打刀。在下见他没有润刀之物，不肯与他打，他今日与嫂子借了首饰衣衫，当在我处，与他打了一把杀人尖刀去了。”沈文全厉声道：“他所告何人？”一寸灰道：“在下不敢说。”沈文全道：“不干你事，细说与我知道。”一寸灰不敢隐瞒，扯沈生到静处，附耳说道：“他道，洛神桥吴老爷的小姐与柏梁桥江小官人有奸。江小官人托他投书，致被毒殴，剥去衣巾，威逼供状。故此要县中去告他。”沈文全道：“我晓得了。老灰，你不要声张，你且把原状写与我看，我自相谢。”一寸灰道：“大爷面上，怎敢要谢？”沈文全领他去后书房，写将出来，道：

告为奸斩事：淫衿江潮，因雪婆牵引，与吴宦小姐若三月十五日佛殿成奸。于八月十五日，潮将情书晚上投递吴衙。上不知就里祸，被雪婆喝使吴衙狼仆，将上毒毒殴寸伤，衣冠尽行剥去，逼写口供责状一纸。有此黑冤，哭诉江潮，又遭杀害，沉猴子救证。乞天正法，蚁命超生。告。

文全看完，即命家童送银二两与一寸灰，辞别而去。众友问时，方知此段情节。姬生道：“沈兄，以弟看来，不如兄差人去唤他来，与他说一番，他自然不敢的。”沈文全道：“姬兄，你与他有前夕之欢，是极爱你的，你自去求他，何如？”姬生正色道：“又来取笑。”沈文全道：“这贼子最恶最刁，我若是去请他，就像江兄慌了，央我收拾，越要猖狂，苛求无厌了。”江生心里虽慌，事到其间，也不十分急遽，说道：“小弟心迹自明。任他千般算计，上官自有明断。只是造言玷辱，心中不安耳。深感沈兄仗义，小弟铭刻五中。为今计将安出？”沈文全道：“明日小弟带了几个家僮，在县前候那贼子，骗了他的状词，打他一顿老拳；就是已进了状，小弟口用几千金，必要处他一个尽情，也为万民除害。”路玉贞道，“如今只好善处。兄打了他，倒难收拾了。”姬生道：“打他断然不可！”沈文全道：“姬兄，这句话不该你说，未免涉私了”。姬生就不敢言，众友一笑而别。

明日，沈生早起，叫了十个狼仆，走到县前，几个书吏见了，慌忙作揖道：“沈大爷，何事光临？若要见敝主，特请到宾馆里坐，待我们通敝主，自然就出来相见的。”文全道：“不须去见县尊，只因有一个奸人要谋害好人，要告谎状，我在此候他，要打他一顿，然后与他打官司。”几个书吏道，“是什么人？”沈文全道：“有个兽儒丘石公，平日奸淫寡嫂，人所共知；设计害人，毒如狼虎。今无端扎害柏梁桥江信生相公哩，捏成无影之谤；连陷洛神桥吴涵老家闺门。烦公等用心，我自厚谢。”众人道：“这样伤天理的。闺门大事，岂可如此造谤！凡事都在我们身上。”

正说间，只见一个乞儿，两个人扶了，走将近来。那人怎生模样？只见他

身穿破青衣，血污片片；头顶破毡帽，帕裹重重。左眼高似馒头，珮青血灌；右颊全生屹（山苔），点紫脓攻。左手络在肩头，浑包膏药；右脚拖来瓶瓮，半缚棉花。战场之上走伤尸，地狱角头逃恶鬼。

众人见了，吃了一惊。你道是谁？原来就是丘石公！这贼子为何到这般光景？说来真是好笑，因他隔壁有个医生，叫做徐子滂，也是卖老鼠药出身。后来戴顶方巾，着件阔服，愤呵那些良善财主的阴囊，那徐子滂偶然医杀了人，丘石公着贯在人前扬他的丑名子，子滂知之，恨入骨髓。丘石公当日在洛神桥吃了亏回家，要叫哥子丘宜公出头，拉了三学朋友，到洛神桥放肆，再去府县申冤，谁想宜公忽然害了冷瘟病，沉重得紧，出门不得。丘石公自己去拉朋友，这些秀才道他是奸嫂卖侄，是不仁不义的禽兽，平日不睬他的，哪个肯来？奔了一日，并无半个。晚间，柳婆又哭将回来，将石公大骂不止。石公道：“姑娘且莫气坏，难道侄儿吃了这样亏，就是这等罢了不成？”柳婆道：“看你好嘴脸！他们的事明明有的，不然怎么连夜教雪老乞婆到江家去通信？我待要与大侄商量，他又病倒，如何是好？”正说间，只见徐子滂来与丘宜公看病。石公明知此人狡猾多谋，即与谈其事。那子滂道：“这节事难下手得紧，不如休了念头罢。闻得吴涵老，献平远爱他的才，甚是尊礼他；圣上又嘉献平远的大功，恩遇日隆。吴涵老正在赫赫之日，不要说有官司，就是抚按也是敬他的。谁肯准你的状词？若说坏了他的闺门，他治家不正，也要坏官了。况且他平生清正，你将这无影的虚词说他，人也不服的。倘然吴涵老与兄打起上边的官司来，他有财有势，你那里敌得他过？”丘石公闻言，其实害怕，下了一跪，必要求教一个良策，那徐子滂连忙扶起，沉思半晌，道：“除非但告江潮，略带雪婆，指点吴衙狼仆毒殴寸伤方可。只是又有一件不妥，除非吾兄身上做了假伤，方才骗得人信。”丘石公道：“假伤怎么做得？”徐子滂道：“只消小弟用几个膏药，又不痛，又不伤，那假伤做来逼真，可以动人眼目。”丘石公大喜，陪他吃了点心，即同子滂去取膏药。子滂因怀夙恨，巴不得公报私仇。将巴豆为君，斑毛为佐，外加白砒、蟾酥、铜绿、皂荚、五倍子、靛青、朱砂以白凤仙根，一同捣烂，叫他拿去；再煎了桃仁红花酒，饮得极醉，将灵丹厚涂等处，将帛缠足，用湿草纸四五重，燃纸灯火烧在药上，痛极为主。睡了一夜，明日起来，取下灵丹，处处红肿青绿，如打得极狠的一般无二。过十数日依然本来面目，妙不可言。只是不可近女色的。石公不知是计，拿去依法而行，吃得大醉，一忽睡到五更，觉将传来浑身麻木，骨络里边如刀刺的一般疼痛，立起身来，嫂子与柳婆见了，吓个半死。已知徐子滂用计，不好

说得。走不动，央两个邻人扶到县前。他忖道：“我已如此光景，官府自然准状，也不须重写状词，空出

第十六回 男扮女江生暂会 父从军小姐远行

词曰：

谁说宋□□爱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巧扮□裙钱月下一团温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云纵雨□天轻□□□□□□。

右调□□□

且说雪婆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压倒了丘石公的言语述了一遍，又把江潮的诗付与小姐。小姐看后，不觉流泪。雪婆道：“小姐不要伤心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了。”小姐道：“事多磨折。怎么说倒有□□？”雪婆道：“小姐，你是个伶俐之人，有了外边这些言语，必成无疑。”小姐道：“雪婆婆，你所言差矣！我这一身被人腾谤，玷辱爹娘，倒要希图成就？纵使遂心，也难立于人世，如何反以此为幸么？”正说之间，只见夫人走将进来，道：“女儿，你爹爹上了三本求归，圣上不许，如今升了督府护军之职，差五百名军士、五十只官船来接我们上京同享富贵哩。女儿快些收拾。”小姐惊道：“果然就要去了，这事怎么好？”雪婆也是凄然。小姐道：“日日望老爷回来，不但不归，又要迁去。三千里家乡隔绝，魂随雁返，冢托草青，休指望‘婚姻’两字；就要见他一面，今生料也不能够了。雪婆婆，明早去回复了江家哥哥，你同我去了罢。”雪婆道：“老身残毁余生，幸遇小姐见重，厚恩难报，常恐一旦无常，有负知己。小姐要老身随去，我别无系恋，只有小姐的亲事未谐，有些放心不下。完了此段姻缘，老身就死在九泉下也是瞑目的了。我到江家，若说小姐远去，恐他又要苦哩，害杀了他，如何是好？”小姐道：“我若不言而去，何以为情？今日之事，不能生为并头花，只愿死为连理树。我之身子，誓死无二的了。”雪婆道：“小姐，你此去姻事大半难谐，既是立志守他的节，明日之别也算是永决了，怎生算计，与他相会一番才好。”小姐道：“这是必不能够的，现有贼人说话，又做这样险事，被人知觉，我之一身固不足惜，不惟辱抹了爹娘，且要害了江家哥哥性命。我即死在九泉，不能瞑目。”雪婆道：“那江小官人还是个小孩子的身材，面貌温润如玉，声音娇细，恰如处子一般。妆作一个女儿，傍晚领他来会，谁人看得他出？”小姐道：“外边人也有认得他的。休要做将出来，其祸非小。”雪婆也不敢再说了。

夫人小姐收拾了半夜而睡。明早雪婆起来梳洗，对夫人道：“老身托赖夫人、小姐豢养厚德，怎忍离别？情愿伏侍了夫人、小姐上京去罢。”夫人满心欢喜道：“你若肯去是极好的。但怕日后思乡不便。”雪婆道：“老婆子止有

一身，再无亲族，夫人、小姐就是我的亲人了。我家中也没有什么收拾，只有我的妹子早亡，生下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，过继在王妈妈家，今年十六岁了。有一年不曾见他，待老身领他来见一见，心事已完。”夫人道：“你既有个甥女儿，可领来我家，小姐看看，就在小姐房中歇了一宵，明早送去。他住在那里？为何你一向再不说起？你若是早说，领他来与小姐作伴两日也好。”雪婆道：“住居甚近。他也是不出门的口口，又不好领他来打搅，故此老婆子不曾说起。”说完了，辞了夫人、小姐，到柏梁桥江生家去。

见了江潮，说了上京之故，江潮大哭起来。雪婆道：“相公且不要哭。小姐说，此别常怕不能相会。是老身设计，要把相公男扮女妆，只说是老身妹子生的甥女，领去与小姐相会。暂在小姐房中借宿一宵，了你两人心愿。方才说了，夫人大喜，即教老身领来，明日早晨送归。”江潮道：“太险，太险，若说玷污小姐，江潮宁死不为；若但以礼相见，虽死何辞？只恐有人识出，污了小姐清白之名。”雪婆道：“相公娇容，宛如处女。今扮作青衣女子，再把扇子遮了庞儿，谁人认得出？”正说间，只见姬贤进来。雪婆闪了进去，与陆氏说话了。

江潮接了姬贤，坐定，道：“你还不知，丘宜公昨晚殁了。”江潮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果然如此？”姬贤道，“众友都去探丧。江兄，你也该走一遭。”江潮道，“正是！正是！”姬贤道：“还有一节新闻与你讲，那丘石公被徐子滂暗算，身上假伤痛不可忍，又贴了凉血敷药，被他又下了斑毛，一夜之间，处处烂作深潭，今已臭不可当，着实在床上号叫哩。”江潮道：“有天理！有天理！他要害人，反成自害了。”江潮送了姬贤出门，即与母亲说知，又向雪婆道：“我去片时就回来与你商议的。”雪婆道：“相公须就回来便好。”江潮道：“就来，就来。”如飞奔到丘先生家。尚未入殓，江潮走到里边要拜，师母拖住，作了四揖，然后，也揖了师母，丘石公所爱的弄儿也在那里，看见江生标致，问道，“这位就是江家官官么？这等的生得好！”挨到江潮身边，道：“你的先生，就是我的大伯伯。”江潮只得也奉了揖，弄儿啧啧羡慕，妯娌两个拖住了他，只管要留吃点心，江潮性急要归，与雪婆商议说话，怎当他如此歪缠？二女人又道：“不幸你先生殁了，叔子又被人打坏，如今半死半活，在床上号叫，甚是臭秽。小官人，你只看师弟之情，与我陪一陪客，住一日便好。”江潮道：“我有极要紧的事体在心上，约一人在家中会话，就要去了。”指望奔出门来，谁想，弄儿动火了半晌，正要把江生抚抱一番。见他要去，借此题目，把江潮一把抱住，死不肯放。急得江潮竟要哭将起来。师母也出来扯〔住〕了。江潮没奈何，又见许多人来，没人迎送还揖，师母再四留他，江潮只得与他周折，师母又把一部四书——上边是宜公自己所书

□□□□一一奉与江潮，江潮一看，见是他平日时时翻看的亲笔所写，不胜感叹。陪了客人吃酒，又有许多兜搭。看看□心已后，几次欲要逃归，有弄儿一眼看定，见他走动，即来歪缠。弄儿又对阿姆说：“江小官人生得这般好，又是少年进学的。大侄女年貌相当，大伯在日，江宅也曾请过帖子去的。如今何不成就了这头亲事？”江潮听见，一发不安了。江潮道：“待我出了恭就来。”弄儿道：“不许外边去，里面有厕的。”江潮要向外边走，弄儿又来取乐，江潮看见后面矮墙外边就是大路，就在里边去。弄儿奉粗纸与江潮，江潮道：“你请留步。”弄儿停了脚，江潮才解衣如厕，弄儿在门缝里张[望]，煞不住脚，也赶进来解衣如厕了。江潮慌了，忙奔起来，在矮墙上一溜，跳了过去。弄儿来扯，已出去了。弄儿着实叫唤，江潮好不会奔！

到了家中，向父母、雪婆说其缘故。雪婆道：“就是柳婆的女儿？与丘石公相好的了。”私语道：“相公，今日天已向暮，快些设法同去便好。”江潮对父母说个谎，道：“沈文全家今晚会文，孩儿要去赴约，今夜不回来了。”陆氏道：“可要家人随去？”江潮道：“也罢了。”雪婆道：“吴衙明日就任，老身也要去了。”陆氏道：“姻事我家小官人十分有意，你去须烦撺掇撺掇，不可忘也，万一玉成好事，天大功劳，断不忘报！”雪婆道：“这个老身岂敢！”陆氏道：“我儿，你送雪婆婆一程。你今晚不要十分费心，明日早归，以做娘的心为心，方是个孝子。”江潮领命，同了雪婆而走。已是红日西沉。江潮道：“怎生同去？”雪婆道：“到我家中，我自有算计。”江潮同雪婆到了氤氲庙前雪婆家里，已是黄昏人静。雪婆只恐邻人进来，悄悄的在庙中取了火，点了一枝华烛。取大青布衫一件，与江潮穿在外面；插了一朵综线花，束了白绫裙子，红拖膝袴，白娇面的玄色鞋子。原来江潮的脚不十分长大，雪婆的鞋子着来正好。与他真金扇儿一柄，摇摇摆摆，锁门而去。

是夕正是十月十五，月明如昼。雪婆一路教他来历，江潮奉命惟谨。一路不及十分看他娇容。不一时，已到吴衙。只见大厅上点了十数碗灯，照得白日相似。夫人坐在中间，分拨奴仆家事。小姐不见。夫人见了雪婆，道：“你怎么这时方来？”雪婆道：“因去领甥女，故尔来迟。”夫人道：“甥女在那里？”江潮遮遮掩掩，在雪婆背后。雪婆扯他去见了夫人，轻轻盈盈的走将出来，十分娇媚。一室之中，尽皆惊讶。怎见得了？但见：

玉体温柔，面上无半星儿瑕疵；花容妩媚，衣间染一段的幽香。美目澄清，恰似月娥临玉镜；绡裙轻缓，却疑潘安步金莲。鼻准端妍，两颊红潮笼白璧；精神凝炼，一泓秀色映春晖。青衣敛贫女之容，半含愁思；翠黛妒汉家之艳，一点春心。若非姑射神人，定是绛宫仙子。

向夫人轻轻的道个万福，夫人失惊，连忙答礼道：“这一位好女儿，我眼中从未曾见，就与我家小姐也不相上下。且举止态度循雅从容，必是大家仪范。雪婆婆，难道你有这一位好甥女？快请他到小姐房中去。”雪婆正中机关，领了江潮，一径到小姐卧房中去，有词为证：

两朵娇花，连理树、今番亲切，想当日，支硎乍遇，殷勤相结。楚岫未酣巫峡梦，蜀山常染啼鹃血，最可怜、一见竟分离，心肠裂。

吴氏女，冰霜洁；江家子，非偷窃。但春心未系，情肠难绝。怨入湘灵清瑟冷，梦回塞雁哀声咽。问今生、再会是何时，浑难说。

右调《满江红》

且说吴小姐，心中悲伤，挑灯独坐，凭着妆台，默然无语。门儿开在那里，晓烟赶着闹处去了。雪婆领着江潮在暗中一步步、慢慢的走将进来。江潮只觉兰蕙之气，恍入桃源深处，雪婆立在房门口，江潮气也不敢出的立在雪婆背后。望见小姐花容，江潮不胜惊讶，浑如梦中。只见小姐好个娇羞模样：

香肌如白玉映朝霞，一团温润；娇目似玄珠漾秋水，无限多情。乌云轻挽生辉，兰气细凝翠黛。浅颦何事，深惨花容。轻玉温香，却使画工描不就；朝去暮雨，可怜仙子几曾经。

雪婆教江潮闪在屏风背后，自己“呀”的开了房门。小姐回头观看，雪婆道：“小姐，我来了。”小姐道：“雪婆婆，你为何此际方回？可曾见江郎否？”雪婆道：“江相公久害相思，一闻小姐远行，他珠泪如泉，魂销肠断。咳，小姐，小姐，只恐你断送了他也！他说道：‘若能一见小姐，江潮就死也甘心了！’老身因奉小姐清规，决意不肯延他来。这也罢了。小姐，你只觉薄情了些。”小姐听说，哭道：“是我差了。若能见他一面，面订来生之约，则是他也不枉多情，我也不为负义。则我之身虽死犹幸，他日殉节，庶有名目。但恐辱抹爹娘，害他涉险，计不出此，遗恨终天矣！”说罢，泪如雨下。雪婆道，“小姐，且勿悲酸，设使江相公在此，你肯见他么？”小姐道：“雪婆婆，你休说这话。要相见江郎，我今生也不能够了。”雪婆道，“小姐，老身今早说的，有个妹子生的甥女，年方十六，貌比娇花，夫人见了，着实失惊，道‘好个娇儿，’亟命老身领进来与小姐作伴。”吴小姐聪明，心中已猜着了，失惊道：“如今他在那里？”雪婆道：“现在外房屏风后面，不敢擅入。”小姐明知道是江潮，害起羞来，潜身无地。雪婆道：“女儿快来。”江潮只得逡巡而进。见了小姐，忘却自己女妆在身，叫声“姐姐”，深深的两个大揖，小姐深深答礼。雪婆道：“甥女儿，你怎么唱起喏来，今后不可如此。”雪

婆教他俩坐了，道：“房门拴好了，你两个可暂诉衷情。”

江潮与小姐两人，惊喜交集，浑疑是梦中光景：

一个翠黛低回，可爱是娇羞模样；一个玉容温润，堪怜是清楚精神。巫娥乍遇襄王，春云生彩；范蠡再逢西子，晓露涵花。宋玉悲秋，情染湘江清到底；莫台含恨，魂依故园梦还家。再顾倾城，一段春光应胜昔；重亲白璧，千般风月过于前。恍疑织女晤姮娥，牵牛无口；却如合德同飞燕，赤凤销魂。

江潮轻轻的道：“小生为了姐姐，至忘寝食，病入膏肓。欲仗良媒，仰求伉俪，谁料竟成画饼。今日姐姐又将远去，自知莫可如何。承玉人之厚情，雪婆婆之神算，今夕幸接温香，亲依仙质，江潮虽死何恨？姐姐异日自配高门，小生也瞑目九泉矣。若说玷污小姐的情白，宁甘忆死，誓无此心。”小姐闻之，低头无语，潸然泪下。雪婆婆道，“甥女儿，你又来假道学了。老身为了你们两个，用尽心机，甫得你们两人亲近片刻。吴小姐既无二心，江相公又无他意，则百年姻缘，都在今晚，一夜夫妻，鬼神天地实鉴于兹。我雪婆婆做媒人，到今夕也算是一个全始全终。今日完了你两人夙生缘法，就把我万刚何辞，江相公还要馋口装乔，只恐你错过了也。”江潮道：“深感雪婆婆美意，久已铭之肺腑。但江潮憔悴余资，何敢有污白璧？况小姐嫁期有日，江潮决不甘为苟且之人。”吴小姐道：“妾之此身已许江郎，誓死无二；若是江郎再说，妾即将宝剑断首君前，也免得君之疑虑。”雪婆婆道，“江相公，你还要假道学！小姐怒你，要勿死来诈你哩！”小姐道：“雪婆婆是什的说话！我见江郎疑心，故如此说。”雪婆婆扯他两个亲近同坐，于中甚是费力，扯近了那个，那个又走开了。想了一想：“或者见我在此碍眼？”乃假说出恭，往房门外一溜，扣上搭钮，凭他如何弄去。在门缝里张他两个，只见端严坐下，楚楚如宾，小姐低头，江郎屏息，几盏茶时，并不开口。雪婆婆着恼，正要走进来发作，只听得扣门之声。

雪婆婆开了房门，原来晓烟、非雾、轻绡三个丫环，见说雪婆婆的甥女儿生得好，要来看他。三个丫环见了江潮，说道：“果然生得好！”要与他见礼，江潮睬也不睬。三个丫环闹做一团，说道：“雪娘娘，你这甥女儿倒是这般大样的。”又拖拖扯扯，把他亲嘴摸奶。摸着胸脯，道：“啊呀，你这甥女儿倒像一个男子，怎么奶也没有些儿的。”雪婆婆见声色不好，只恐弄将出来，求告道：“三位姐姐，我这个甥女儿不会搂的，若搂了他，□□要哭半夜哩。求三位姐姐方便。”三个丫环道：“我们也不掉了他的趣，过了他的穷气。因见他生得好，夫人也自爱他，教他今夜在小姐床上睡。小姐也是爱他，与他挨着肩儿、促着膝儿、偎着脸儿、搵着嘴儿的同坐。我们只要摸摸他的一件妙东西就罢

了。”小姐听得，只恐坏事，喝退了三个丫环。不一时，晓烟又奔进来，道：“今晚柳妈妈要别了小姐，回家去养病。他的女儿弄儿也要一同进来，看看他的甥女。”说罢，就出去叫道：“柳妈妈，弄姨娘，小姐叫你快来。”只听得弄儿带着笑道：“来了，来了。”江潮道：“弄儿是认得我的，怎么好？”雪婆道：“急切里无处躲避，暂时躲在小姐的绣被窝中罢。”江潮跨上牙床，急将小姐香喷喷的被窝蒙头藏足的裹紧睡下。只见柳婆同了女儿阿弄走将进来。柳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，抚着小姐哭道：“小姐，你在三朝我便抚抱你长大起来。多承你好心，留我住了一十五年。指望靠老，谁知今日你长大成人，又要到北京去，我又多病，不能随你。只是今宵一别，我大分不能够再见你的面了。”说罢，又痛哭不止。小姐也是悲酸，说道：“乳娘，停一二年，必然还有相见之期，不必悲楚。”开了箱儿，把一套新绸衣、十两银子，以报乳哺之恩。柳婆谢道：“多承夫人送了八两，白绫二包，又承小姐厚赠。我只恐死在旦夕，不能见你，故来辞谢，不是思量你的东西。惶惶，惶惶！”说至更深，下舡而去。弄儿见他们哭得热闹，忘记问雪婆的甥女了。

江潮见柳婆母女去了，走将起来，挨着小姐坐了。摆上夜膳，夫人也来同吃。夫人爱着江潮，携了他的纤手只管亲近。雪婆与他坐在台角边。夫人命他坐在小姐身边，见他不吃酒，自斟一小杯奉他。江潮失声道：“晚生天性不饮的。”夫人笑道：“雪婆，你的甥女儿却会通文。”雪婆道：“女儿，夫人面前不可如此！”夫人见他钮扣松了，要与他钮好，小姐会意，自与他钮了。夫人道：“你甥女可曾许人么？”雪婆道：“尚未有人家。”夫人道：“你姓什么？叫什么名字？”江潮不敢则声。雪婆道：“姓王，叫做二姐。”夫人道：“你可肯随了你的姨娘，伴了我们小姐上北京去呢？日则与我家小姐同饭，夜则与我家小姐同衾。你可肯么？”江潮道：“若得如此，为幸何如！只恐我家父母不放手耳。”雪婆道：“承夫人美情！若说与小姐作伴，他也是极肯的，只是他父母怎么肯放他去？”夫人对着小姐道：“女儿嘎，昨夜一宵不睡，收拾已完，今夜同了这个二姐早些睡睡罢。”

夜膳毕，夫人出去了，雪婆关了房门，教他两个同拜天地，成个夫妻之礼。江潮与小姐拜毕，各自和衣而睡。雪婆苦苦去扯他两个脱衣裳，跪在床头，叫起“江相公”来。江潮只得把衣服尽皆脱下，钻入被中，那雪婆又扯小姐脱口衣，小姐不肯，他又跪了，叫起“江相公”来。小姐见他是吃醉的，也恐弄出事来，只得依了他。又把江潮拖去，与小姐一头而睡，雪婆方才欢喜。开了房门，晓烟进来，雪婆同他睡在外房。那吴小姐冰清玉洁，江信生志诚君子，一夕同衾，或者是坐怀不乱，也未可知，只是仙人也证他不出。有诗为证：

其一：

渔郎误入武陵蹊，杳杳仙源路径迷。
兰蕙清香酣入骨，却疑春梦欲悲啼。

其二：

曾是春风桃李芳，楚宫犹记拂余香。
相思空自吟新句，谁料今宵效凤凰。

其三：

骨化魂销泪亦干，相思今日仅成欢。
青鸾别后常依镜，肠断春风惜羽翰。

其四：

万种殷勤尽雪婆，风流翻得泪痕多。
氤氲强作成连理，今后分离可奈何？

江潮与吴小姐一夕相亲，得同枕衾，玉体挨着玉体，花容偎着花容；玉腕相搂，春纤巧递。这都是雪婆勉强他的。小姐的里衣起先原是着的，或者江潮此心不乱，小姐贞操颇坚，也未必真个为云为雨，只好将就的作雾腾烟。

但是疑惑到底的话头大差也差不多儿了，他两个听见晓鸡初唱，天色将明，道是一别无期，就流泪不止。江潮与小姐拭泪，那里试得干？小姐与江潮拭泪，则是拭干而又湿了。那雪婆担着鬼胎，一夜不能安寝，黑早起身来，叫道：“甥女儿起身去罢！”江潮与小姐，各自披衣而起。雪婆道，“趁晓烟睡熟，你们两个就此分别去罢，省得天晓了，人烟凑集，倘有认得相公的，就做出来了。”只见他两人哭个不住。雪婆怒道：“烈丈夫铁肠钢胆，贞女子冰骨霜颜！今日也是个生死关头，做什么楚囚对泣？我雪婆昨夜拼命的使你两个偿还夙生冤债，老骨头就死也甘心的了，只是你两个青春尚远，莫要露出本相，做出事来。快快拜别了去罢。”两人各自拭泪，交拜而别。小姐道：“吴媛身属于君，有死无二！”江潮道：“江潮深感错爱，之死靡他。”小姐将妆镜对天祝告：“愿分此镜，以为后期。若是永无见期，此镜碎为几块；若能果成眉案，此镜只是平分。”向砖地上只一扑，果然平分两半。小姐以一半赠与江潮，江潮藏在怀中。雪婆与他将就梳头，领出房门而去。小姐哭倒床上，江潮泣泣而行。

雪婆道：“还要谢夫人一声。”走到夫人卧房门口，夫人已起来了。雪婆道：“夫人，我的甥女儿要谢了夫人回去了。”夫人道：“吃了饭去。”雪婆

道：“他是极面重的，趁早去，人烟还少，不须吃饭了。”江潮叫声“夫人”，道了万福，往外便走，青衣在体，竟忘了膝裤不曾着得。夫人道：“走转来，忘了膝裤了。”江潮只得转身。夫人看他花貌泪痕满面。雪婆道：“甥女儿道我别他而去，所以哭个不止，连这膝裤儿也忘记着了。”夫人道：“这一个好女儿，怎么环儿也不带一双？”雪婆连忙道：“家里不足，把他金凤环儿当了，他不肯带铜环，所以不带。”雪婆自己进去寻他的膝裤来与他穿，一时再寻不着。谁料夫人去取金凤环儿一双、乡花膝裤一双，与他穿带起来。江潮慌了，道：“待我先着膝裤儿。”夫人自把他衣掀将开来：青衣之内红绫夹袄、绿油裤儿。幸这件玄缎夹海青，江潮将青衣袖儿掩定了，夫人不曾细看。雪婆拿膝裤出来，已是着急了，道：“又承夫人见赐。”夫人道：“你的甥女儿不穷，有好衣裳着在里面。”雪婆道：“不瞒夫人说，他是与隔壁人家借的。”夫人将环儿与他戴，又是没有耳朵眼的。夫人满肚疑心。雪婆道：“小时怕痛，不曾穿得。”晓烟也奔将出来，看了笑道：“雪娘娘，你的甥女儿虽然生得好，倒不像个女儿，倒像一个大人家的读书小官人。昨夜已与我家小姐睡了。”夫人细看，他衣领之中多是长领的，心中也晓然，知道是个男儿。只是自己差了，叫他与小姐同睡一宵。心中懊悔，只是不好声张，当时喝住晓烟，走了进去。

雪婆同了江潮出门，江潮遮遮掩掩，原走到氤氲庙前。雪婆开门，此时尚是早晨，没人进来。雪婆急忙与他脱下女衣，拔下花朵，去了女鞋膝裤，着自己男鞋，依先是个美童子了。江潮感谢雪婆，连忙下拜，雪婆扶起，道：“郎君，我雪婆担着血海般干系。我做了这节事情，方才夫人谅必知觉；我暗使他明知是你，也不怕他发觉，我今此去，实为你二人而去，日后于中撺掇，相机而行。你须有始有终，等待着吴小姐，莫要学负心之人，尝过滋味就丢下了，使吴小姐终天之恨。你若果忍负之，我与吴小姐死去，在阎君殿前少不得我是个证见，吴小姐之情，江相公，你时刻勿相忘也。设使你的父亲替你另求佳配，你须明白言其缘故，勿要害羞隐忍，如负吴小姐之情，则鬼神天地自不肯相饶也。”江潮道：“小生若忍负了小姐，天诛地灭，万刃攒身。你去与小姐说知，随夫人到京求聘，如若不允，我决不另娶。”说罢，乃掩泪而[别]。江潮自回家去，雪婆即到吴夫人处，同赴京中去了。有诗为证：

蓬岛回波弱水流，仙郎乘雾不乘舟。
裴生玉杵何须觅，子晋鸾笙自有俦。
贾氏情深香暗度，魏王才富枕堪留。
从今一去三千里，两地参商无限愁。

第十七回 献赫腾军乐迎亲 李素芳悟禅解脱

词曰：仙家曰炼，禅机曰寂，槁木拓藤长息。中原军马总驱驰，一线断，宴然安边。香闺艳女，非凡才色，未许将军为匹。一朝参透本来因，道体至终天无极。

右调《鹊桥仙》

说那平远侯献蛟，祖上原系外国，高祖时投顺中华，世为边将。先前哲宗初年，北兵南猎，召入京师，做个总兵之职。因他为人忠直，韬略熟娴，天建奇功，圣人封他为平远侯，那平远侯止有一子，生下的时节，臀上有一片青疵记，就名他为黑臀。后来见黑臀两字不好看，就改为赫腾，取赫然腾达之意。那献赫腾幼习武韬，不知文墨，十六岁时就身長一丈，腰大十围，弓马熟娴，膂力出众；今已十八岁了，身体异常伟大，食量可比数人，真正是将门之子。有一匹好马，名曰玉耳（犄巴）（犄巴）。那（犄巴）（犄巴）长有丈六，高有丈三，赫腾骑了上去，也把那马腹压到着地。若是坐轿，寻常轿儿也装不下他的，他另制一乘驼骨大轿，必要八个健卒方才扛得起，柏木轿杠也折了几根。身躯如许，那袴裆里面的这件东西也是忖度得出的了。他十六岁时，圣上命阁老李公与他联姻。李公止有一女，未曾字人，不敢违旨，就许了他，也不知他如此放样的身材，他就要做亲，父亲献蛟闻知李小姐年方十四，娇怯怯的，不堪承受、故迟了两年。那献赫腾一时不得成亲，把那军卒之妻时常弄杀了几个。今年已一十八岁，朝廷拜他为都督之职。他于初冬光景，择了吉日，必要与李小姐成亲。那献蛟登时发下舡只，点起军士八百名，一路军中鼓吹，即到苏州迎婚，有诗为证。诗曰： 嫣然风韵自凝香，帝作良媒枉断肠。 风雨催花尽飘落，来朝莺语泣红妆。

再说李小姐，名素，字素芳。他因有夙根，原是禅僧出世，现此美人身说法。十岁时文墨精通，说什么班姬谢女，也自可言迈唐人；诗词歌赋，比吴媛姝更觉高古。美貌虽则两般，然各有妙处，比较起来，不相上下。自十四岁错配了对头，他外面虽则喜欢，心中却有无穷愁恨，故有辞世之想。虽不去亲拜禅师，却把那临济曹洞传下来的铭录，并那些公案，细细静参，默坐一室，日夕焚修，丫环也不许放他进门，窗洞里进了两餐，终日在内看经念佛。到了十月十五，忽然出了绣房，仰观明月，见了星月皎洁，忽然一个火星当头坠下，声如雷震，他顿然大悟，口里咄啐一声，念偈四名，道： 情本业根，才为愁使。 扯断线根，情空业止。

偈毕，即把那平日做的诗词歌赋，尽行焚化。那李小姐自从悟道之后，居止自异昔时。终日梦香跃坐，煮茗诵书。到了吉期，预先知道献家要来娶亲，是日香汤沐浴，换了素布衣服，拜别母亲道：“孩儿奉事母亲一十六年，如

今夙缘已断，今日就要水别了。”廖氏夫人道：“我儿好时好日，何出此不吉之言？即使远嫁他方，少不得有相会之日。就是错配对头，也是前生业障，不可执滞，致生短见。”小姐道：“孩儿并非为此，母亲也不必悲伤。孩儿因心厌尘寰，性喜禅寂，要回首西去了。”夫人道：“这是再使不得的！我儿切不可如此，教我作娘的靠着何人？”小姐道：“母亲请宽心，这是数该如此，孩儿也作不得主的。”夫人恐小姐短见，寸步不离，同坐香房之内。只听见外边鼓乐喧阗，迎娶新人的已在中堂了。丫头进房报禀夫人，夫人惊喜交集，随吩咐管家出去接待来人，又叫丫头陪伴了小姐，自己出房去料理一应送嫁之事。夫人才出房，小姐即去抄膝坐了，瞑然合眼。丫头只道小姐睡去，不在心上，呆呆的也坐在小姐身边。只听见堂中笙箫鼓乐，宾相念动上轿诗句，催请再三。夫人仍走到房中，催促女儿上轿，只见安然不动，仔细一摸，已是冰冷无气的了。夫人哭倒在地，半日苏醒转来。迎亲众人，也晓得小姐坐化去了，多挤进去观看。只见玉色如生，春容不改。众人叹息而去，报知献家。这里请僧入殓。有诗为证：

尽道婚姻是夙缘，不知冤债苦相缠。相思总是前生业，断却情肠离恨天。

第十八回 吴媛姝示剑守贞 老雪婆强争大义

诗曰：

江南春色复如何？吴女长征旅恨多。
簇簇晓妆明泪颗，悠悠新梦隔银波。
一生拟托青锋尽，千载应随辽鹤过。
不是雪婆张义胆，也教断送一青娥。

不说素芳小姐坐化，且说吴参军迎接家眷上京。自十月十六日起程，晓行夜住，一路自有府县兵舡护送。逢着码头，有送礼的，投揭的，好不热闹，好不风光，只是每见小姐暗暗流泪，不知何故；盘问雪婆，亦自含糊答应，夫人愈加疑虑。但细看小姐，花容依先的，冰肌含艳，翠黛远颦，腰锁金蝉，肢分玉笋，不觉些儿破绽，夫人心中方才放下。半信半疑，究竟不解其故。

到了十二月廿五日，已到京都。吴参军收拾私衙，夫妻父子相见，欢喜自不必说。过了灯节，那些在京官宦见吴参军家眷已到，求婚的镇日填门，有个令狐公子，他父亲是个尚书，也来求婚。吴老看得中意，来与夫人商议，说：“前日夫人信来，说已许江潮，言语甚是糊涂。今有令狐公子，相貌十分，意欲配他，不知夫人以为何如？”夫人道：“前日江宅央雪婆来说亲，老妾因老相公不在家，并未曾许。今老相公既有所属，但凭老相公罢了，老妾岂敢专主？”吴老大喜，道：“今日媒人必到，我即允他便是。”晓烟听得了，喜

孜孜走进小姐卧房。雪婆在那里看小姐刺绣。晓烟道：“小姐天喜动了，老爷看中意了令狐公子，与夫人说，今日将允他了。”小姐吃了一惊，雪婆也吓得呆了，问道：“晓姐姐，休要说谎，果有此事否？”晓烟道：“你不信，自去问夫人。”雪婆慌忙走去，见吴老夫妻促膝而谈。雪婆站立在旁，听了半晌。见说那令狐公子：“虽长女儿三年，也是北人口相；虽不比苏州这第十一名进学的江潮这般秀美，□□□□□□的，将小姐许配与他，也完一桩大事。”正在那里细商量，雪婆走近前去，大声说道：“夫人，你好差也！”夫人与吴老、大家失惊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？”雪婆道：“老爷与夫人止生得一位小姐，为何要嫁两家？前日夫人亲口许下苏州柏梁桥江潮为妻，他两个已会过了面，如今又要他改嫁令狐。我雪婆就死也不足惜，只恐你家小姐贞洁，不更二夫，那时节玉碎花残，你自悔之晚矣！”说罢，直号哭到小姐房中去了。吴老夫妻气得目定口呆。

吴老道：“这婆子可是疯了！我出外不过一载，家中怎生就做出事来？”夫人此时已悟出前边来历，顿口无言，倒忍下了气，走到小姐房中，轻轻的将外房门关了，在外房窥听。只见雪婆哭得半死，僵卧在旁边榻上哼，小姐手执一口青锋宝剑，拔出了鞘，对雪婆流泪道：“不意吴媛如此薄命！自别江郎之后，我已料定在此剑上结果，不意今日果应其言。”雪婆道：“小姐，老身方才拼命争之，老爷、夫人未必就许令狐了，你且耐心待彼消息。”小姐道：“吴媛此身断不更为字人之鬼！父母之恩难报，也顾不得了。总之一死，何必迟延。你若能将一信以报江郎，也知吴媛不食言。至于他的娶与不娶，也由他罢了。”说罢，即将剑来自刎。亏这雪婆夺得快。夫人也听了半日，连忙也奔进来，在房门槛上一跌，爬起来，夺宝剑来藏了，抱住女儿，说道：“我儿，你为何如此痴迷？就是江潮，我也从不曾出你的庚帖与他，允他亲事。你又何曾与他见面？就是《烈女传》上、从没有你这般样的节妇！”雪婆见没人在前，对夫人道：“大人，你是乖人，倒说呆话！江潮前日来与小姐诀别，是你苦苦的教他与小姐同睡的。夫人为何就忘了？”夫人惊讶道：“原来如此！我后来原是疑惑的，只说你的甥女，原来就是江潮！雪婆，你干得好事哩！我与老爷说了，你也免不得一死！”雪婆笑道：“我老身就死也甘心的。我也不怕。只是他两个夹着我的，并不是我去勾引他的，也要说个明白。”倒将那佛殿相逢之事，细说一番，夫人只得忍着气瞒了吴老，又怕女儿自尽了，去安慰他道：“江潮这等的一个好面孔，你既与他有约，待我做娘的一力主持，自然不许那令狐公子了。”小姐方才住了哭，夫人又与吴老说江潮之美，嫁在本乡，老年有靠。吴老就听了他，辞了令狐家了。

节义多情总一心，为忠为孝道根深。

崔张本是无情物，偷赴佳期但好淫。

第十九回 献平远奉旨求婚 吴参军抗疏回主

逸世奇姿人共羨，几番风雨添愁。恹恹春病玉楼头。五丝难续命，千古尽成忧。仙苑芳枝宁玉碎，何堪复分睢鸠。吹箫休说上秦楼。铁衣狰狞客，何必解风流？

右调《临江仙》

说这献公子因李小姐仙逝，正要访求才貌双全的，方肯娶他。因女侍们说这吴参军小姐生得好，又且才学非凡，他即向父亲献蛟说了，要去求婚。献蛟即听其言，央人去说。吴老爷因见夫人口气，已经许了江潮的，故回绝了令狐公子。今见献蛟公子如此模样，那里又肯许他？竟说已有女婿的了。献蛟又央大来头强要说合。吴老决意不允。那献公子气得暴躁如雷，说向父亲道：“前番李小姐蒙圣旨命他与咱们联姻，他是个首相，不得不从。今吴参军女儿明明未婚，公然执拗，不看咱在眼里。若得为爹的奏请圣上，那怕他不从？”献蛟听信子言，却教帐下两个儒生草疏。儒生道：“这节事情也不好上疏，只消太尉面见天子，说了就是。”献蛟道：“言之有理。”

即日，天子召入朝中，商议军机重务，便间，即将此言奏上。天子即遣内侍，晓谕吴洲，与平远侯联姻。吴洲接过天使，虽没有诏书，也排了香案。行五拜之礼，俯伏道：“臣止有一女，已有所夫，纲常为重，臣万死不敢奉命。”天使道：“吴参军，你须修一奏疏，我与你奏上方可。”吴老随即草成一疏，就烦天使带回奏闻。疏曰：

平远侯献蛟幕府参军臣吴洲奉为却婚全纲事。臣衰朽余生，叩荷圣恩，职居平远侯幕府。臣旦夕冰惕，思欲仰报圣恩，但恨职卑分薄，无由展筹；惟是草野微氓，顶踵不惜。今承明旨，命与平远联姻。念臣止生一女，业已有夫。臣即举家延首就戮，亦所不辞，何惜一女之微，致违明旨；但念圣人治天下，以纲常为重，臣虽卑贱，不敢首为乱阶。伏愿圣明察臣愚悃，俾平远侯之子献赫腾另择名门，俾臣女得全贞节，□纲常不紊，治道无亏，臣不胜战栗待命之至。

奏上天子，天子即以此疏示献蛟。献蛟奏道：“他女儿既是尚未成亲，还可移易，何关治道？谎言推却，实系欺君。伏乞降一敕旨，查彼既已成婚，夫今何在？”天子见他说得无礼，龙颜大怒，道：“汝为大臣，何故苦苦要求有夫之女，坏朕纲常？朕见吴洲奏疏剀切，是个忠义之人，朕反有愧于他了。汝儿子要娶妻，朕有偏宫所生金乡公主，年已十六，才色双全。朕嘉汝勋劳，何

惜一女？就与你儿子为妻罢。”献蛟感激，俯伏谢恩。圣驾回宫去了，大小臣工咸退。有诗为证：

天子无私，纲常不废。

□此金卿，全彼黎庶。

（原书缺文）

第二十回 彩舆迎婿 寇警抗师

非。雪婆闻知，如获至宝，快活难以形容。就进去与小姐说道：“不想也有这一日，小姐早则喜也。”小姐道：“你虽如此说，只是如今兵戈四起之时，只该归去成亲，方为全美。今召他来京就婚，只恐又生他变。此事未必稳也。”雪婆道：“小姐多疑得紧。老身此时，恨不得江相公与小姐就成伉俪，朝欢暮乐。一天好事，已在目前，还要说此不吉之话。”是夜，小姐与雪婆唧唧啾啾，说到天明。明日，吴老与夫人打点迎亲之举，将小姐的金庚帖一事、彩缎二十端、黄金二十两、彩舆一乘、官船十只、健卒四十名，命雪婆同大管家四人，往苏郡迎亲。雪婆欢欢喜喜，辞别出门。

一路无话，不消两月，到了苏城，正是炎天时候。雪婆命船只驻扎西门，自己坐轿，抬到柏梁桥。只见门外无人，走进书房里，见江潮泪痕满面，手中拿着破镜，在那里呆看。雪婆道：“江相公，雪婆来了。”江潮吃了一惊，立起来细看，连忙深深的作揖，大哭起来，道：“雪婆婆，你随了小姐北京去了，如何又在这里，莫非是梦里相逢么？”雪婆道：“你真个还在梦里哩！如今，吴老爷因献蛟求亲，惊动了天子，说了相公与小姐有婚姻之约，特令我来，迎取你上京与小姐成亲。不知老身费尽心机，才到今日哩！”江潮拭泪道：“未知果然，还是梦里？”雪婆笑道：“人生世上，真之一个大梦。相公这等的梦也不枉了。”正说间，只见江启源与陆氏都走进来，道：“啊呀，雪婆婆，你原来不曾随吴小姐北京去么？”雪婆道：“老相公，老娘娘，雪婆怎么不上京去？为了你家小相公的亲事，我雪婆不顾性命的不知费了多少口舌，甫得吴老爷应允。如今，圣上也知道江潮是吴洲的娇婿了。吴老爷只恐你家另择对头，故此急央我来，迎取小相公到京，与小姐成亲哩！”江启源与陆氏道：“你休要哄我。”雪婆道：“彩舆一乘、画船十只、彩缎二十端、黄金二十两、小姐的金庚帖一事，都在西门外舟中，我怎敢哄骗你们！”江老夫妻道：“果然如此，我儿得生矣！雪婆婆，不瞒你说，自从吴小姐上京去后，我儿日夜相思，恹恹欲死；今得此信，如获夜明珠、连城璧、温凉帽、夺命丹不是过矣！只是我们夫妻两个止生得这个孩儿，怎忍放他远离？”雪婆道：“啊呀，多则一载，少则半年，双双的领了小姐回来，有什么不好？”陆氏道：“虽

然如此说，只是目前暮景无依，儿去了，苦杀我也！”倒是江老、雪婆互相劝解，方才收泪。当日宰了猪羊，大吹大擂，留待来人。亲邻朋友人人喝采，个个称扬，雪婆在江家过夜，等酒席散了，教他老夫妻同坐一处，把烧香见的时节，直说到目前，一五一十，一字不遗，说了一夜。二人听了，深感雪婆周旋，又敬小姐贞烈。明日，江老备了三百两礼金，仆从数人，送了江潮下船而去。陆氏忍泪叮咛，抚头摸面，不忍放手；江潮亦不忍〔同〕父母分离，哀哀痛哭，拜辞而去。有诗为证：

父子天性之恩，夫妻枕席之债。

若要从公无私，直到忘情忘爱。

江潮与雪婆上京，一路晓行夜住，正值炎天，不胜惫倦。到了八月初旬，将到北京，忽闻得前面兵马数万，连天遍地而来，众人都吃一惊，进退两难。正是：

泪湿青旻纤女愁，故将灵鹊渡牵牛。

天公何事多磨折，误尽青年叹白头。

后来又闻得这队兵马，乃南柯国王发来讨赏的，军令□严，屯扎京城之外，出榜安民，并不惊惶百姓。江潮船只歇在京城外面。只见四下里都是兵马，城头上旌旗密布，把门严禁。雪婆道：“事已如此，江相公切莫害怕，待老身失去禀明，求吴老爷领了家眷回来做亲，方为安稳。”此时城门紧急，每日止于午时光景开放百姓出入。雪婆同了几个健卒，正在开门时候，溜进去了。谁想，此时犒兵钱粮一时不能凑手，激变军心，城外大乱。遂即传令闭了城门，众兵马掩至，把江潮阻在城外，雪婆隔在城中。言信不通，惶惶无措。有词为证：

此际伤心无限，兰香张硕，两地分飞。无计肃清兵火，魂梦相依。看今时风波险阻，想当日丰度依稀。更堪虞，万重□□，密布重围歔歔！盈盈弱质，恹恹瘦损，隐隐春□。□是今番，连天鞞鼓□邦畿。泪流红花□小雨，殒□华月底寒晖。梦惊残，青鸾孤影，何日于归？

右调《玉蝴蝶》

话分两头。雪婆才进城门，到了吴老府中，城门就关了。又闻众兵围了城池，夫人、小姐惊慌无计，惟恐江潮遭难，暗地痛哭。一二日间，只见迎亲的兵卒逃进城来，说江相公见兵马围城，城门紧闭，料道不能成事，恐遭兵难，分拨我们尽皆转来，他止有自家送来的船三只，回家去了。吴老与夫人、小

姐方得放心。有诗感叹。诗曰：

春雨没鸣鸠，莺花事不同。
嫩香吹雾碧，倩色借烟口。
樽酒涵新怨，清笳起旧愁。
故乡归不得，憔悴哭牵牛。

第二十一回 贞女子预识兵机 莽将军错掳艳色

香闺弱质，先觉人机械。坚冰操，宁琼碎。命托青锋剑，名为遗编在。心智巧，些儿不入奸人计，细把青衣代，又把衣裳缀。能脱险，留身退。当时军国务，只少娇娥计。时迈也，玉郎何处重相会。

右调《千秋岁》

当时天子闻奏，赫然震怒道：“隗尔小国，擅敢猖狂！”遂命平远侯献蛟出战。拜赫腾为前部将军，率领马步兵五千，限期明日五更三点，开门列阵。

再说吴小姐，困见兵戈抢攘，人情危急，常怀不测之忧，时时把宝剑携在身边，一有疏虞，当拼自刎。对雪婆婆道：“我身在险地，谅无生理，一有不测，我父母暮年之人，全托婆婆劝解。”雪婆婆道：“小姐休出此言。京城之中许多宦家贵戚，难道独有你这一人？设或城破之后，玉石俱焚，难道偏是小姐遭难，我们得生？”小姐道：“京城那里就破？”雪婆婆道：“城既不破，何必愁他！京城中兵马甚多，钱粮广有，难道先愁饿死下成？”小姐道：“非也！我所虑者止有赫腾耳！他求我不得，未尝不衔怨于心。闻得他作了先锋，明日五更三点出城赴敌，必由此地经过。那时围我宅，抢我财，劫我身，此我预料几桩必有之事。但我必不为贼所执，可怜徒伤我命耳！”雪婆婆道：“小姐休说这般不祥的话！老爷也不见说起，难道倒是你有见识？皇皇国法，谁敢抢职官的小姐！必无这样事，你休得多心。”小姐道：“老爷那里知道？你只看今夕四更，方知我此言不谬也。我又虑者，江郎毕竟不曾回去。他情过尾生，必在近地探听我的消息。倘有惊虞，又增我一番业障了。”雪婆婆道：“小姐，你忒多疑。江郎他已归去，南方路上太平，何劳牵挂！”小姐道：“你看我前言，只在今夜应验，决不荒唐。但还有一线可生之机，看我与江郎的造化缘分。如避下脱，我自将剑锋断首，你可记我之言，必无差谬。你还家见了江郎，不可就说我的凶信，只说小姐不幸已失身于人了，切莫说我殉节而死。你可劝他另娶名门，莫绝江家后嗣。待他娶过数年，夫妇和谐，养了儿子，你方可将我头发并诗一绝与他看，以代我表明心迹。”说罢，哭将起来。雪婆婆也涕泣道，“小姐若守义而死，我何忍将你污蔑？况你家老爷归去，传扬你自刎就义，人人得知，那里瞒得江郎？”小姐道：“你只说小姐已被献家抢去，成婚数日，兵败

之后不知所归；吴老爷恐人笑话，假做灵柩。这也不为辱抹爹娘。你可牢记在心。你才是吴媛的有终有始的大恩人了。我深感婆婆之恩，今生不能报效了。”就把白绫衣袂扯下一条，以小刀刺碎玉腕，将口口蘸血，写诗一绝，道：

贞心如铁石，断首谢江郎。

只看青丝发，应留终古香。

小姐挨至更深，浑身穿了青布衣裳，通身将线密密缝好。晓烟见了，笑道：“为何小姐着了布衣，又缝没了？睡时怎么样脱？”小姐道：“外边风声不好，女儿家恐怕出头露面，缝了方才稳便。”晓烟道：“原来如此！小婢也要学着小姐，将衣缝了。”小姐道：“丫头家何必如此！这也由你。”

是夜，晓烟、雪婆坐到四更，果然军声震天。家人惊慌来报：“献先锋的兵将宅子四下围住，声言要抢小姐为妾，在那里打墙壁，将冲进来了，如何是好？”吴老夫妻奔进房来，抱着小姐大哭。小姐从从容容对父母拜了四拜，道：“女孩儿天生薄命，死在须臾。愿二大人努力加餐，切勿过悲。儿死不辱及爹妈的。”夫人见说，越哭得凶了，又见他带着宝剑，心里越忙，要去夺他的。倒是吴老欲全其节，教夫人“不必动手，遂了女儿之志，免得玷及祖宗。”说完，又与女儿道：“闻得你在雪婆面前说有一线可生之机，你及早寻个出头便好。”小姐道：“里房门外有一地窖，儿一向留心的，今日且暂避片刻，只看机缘，倘或贼人获住了父亲、母亲，在你两人身上要孩儿，可即引他到地窖中，只得又生别法，断不辱身。切勿以女孩儿故，致彼伤残，那时孩儿之命原不能保，反增我之罪状了。”说罢，将身潜入窖中关上，地平全然不觉。吴老夫妻走出中堂，只见屋瓦乱飞，军声大振。晓烟随了雪婆，号咷咷的大哭。

房中去寻觅，小姐不见，单单剩下许多华丽衣裳并头上簪珥撒在那边。雪婆当时心生一计，见晓烟的姿色也十分有趣，忙将小姐的衣裳簪珥都穿在他身上，骗他道：“这样好衣服，小姐又下见了，不穿在你身上，被贼人拿了去，怎生舍得？”晓烟平日极爱风流，身上黛得喷香，梳一个头足足有两个时辰，与小姐同年，一般长短，此时妆扮了，好一个婢作夫人！听见众人一直打进房来，慌得缩做一团，啼哭不止，坐在雪婆怀里，以衣袖蒙着头。只见登时拥了一二十人进房，火把照得如白日一般。当先一员大将，身如金刚，狰狞害怕。雪婆认得是献驸马了。见他各处搜寻，走到床前，手牵绣帐。晓烟坐在雪婆怀中，声也不敢则。雪婆扬声道：“老爷们，不要惊坏了我家的小姐呀！”那将军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吴小姐，你在这里么？咱就是献府的公子。前日要娶你为妻，多承你父亲这老头子不肯，皇帝老子倒看上了咱家，招咱做了驸马。今

日咱家只是舍你不得，特来娶你为妾。公主之下也封个一品夫人，有什么亏着你？快些请出来，不消害怕。即叫众人吹动鼓乐，抬到营中去，咱做了亲，然后与彼兵对阵厮杀。”晓烟不敢抬头看人，刚道得一声“我不是小姐”，声音又细，献公子也听不出。后来见他说得好，就像是件好买卖，就不开口了。雪婆故意拖住了晓烟，“小姐”、“小姐”的大哭个不止。献赫腾道：“这婆子，你不舍得小姐，也随去了罢。”雪婆慌了，就住了哭声。他们一拥而出。

原来吴老夫妻，赫腾恐见了他不好意思，先吩咐兵丁拉在一间屋里。他们出去，吴老夫妻才得脱身，哭将进来。只见雪婆快活，在地上打滚。两个人忙问道：“小姐在那里？”雪婆是吓坏的人，只道又是强人，爬将起来，乱拜道：“爷爷呀，可怜我小姐，方才抢去了呀！”夫妻二人只道是真个抢去，捶胸大哭。雪婆听出声音，跨起来，宁神定息了半晌，劝他夫妻两个住了哭，乃道：“恭喜，贺喜！小姐在此。抢去者，晓烟也。”吴老夫妻方得欢喜，急忙走到地窖边，轻轻开了，叫起小姐的“亲肉”来。小姐伸出头来，见了父母，犹如再生。都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感谢龙天！”小姐道：“爹爹，母亲，女孩儿今番幸脱虎口，须要作速买舟归去，方免灾迍，若是迟延，又生他变矣。”吴老夫妻道：“女孩儿之言有理。只恐贼人一时误抢了晓烟，后来识出假的，又来肆恶，却怎么处？”小姐道：“爹爹，母亲，孩儿料他此去必为彼兵所杀，不能复返矣！”吴老道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小姐道：“大凡行兵，须要堂堂正正，上合天心，下顺人事。今这献赫腾有勇无谋，奸淫女子。彼兵驻扎日久，必有埋伏，赫贼出城，必被所诱，深入险地，授首必矣。”吴老道：“女孩儿所见极是”。这正是：

谁知闺里轻盈女，胜却朝中帷幄臣。

第二十二回 王师败绩 智士扁舟

塞草萧萧，中原白骨如丘壤。英雄沦丧，霸气空莽苍。诸葛奇韬，少壮潜草莽。成鞅掌，吴洲有女，才智真无两。

右调《点绛唇》

话说献赫腾，朝廷既差他为先锋，出去厮杀，谁知，无法无天抢起职官的小姐来。故小姐先料其授首。亦非是仙人有未卜先知之术，不过是据理推详。闲话且往，好说正文。

当日，赫腾传令营中大吹大擂，与假小姐饮酒成亲。晓烟初时在家抢去的时节，低着头，原不曾看见赫腾的状貌，见他说了“做一品夫人”，故此动了火，不说我不是小姐，那时见了赫腾的状貌狰狞，思量那交媾的时节，压将上来，怎生样的禁架？又思量他这身躯，比了别人足有四五个大，袴中这件稀奇

宝贝不知有几尺来长、许多来大哩！晓烟平时虽是日夜想着这件把戏，也是指望俊俏儿郎、平常家伙。如今见他这放样的东西，只恐捣乱了肚肠，怎生样的吃饭下去？因此只管啼哭。只见赫腾有兴，正要求欢，谁知里衣是千针万线缝牢的，用尽功夫，那里扯得开？晓烟又乱颠乱哭，弄到天明，只见军士一连几次报来，报称：“彼军中一员大将，来到阵前挑战，辱骂先锋哩！”赫腾只得撇了晓烟，浑身披挂，[牵过]那匹玉耳（彳巴）（彳巴）马，提了一把铁柄的金镶钺斧，带了一张铁胎弓、几十只雁翎箭，飞也似的奔出营前。真个凛凛威风，像个将军气象。怎见得了？但见：

丈二身躯，十围腰胯；目如蓝碗，口似血盆。竹根须横簪一面，瓠子鼻倒挂两瓶。头顶凤翅金盔，红缨耀目；身披雁翎金甲，黄色凝寒。足上战鞋，双双五彩；手中钺斧，闪闪寒辉。将军吼处震天关，士卒呼时摇地轴。不是金刚来护法，定是黄巢作鬼王。

当时走到阵前，只见彼阵将军也是身长貌伟，盔甲鲜明，骑着匹白马，舞着把大刀。赫腾大叫道：“来将何名？”那将答道：“我乃南柯国王驾下大将军姜义是也。你是何人？快通名姓。”赫腾道：“我乃平远侯之子，驸马都尉献先锋是也。”那南柯国将军呵呵大笑道：“看你这个鬼脸，作了驸马，那娇怯怯的公主只消你一次早则死也。待我一刀斩了你，救了那公主性命。”赫腾大怒，提起黄钺，照脸的劈去，那将军闪过，舞着大刀，横砍过来。这一场好杀：

一个似出林饿虎，一个似放野饥鹰。一个狂叫时象摇岳狮王，一个大喝处如震天霹雳。一个舞来百来斤金镶黄钺，轻若木椎；一个提着丈余长银秀大刀，便于竹棒。两匹马如龙交春水，两员将如魔撼天门。战憨南北失西东，不辨雌雄分上下。

那将军与驸马都尉战上三百余台，不分胜负。姜义将刀虚幌一幌，带转马头，向西北上落荒而去。献先锋赶去十余里，复转身来，又斗了十余合，丢了一个架子，策马如飞。驸马紧紧赶上，又追着了，姜义扬声道：“今日战你不过了，你回去罢。明日与你决个雌雄。”驸马只道果然，大喝道：“你且吃我一斧。”那姜义抵死的奔去。只见姜义手下的小兵都弃甲丢戈的四下里逃命。驸马恃着自己这匹（彳巴）（彳巴）把跑得快，加上几鞭，望西北上赶去。约有二三十里，已不见了那将军，只见前面都是山谷，一带飞泉，几行烟树，一条小桥。驸马欲要过这小桥，那匹马悲嘶跳跃，反奔将转来，望着东南而走。到了小桥上，向驸马跪着前蹄，悲鸣不已。原来小桥前面，是姜义做的陷坑

，故此诈输，诱他到此；林子里又有伏兵，带着铙钩长枪等候赫驸马。这匹玉耳（彘巴）（彘巴）原是龙驹神马，晓得有了埋伏，故不肯去。当时赫腾有勇无谋，但贪着那战他不过的败奔之将，全然不悟这匹马的忠主之心，勃然大怒，喝道：“这业畜，敢误我成功么？”提起钺斧，照着（彘巴）（彘巴）背脊大砍数斧，赫腾满身溅了鲜血，（彘巴）（彘巴）背脊尽断，肠胃淋漓，尚未断气。赫腾大踏步的走去，行不数武，平地里踏入陷坑之内。那匹（彘巴）（彘巴）带着鲜血爬将去，死在主人所落陷坑之侧。四下里伏兵齐起，枭首而去。可惜那匹（彘巴）（彘巴）尽忠而死。

彼军乘胜长驱，直杀到京城门外。残兵报知公子人马遇害，猷蛟只得披挂上马出阵，与儿子报仇。左右有两员将，都是猷蛟的养子：猷爵、猷币，一同出到阵前。门旗开处，只见彼军阵中悬挂着人头一个，乌魃黑血淋漓的，正是赫腾首级。猷蛟不觉大怒，咬牙切齿，一马直冲进彼军门旗之内。娄义营中杀出数员勇将，一齐把猷蛟围住。猷蛟左冲右突，那里抵当得住？一时进了虎穴出不得了，口中说道：“你们伤我爱子，我故来报仇。如今放我出去，禀上天子，多将金帛送到麾下，情愿讲和了罢。”众将那里肯听？紧紧围住，猷蛟措手不及，被娄义兵一刀砍为两段。

猷军大败，逃入城中。猷爵、猷币也不敢为父报仇，回去哭诉天子。天子降旨，紧守京城，计议出兵退敌。命礼部为平远侯猷蛟父子招魂，将衣冠安葬，恩恤有加。又颁罪己之诏。彼军原是用来讨赏的，果然多得金帛，只得引去，那晓烟早有一个赫腾麾下的老牙将收为义女，住在京城。要他送入吴衙，那老牙将因无子女，不舍放回。晓烟因缝了衣裳，不曾被人污辱。有诗为证：

铁甲将军枉用心，美人都是不知音。

从今战败桑乾日，白草黄沙作枕衾。

那吴洲听了女儿言语，只说女儿被猷赫腾抢去，即日买舟回家。有诗为证

:

功名今日尽成虚，志士潜身卧草庐。

骊颌明珠能自照，至今清焰胜于初。

第二十三回 多情种哭奠招魂 老雪婆远行通信

清秋节，枫林染遍啼鹃血。啼鹃血，斜阳古道，黑云重叠。殷勤再把衷情说，贞魂是否随明月？随明月，香醪一盏，数声呜咽。

右调《忆秦娥》

再说江潮，只因京师兵乱，□去吴家船只，退三百里地方。兵戈已远，寻

一逆旅暂住，俟兵戈宁静，再到京师访问消息。计议已定，住了数日，闻得王师挫衄，平远侯父子阵亡，朝廷与彼国讲和，彼兵已退。江潮即日又到京中访问，遇着前日迎接江潮就亲的老卒，道：“江相公，一言难尽。可怜吴小姐八月初六夜四更时分被猷公子抢去，他是贞节得紧的，自刎死了。”江潮听说，登时哭倒在地。这个老卒与江家的从人，呼唤了半晌，方才苏醒。老卒扶他下舡，江家家人道：“莫非你的言语有误？”那老卒道：“小的是猷府兵丁，只因年纪老了，猷府老老爷拨小的在吴参军衙中承值。吴老爷道是小的诚实谨慎，件件事托小的干办。小的日日在吴衙服役的。自从到相公府中，迎接相公到了京中，小的也先与雪娘娘进城。隔得三日，猷公子做了先锋，出兵之际，在吴衙衙前经过。围了宅子，打坏墙垣，进去抢了小姐出城。闻得小姐聪明，预先料定他要来抢的，将上下衣裳密密缝好，带了一口宝剑，一待有变，即时断首。都是老夫人与雪娘娘，夺了他的主剑，一时被那猷公子抢出城门。在浪荡坡上营中，猷公子威逼他同睡，小姐夺剑自刎而死。那时抢嚷之中，可怜他尸骸也不曾收藏埋葬。吴老爷即时带着眼泪，叫小的随了，亲去报知猷府军中。京城中人人传说，要编部烈女传。小的怜他是个贞女，即日到浪荡坡上，各处寻觅尸骸，并不见些踪影，方才转身，恰恰遇着相公。”那老军说罢，掉下泪来。

原来吴小姐前番因他父亲要许令狐公子的时节，他要把剑自刎，雪婆夺了剑，连累雪婆的小指也去了一个。张扬出来，一人传十，十人传百的，说吴参军家有个贞烈小姐。及至抢去了晓烟，他们拔营逃走的时节，人人慌迫，那里知道得清楚？只有这牙将，因是没儿女的，又道他是个贞洁的小姐，不舍得送他回来，恐怕有人晓得，吴衙来寻，他瞒了外人，反在外边各处报说“我亲眼看见吴小姐自刎的”。故此人方传说，以为烈女。那江潮哭得昏沉，止有丝丝一息，只是痛哭，道：“我今日要带了病，到浪荡坡上去招魂，哭奠一番，方见生死之情，夫妇之义。”买了三牲祭礼，冥仪香烛等物，作了祭文一篇，招魂古诗一首，教老卒引导，到了浪荡坡上。只见景色十分凄惨，又值天气阴霾，真个伤惨！但见：

景物萧条，风云凄惨，望中数里人烟断。饥鸟啄树叶乱枝，野鬼吹磷光接电。贞魄沉沉，孤魂黯黯，江南春色今番断，香闺细语学娇痴，黄沙白雾长为伴。

右调《踏莎行》

江潮恸哭一场，先朗诵招魂古风，后宣祭文一篇。

招魂曰：润圭璧兮凜冰霜，未吹箫兮乘凤凰。天降口兮歼锋芒，亘终古兮留异香。悲美人兮世岂常，命不永兮竟成殇。俾尔夫兮催肝肠，泪已尽兮情永伤。荐三物兮酌清觞，尔所居兮江南乡，何凄寂兮留战场，魂兮归来无相忘。

诵罢招魂古风，三献椒浆已毕，垂泪叩首，跪读祭文。文曰：

维某年某月某日，江潮原聘室烈女吴小姐媛姝被逼自刎，死于都城外浪荡坡道将营中。越十二日未，江潮始闻凶信，谨具薄奠清觞，痛哭招魂，致祭于节烈贞淑之灵曰：呜呼我妻！天钟灵秀，性赋真坚，芳萼为容，蕙兰作气。稟松筠之节，凜凜凝霜；具冰月之心，澄澄若鉴。几番刎颈，以明无二之心；一剑归天，方正从一之义。密缝卫体，血溅青衣；号哭重泉，魂归紫府。愁芳容兮不见，寻烈骨兮无路。潮也瞻望同归，伫立以泣，子盟心而死义，潮何忍以重婚。生死下逾，愿同归室。生前明慧，灵必有知。尚飨！

江潮读罢祭文，请了牌位，上写着：“江潮原聘室烈女吴小姐媛姝灵位”。哭倒在地。从人见了，大家忍不住的流泪，扶他起来，驮向舟中去。

江潮水米不沾，江使慌了，只得租了寓所，延医调治。江潮病体日加沉重，泪尽成血。家人与老卒商议，急生一计，叫一个家人，急忙报个假信，说吴小姐原来不死，与父母回家去了。江潮明知是骗他，竟是不信。过了数日，强起在门首闲望，只见远远的望见两个管家，后面随着一个老婆子，好像雪婆模样。江潮拭着泪眼，仔细一看，果然是了。走近前来，雪婆欢欢喜喜，道：“江相公在这里了。好了，好了，教我们三个人无一处不寻到哩。”江潮扯住雪婆，大哭起来。雪婆道：“相公为何如此大哭？”江潮道：“小姐死了，你难道倒不知道么？”雪婆附耳道：“罪过，小姐现在！前月初十日，吴老爷与夫人、小姐出京。十二日有个沈文全府中家人，京中回去，路遇吴老爷，说道江相公又进京去访问吴衙消息了。吴老爷、夫人、小姐恐江相公闻了虚信，苦坏了，特命雪婆来接相公，一同回去成亲。”江潮不信道：“你休瞞我。小姐明明被献赫腾抢去，逼迫自刎死了。”雪婆道：“相公不信，现有小姐亲笔书信在此，前日抢去的，那是侍女晓烟。苦是小姐不幸死了，我雪婆难道忍自独生？即使活在地上，焉能如此快活？”说完，随递上小姐书来。江潮接了，欢喜得在地上打滚，只恐又是梦中，忙将银一两付与吴衙管家店中吃饭，又在寓中整治酒肴，与雪婆同吃。

雪婆道：“且慢看书，待我细述根由。”自进京城起到今，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，又取出血诗递与江潮。江潮看了，叹息感慕不已。又拆吴老的书看了，无非教他即日归去成亲。然后拆小姐之书观看。上写道：

薄命妾吴媛谨奉书江郎文几：妾自支硎幸遇，承郎殷殷订盟。妾谓，倚仗良媒，稳侍君子，则此生终身有托。孰意，中途千般险阻，妾屡欲自刎明志。若非雪姬，则妾死之久矣，今历尽风波，已归坦道，但妾之私意以为，虽有雪姬为媒，妾之与郎，始盟梵室，复通音信私书，后入房帟，未免衾绸偎傍。前日，雪姬义感于心，于家父母之前尽言无隐，姑舅想亦了然。钻穴之羞，逾墙之玷，终为抱赧。若得江郎科甲联登，绿衣归娶，庶可掩盖前愆。未识君子以为何如？妾有积银二百金，付雪姬奉上，郎可取之，纳为北监。假此成均于北场乡试。中乡榜后，切勿回家，并俟春闱消息，以郎之才，必能联捷。则妾之荣幸莫大于斯。试期在迩，愿郎夙夜勉旃。若贪燕尔之欢，不顾声名之重，则舅姑何以我为媳？父母何以我为女？郎亦何以我为妻？妾身实负君子。妾虽粉身碎骨，不足以赎其辜矣！倘君不得科甲，则妾愿守孤帟，未能即侍巾栉也，临楮不胜恳切。

江潮看罢，连声嗟叹道：“他为女子，有如此志气！难道我做了一个丈夫，反逡巡畏缩？”主意定了，即写书回复了父母。书中无非说，小姐谆谆嘱咐，要儿纳了北监，去进科场。倘得缴幸联捷，归家就婚；倘不能如愿，且再努力三年，直待成名，方才婚配。又写一封回书与岳丈，大意相同，付了几两盘缠，即日打发他们回去。自己身病已痊，连夜买书，发愤用功。他原是十二分的资质，时运将兴，又是福至心灵了。自思三场法例，在家中也曾着实研弄，今日只恐未精，又要去求明师指教。有诗为证：

曾说娇娥胜丈夫，须眉何事竟成迂？

鲲鹏一奋须教上，腕下犹存不定珠。

第二十四回 江潮联捷朝天 圣旨恩荣归娶

闲愁偏上眉头，伤今悼古今消瘦。春心难系，雄心空壮，忧心时有。却使词人，卧穿幽谷，消停白昼。叹人生世上，功名大事，姻缘夙世，且饮几杯浊酒。泪尽蜀禽还叫，青霜点血皆成绣。冰花千里，冰山万仞，冰城空守。隐隐悲思，萧萧寒影，黄昏时候。羨江潮联捷朝天，归去功成名就。

右调《水龙吟》

话说江潮，在京援例入了北监。有个国子监祭酒杨君，见江潮相貌不凡，笔力雄秀，又且克己用功。杨君甚是器重他，把三场妙用、文章气脉、精微奥妙，细细指点。江潮即拜他为业师。心领神会，昼夜诵读，不消三月，三场俱揣摩成就。看官，你们只道十七岁的孩子，十六岁虽进了学，又荒废了一载，不曾读书，怎么一百日之中，就能够把二三场题目件件精通？只道是编小说的混进了。你们只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那江信生的资质本是上智之资，自与别

人不同；就是信生所害的病，只为忆着吴小姐，如今既闻喜信，便可霍然；况且又见了吴小姐的亲笔书札、墨花香气，他的病儿不知不觉，抛向东洋大海去了。正是：

人逢喜事精神爽，
月到中秋分外明。

大凡人到了失意之时，草木皆兵，触着的便是业障，撞着的就是魔头；若是遇起时来，诸般辐凑，如王勃之遇滕王，不费一些力气。今日信生亦是此意，平常人怎比得他？入了北监，又有杨君这般样的神妙先生，所以三个月就成功了。三场已过，杨君对他说道：“贤契这样英才，自然高拔，异日与朝廷作栋梁器，乃老夫之幸也。”信生道：“门生碌碌庸才，虽承老师过誉，只恐未必稳耳。”放榜之日，只见江潮名字高高的中了第五名经魁。报到家中，甚是燥脾。喜杀了媛姝小姐，夸扬杀了大媒雪婆。苏州江吴两家，举人虽不在家，也准准闹了个把月日。

光阴迅速，才过残冬，不觉春闱已到。会试毕，江潮中了第十一名进士，欢喜不胜。大凡举人中进士，人人心里指望的，虽是燥脾，不比秀才中举人的有兴。江信生却又不然，他小小年纪，中了举人不见十分欢喜，中了进士，他欢喜若狂。聪明的人自然晓得，这叫做太公之意不在鱼，醉翁之意不在酒。江潮因吴小姐叮咛之言，教他中了科甲，然后就婚，为此发愤起来。中了举人，毕姻之期尚远，故虽欢喜，却不十二分；如今已中进士，指日与小姐花烛辉煌，他所以喜之如狂。

且说江潮中了进士，揭晓后，又到五凤楼前殿试。天子龙目远观，只有江潮年少，且生得标致。试毕，江潮中了探花。天子宣他上殿，行了五拜三叩头之礼，未曾观政，礼数一些不差。龙颜大悦，宣他直到御前，问道：“卿年几岁了？”江潮奏道：“一十八岁。”天子道：“正与朕的金乡公主同庚。美貌魁梧，英年鼎甲。朕有偏宫所生金乡公主，因驸马阵亡，正要选个年貌相当的配他。今见卿大器，正合朕心。”江潮俯伏道：“臣已有妻，不敢奉诏。”天子道：“朕的金乡公主，金枝玉叶，美貌无双，卿何必回辞？卿且退去，明日朕自有主意。”江潮〔叩首退下〕。

游街过了，都人庆贺填门，他勉强应酬。灯下草成却婚奏疏道：

臣以菲陋，荷蒙圣恩，叨居前列，臣不胜受命惶迫。思欲报效，但以初进，难展寸忱。惟是夙夜秉心，顶踵不惜。复承恩旨，尚主隆恩。伏念臣潮，已聘妻室吴氏。天恩隆渥，感泣涕零。伏愿察臣鸿雁之私，不弃糟糠之妇。臣潮

草莽微氓，难缔金枝玉叶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贤人以为佳偶。臣不胜惶惧战栗之至。

疏上，圣情不悦。发驾回宫。是夜，正幸偏宫，与娘娘说知此事。只见金乡公主轻移莲步，绣带飘摇，行至御前，俯伏启奏道：“父皇前日已将臣女许配献赫腾，赫腾战死，臣女当死守其节。今闻父皇见新探花少年美貌，又将臣女配之。臣女幼诵《柏舟》之诗，久知烈女之事，誓当断首，永无二心。”圣上道：“朕因有意，召江探花上殿，令汝屏后窥之。难道江潮美貌，比赫腾不有天渊之隔么？赫腾之死，尔之幸矣。儿与江潮，年貌相称，有何不美？尔反辞却，[是]何主意？”公主奏道：“女闻□犬，古帝以女妻之，犬虽遭害，女无二心。父皇□□□表式，纲常为重。臣女虽见江潮美貌，岂敢首为乱阶？誓当守赫腾之节，全父皇之义。”说罢涕泣。天子龙颜大喜，道：“我女节妇，江潮义夫，不可强合。此国家之幸也。”即敕命金乡公主死守终身；江潮探花，彻御前鼓乐，钦赐[归娶]，以显大义。有诗为证：

从今生事任天公，莫怨遭逢哭路穷。

玉叶金枝遵大义，也教抛掷一枝红。

明日，天子颁下优诏，彻御前鼓乐，金莲宝炬，赐江潮归娶。传驿到了苏州，择了四月十五日娶亲。吴小姐也心满意足，雪婆欢喜之极。

江潮一到家中，拜见家庙，感谢祖宗护佑之恩。一时哄动了乡党，邻里亲戚庆贺填门，无远不至。真个是锦上添花！奉之惟恐落后。信生前日的一班小朋友，个个都来。沈文全已是联捷，京中曾会，今亦回家；李宵已中乡榜；路玉贞尚滞泮芹；姬贤只图快乐。那贼人丘石公思欲害人，翻害自己，被徐子滂弄得不像模样，烂□□□□了，一个面孔却做了五色的：一缕鲜红，一缕碧绿，一缕深黑，一缕青紫，甚是怕人。柳婆将吴小姐与他的银子，将息好了。那嫂子弄儿，因与他养了私孩，地方不服，告到官府，把弄儿官卖。石公打了三十，问徒三年，只得去兵驿摆站。其后满徒回家，人都不与他相与的了。他闻得江信生荣归完娶，在人面前夸逞道：“江信生与我最相好的。”借了一顶破巾，一件破蓝绣道袍，思量要挨身进来无耻。江潮偶然撞见，他道：“江兄老爷，久别了，贺喜！”趋上来两个大喏。江潮看见怕人，睬也不睬，问从人道：“这是什么人？”从人未及对，倒是石公先说道：“我是丘石公，江老爷如何就不认得了？”信生呵呵大笑道：“原来就是你这黑心的贼人！我有何得罪于你，你却千般样的害我？若中你的毒计，我们夫妻早已致身无地了。”石公哀告道：“江老爷，旧事莫提起罢。你只看先兄分上，还求你青目一青目！”江潮不睬，走了进去，教家人打他出去。就问起丘宜公的妻子[近日]光

景。家人道：“丘相公死了，家中甚是不济。”信生惨然，封银十两，遣人送去与师母。又去拜访那幼时受业的两位先生，各位送银十两。人都道他不忘旧恩。适值那沈文全与李叔夜、路玉贞、姬仲亲都来拜访，谈及石公始末，众人无不嗟叹，鼓掌大笑而别。

再说江潮，到了迎亲吉期，合城〔男〕女闻得有帝赐御乐，簇拥观看，真正人山人海，照耀如同白日。人间乐事，莫过于此。到了柏梁桥，至洛神桥，十里之程，吴府肆筵设席，结彩张灯，齐约诸亲，迎接新婿。种种礼仪，不必尽述。先行过奠，雁礼毕，又候新人上了花轿，一路仪仗旌旗，耀人耳目，观者如堵。花轿将到江宅，半路上自有丫环仆妇迎进大门。江启源随即出来迎接吴亲翁，进厅交拜。预先请到沈文全、李叔夜奉陪。各各见礼毕，沈、李二人陪了亲翁、启源自去受拜堂之礼，然后出来定席，款待亲翁。江郎与小姐成了花烛，饮了合卺，灯下相对而坐。雪婆看了，欢喜无限。果是一对好夫妻，有词为证：

秋波欲滴，琼瑶温润青冥湿。新花两朵惊春色。万种相思，何幸消今夕。凝脂腻体春罗拭，温香浸透口春骨。此时相对情何急！象骨为床，恐要常修葺。

右调《醉落魄》

江潮与吴媛是夜殷勤爱惜自不必说。他夫妻二人深感雪婆之恩，欲以母礼事之。雪婆道：“江相公与小姐一样花娇月媚，天生一对夫妻。今日得谐眉案，本是前生缘分，老身何功之有，敢受此恩？况我出身下贱，性喜奔波，本是薄福之人。今若贪图富厚，受你两个贵人禄养，必然折了寿算，以速其死。到不如遨游山水，以乐天年。若是日日〔闲在〕房中，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岂不是一只不生蛋的老鸡口。我今日将你两人一向所赐之物，送还了你们，摆手而别，也完我一生之事。”说罢，将一向送他的银两衣饰，件件捧出，身穿旧衣，决意要去。江潮夫妇再三留住，互相洒泪。雪婆道：“小姐，相公，不必牵挂，老身是常要来的，只因目下要往天竺进香，故此要去。转来时，就要看相公小姐的。”二人苦苦留〔不〕住，只得允从。雪婆常将小姐日前贞节之事细细（原书下缺）